

仙篮奇剑（上）

目录

- 第一回 病榻托孤断肠难尽慈母泪
故宅挥鞭巧智怎解舅娘心·····6
- 第二回 相面有功偏逢恶妇
骑马无术反遭毒殴·····14
- 第三回 金锁卖小钱一贯
布衫换大饼三十·····22
- 第四回 旧地重游触景忆旧日
新友相识拜师遭新劫·····28
- 第五回 绝处逢生女童赠奇果
仙境栖身怪叟传仙诀·····39
- 第六回 秃子三寻知心友
彭元初惩利爪鹰·····54
- 第七回 惩恶人巧用搬酒术
慰好友欢宴聚仙楼·····65

- 第八回 魏志一怒生杀意
彭元再怨利爪鹰……………76
- 第九回 大将军凶宅遭骚扰
小秃子新居庆乔迁……………86
- 第十回 凡人获宝仙桃生大力
奇女探宅利剑显神威……………97
- 第十一回 春水秋水一笔糊涂帐
敌人友人两文见分明……………105
- 第十二回 虎狼性靠心腹除心腹患
蛇蝎意装无辜害无辜人…116
- 第十三回 复仇心切鲁莽闯相府
助人情真深夜访客居……………129
- 第十四回 以德报怨萧菱收弟子
弄巧成拙秃子惹事端……………141
- 第十五回 荐桥集彭元再卖剑
盈福巷萧菱三试锋……………153
- 第十六回 亲作仇刘七打魏志
甜变辣彭元戏小秃……………169

- 第十七回 吴三刀恶念滋新事
王先登好心换驴肝……………180
- 第十八回 施毒计铁算盘夺店
设伏兵彭公子候敌……………193
- 第十九回 点金成石彭元弄术
画地为牢吴骥遭围……………205
- 第二十回 武夫神仙都作掌中玩物
鱼骨青蛙俱成席上佳肴…220
- 第二十一回 酸秀才穷途得异宝
假公子酒肆获青龙……………237
- 第二十二回 悲泣阵阵喜得仇人头
欢语声声犹有未酬志……………250
- 第二十三回 侠士心肠蒸肉包果众腹
顽童脾气施小术拐骗局…262
- 第二十四回 社神庙中奇女子伏双虎
蓝漪湖畔呆郎中结三侠…278
- 第二十五回 民无生路乔大祥起事
胸有雄兵季三省纳降……………294
- 第二十六回 人前出丑名武士碎卵

腹内乏物俏女儿骗食……312

第二十七回 孤儿相怜荒村话旧事
歹汉互疑野外拚刀枪……327

第二十八回 帐目清楚使众强人服罪
脑袋糊涂令孤身女匿踪…342

第二十九回 闹黑店彭元逢故旧
闯山庄萧菱陷重围……358

第三十回 真假未分手捆臂缚
善恶不辨瓶碎桌翻……379

第三十一回 石锁横飞乾坤顿时扭转
老泪纵流儿女为之动情…395

第三十二回 官府奴婢枉称心上肉
热锅蚂蚁徒叹腹中空……410

第三十三回 宝中藏宝秃儿获奇术
天外有天木剑降青龙……428

第三十四回 撞头殃尾州官不亦悦乎
爱屋及屋秃子得其所哉…448

第三十五回 错认错追秃子结新友
误打误撞谢珠遇旧交……463

- 第三十六回 谨遵遗训目中无仙术
藐视强酋席上充小厮……481
- 第三十七回 双犬护院饱尝拳脚
只身探宅终遭擒拿……497
- 第三十八回 两句笑谈事半功倍
一番私语石破天惊……510
- 第三十九回 无名火升萧菱闯祸
及时雨降彭元迎敌……526
- 第四十回 志趣互投小侠图大业
旗鼓相当假卒斗真兵……541

第一回

病榻托孤断肠难尽慈母泪

故宅挥鞭巧智怎解舅娘心

南宋绍兴年间，京城临安有个在朝做官的，姓彭名庶，字秋实，老家是浙江婺州苏溪。他是政和年间的进士，自打考中了，就离乡背井去做官，把祖上留下的三百亩水田，都交给妻子董氏的哥哥董安去经营。

这董安字思危，原在村里教村学，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头一年租子收齐，他就换成银子，要给彭秋实送去。董安的老婆徐氏说：“你一年跑断腿，鞋底子也磨穿三五双了，这钱就白白地都送与他？”

董安说：“我们的吃穿花销，不都是用的这钱？为人不可贪心太重。”

徐氏冒火说：“我还不是为了你们董家受用？”

徐氏吵吵嚷嚷，闹了一夜。董安也不理她，第二天早晨依然动身，把银子送到彭秋实任所去。彭秋实那时不过当了一个小小的县令，又清正廉明，日子并不宽裕，却无论如何也不肯收这钱。

董安无奈，只好又把银子带回家，对徐氏说：“这银子你好好收藏着，万万不能动用。以后每年的都积攒起来，等他有急需时拿给他用。将来有了外甥，帮外甥成家立业；有了外甥女儿，就用来置办嫁妆。”

徐氏心中暗暗欢喜，心说：“我已生了两个儿子，他们夫妇却半个也没有，不只这年年的地租尽归我，那三百亩水田也都是我儿子的了！”先还不过这么想想，后来索性天天烧上、往香，求玉皇大帝保佑董氏千万别生儿子。

光阴荏苒，一晃二十余年过去。不想就在彭秋实到京城任职的第二年，董氏竟生了一个胖小子。老年得子，乐坏了彭秋实。到了百日悬灯结彩，朝中的文武官员也纷纷前来祝贺。

他给儿子取个名字叫彭元，到小元五岁时就请了一位饱学的先生教他读书认字。那彭元虽然淘气，却聪明异常，凡先生教了一次的，就再也不忘，到十岁时，已经是诗书礼易、诸子百家倒背如流了。

董安之妻徐氏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大的都已成家立业，小三儿生的迟，和小元是同岁，却不喜读书，整日嬉戏打闹。因那娃娃三岁上得了天花，徐氏对他越发娇纵，不许董安管教。徐氏把小三儿和小元一比，暗叹小三儿没出息。

就在彭元十二岁那年，彭秋实因同几个大臣反对丞相秦桧一味投降卖国，惹恼那奸相，被秦桧奏了一本，说他结党营私，诽谤朝廷。高宗闻奏大怒，把彭秋实的官职削了。彭秋实带着董氏和彭元回到故乡，因为气恼郁闷，不到半年就死了。

董氏不久也染上重病，看看不行了，找了兄长董安到身边，对他说道：

“你妹丈临终时留下话来，说那三百亩水田就交付与你，将来小元大了，也不必给他。他说他家祖上就有遗训，万事要凭自己闯，断不可依赖祖宗的产业，做游手好闲之辈，一生不得出息。这里是房地产契，你都收好了……”

董氏说完，又喘着气抓住徐氏的手，流着泪说：“小元这孩子还小，就托付给你了，好生看待他……我看你很喜欢这孩子，也就放心了……”

徐氏也哭着说：“我爱小元，实实胜过我们小三儿，你就放心地去吧！”

徐氏拉了小元到他母亲面前。彭元哭喊着叫妈妈，却不见回答。

董安料理完妹妹的丧事后，带着外甥彭元回家，跟徐氏商量：“小元这孩子，正是读书的年纪，又聪明异常。我想给他请一位先生，就在家中教他。将来有了长进，考试得中，谋上一官半职，也算我们对得起他父母。我认识一位先生，学识最是渊博，明天就去邀他。倘他应允了，就让小元和三儿都拜了师。我想这两个孩子学业相差太多，也不便一起读，让先生单日教小元，双日就教三儿。”

等到先生来了，徐氏却关照先生：要读书的只是董三，那彭元不过是个伴读，他已念过许多书，对他不必费心。董安请来先生，就自去忙他自己的。他要经管房产土地，又喜爱琴棋书画，有时喝酒吟诗得晚了，就住在朋友家。家里事情，就都由着徐氏指手划脚。

那董小三放纵惯了，一时怎么能坐下来读书？偏偏先生严厉，头一日教的，第二天要问，不会了就要吃板子。先生问他不会时，就问彭元。彭元对答如流，更显出他不济，那板子下得也越发狠。

董小三不会，又不愿去问彭元。这天，他想出个好办法。他在书房里先生的桌上坐下，拿起先生那条三寸来宽、足有二

尺长的板子，敲着桌子说：

“彭元，我来问你：这个‘关关雎鸠’，是什么意思？”

彭元说：“先生不是讲了么？”

小三儿一拍板子说：“我便是先生，我问你哪！”

彭元只好说：“‘雎鸠’是鸟的名儿，‘关关’是鸟儿叫的声音。”

小三儿一敲桌子，瞪起眼睛说：“满口胡言，孺子不可教也！鸟儿叫，我听得多了，怎么从没听过什么鸟儿‘关关’地叫？”

彭元想想倒也是，问他说：“那你说这句是什么意思呢？”

小三儿抹了把鼻涕说：“这句呀？嗯，是说把鸟儿关起来，关到笼子里。那鸟儿不是叫‘雎鸠’吗？这就是‘关雎鸠’！”

彭元说：“两个‘关’呢，是‘关关雎鸠’！”

小三儿说：“两个？噢，对呀，关了两回！头一回，关了个公的。一想，不行！光是一个公的，配不上对儿呀，怎么养出小鸟儿来？这才又抓了个母的，长得还挺俊，就是那个‘窈窕淑女’，也关进笼子。这么着，笼子里的那个‘君子’，就有了‘好逑’啦！”

彭元问：“那‘在河之洲’呢？”

小三说：“‘在河之洲’怎么啦？那鸟儿本来就是在‘河之洲’逮住、关起来的。那雎鸠是水鸟，不在河之洲，在院子里逮得着吗？”

彭元听他讲得有些道理，就半信半疑。他原也不曾听过鸟儿“关关”地叫。

不想第二天先生一问，小三儿一答，先生气得胡子都翘起来，再问小元，小元说，他也不曾听过鸟儿“关关”地叫。先生动然大怒，让伸出手来，每人打了两板子。

小三儿下了课就去找母亲哭诉，说小元使坏，让他瞎胡说，被先生打了板子。徐氏一听，不由分说，跳上来一把揪住彭元的耳朵。彭元叫屈：

“我也挨了板子！”

小三儿哭喊：“他打得轻，我打得重！”

徐氏对彭元说：“你使的坏，原该打你，可惜打得轻了，我替先生补上！”说着，揪着耳朵，将彭元的头用力往墙上撞了几下。小三儿在一旁喊：

“还要再撞两下！”

徐氏说：“就听我儿子的，再撞两下！”说着，又狠狠撞了两下。

彭元给撞得两眼发黑。倒也没哭，有心要跟小三儿评评理，见舅娘依旧满脸怒气，也就忍下了。

这事过后，彭元照旧陪伴小三儿读书，和他玩耍嬉戏，并不把撞头的事放在心上。徐氏常支使彭元干些家务活计，乃至扫院子、担水。彭元虽年纪幼小，父母在世时也从未干过这些，但是在家时习学过些拳棒，力气还略有，倒也不以为苦。小三儿对此却大觉不满，有时正玩耍在兴头上，好生生一个游伴硬是拆走了。

这一天，小三儿问彭元：“你知道我娘什么时候不派你干活儿？”

彭元说：“伴你读书的时候。”

小三儿抹抹鼻涕说：“废话！你这傻瓜，这还看不出？”

我爹回家的时候呀！凡我爹爹在家，我娘都不让你干活儿！”

彭元想了想，点头说：“倒也是。这又怎么样呢？”

小三儿说：“我爹就看不见你干活儿呀！昨儿晚上，我听我爹对我娘念叨：‘小元这孩子，念书还是念得不错的，可就是有些纨绔子弟的习气。都这般大了，什么活儿也不肯伸伸手，想是在官府里当少爷当得惯了。我先时觉他没了爹娘可怜，也不让他干。现在看来，这样懒散下去，将来也就是个游手好闲之辈了！’”

彭元急问：“舅娘可讲了我做许多事么？”

小三儿说：“我娘什么也没说。你看，你干了那么些事，他丝毫也不知，岂不冤枉？”

彭元问：“依你呢？”

小三儿说：“我爹什么时候回来，你也找些活干，让他看见，也免得他再嫌你！”

彭元点头：“倒也说得是。”

恰巧当日董安回来了，又比往日到家得早。小元见舅父洗过脸，坐下来喝茶，就挑起空桶，到井边去打水。董安一见小元担着满满两大桶水摇摇晃晃走向厨房，不由一怔，也不说话，转身进了房门，用力一拍桌子说：

“家里杂役；自有董升去做！小元这样小的孩子，你竟让他去担水，什么道理？”

徐氏情知瞒不住，又怕彭元讲出平日打他的事，只好承认说：“倒也有些时候，让他做些事情。小孩子家淘气，怕他吃了饭去惹是生非。练练身子，也是好的。”

董安更加生气：“怎么不让你自己儿子也去这样‘练练身子’？”

轻易不发脾气的人一旦动了肝火，就不可收拾。徐氏深知他的秉性，这时也不敢再强词夺理。

彭元在外头听见舅舅大发雷霆，只吓得目瞪口呆。见小三儿忍笑捂住嘴从房里溜出来，彭元上去一把抓住，把他拖到院子外头，问他：“又是你闹鬼！瞎话儿编得就跟真的一样！舅父倒是几时讲过嫌我不干活儿的话？”

小三儿此时才哈哈地笑出声来，直笑得脸上的麻子坑儿个个都泛出红光。彭元心想：“你这家伙鬼主意真多，以后我倒要防备一些！”

次日早上董安出去了，徐氏收拾停当，吩咐说：“小三儿去先生那里上课，小元留下来，我有事要办。”

小三儿走后，徐氏把彭元叫到自己房里，命他解开衣裳，露出脊梁。徐氏在椅子上坐下来，说道：“你先看看我手里的是件什么东西。”

彭元抬头，见舅娘手里攥着老大的一根藤条，不由脊梁上一阵发冷。徐氏慢条斯理地说：

“这是新设的家法，今天拿你开开张。你先跪下，听着我说。”

彭元跪下。徐氏接着说：“你这小子生就的一副懒骨头，平日我不支使你，再不会自己动一动。昨日天都快黑了，一见你舅舅回来，你倒担起水桶，不是诚心挑着你舅舅发火？是谁把你教得这么坏？是你爹，还是你娘？你说！”

随着“你说”二字，藤条夹带着风声，“呼”一下子打了下来。彭元浑身一颤，背上早出现一条血印子，徐氏又接着数落：

“自从你来到我们家，哪一点儿亏待你了？白给你吃，白给你穿，还花大钱请了先生教你读书。到底是什么地方对不起

你了？你说！”

两藤条下去，彭元脑门子上冒出汗来。徐氏一连抽了十几下，说也说得累了，打也打得乏了，喘着气用藤条指着彭元说：“原该打三十，权且寄下十五，下次再打。你要敢在你舅舅面前泄露半个字，我就把你通身上下，抽下一层皮来，你可记住了？”

彭元含泪点头。

“我问你可记住了！”

彭元说：“记住了。”

舅舅回来，彭元也不敢声张，还要装作无事一般。到晚上脱衣时，内衣都被血粘在背上。趴在床上，又不敢哼出声来。半夜里朦朦胧胧，忽然想起爹娘在世的情景，那泪流得像泉水一样，把枕头湿了一大片。

第二回

相面有功偏逢恶妇

骑马无术反遭毒殴

彭元自小得父亲、老师教诲，对长辈十分尊敬，对兄弟非常友爱。虽然常吃舅娘的苦头，心上并不记恨，只是有些怕她，总想躲开。他受了董三捉弄，反怪自己愚钝，心想：“我还比他大出两个月，怎么他一弄鬼，我就信了呢？要是三儿长我几岁，这样摆布，定不饶他。偏偏同庚，又小我两个月，论起来我是哥哥，也就无可奈何了！”

可惜那董三并不体谅彭元。彭元那次挨藤杖以后，他虽也因小元没供出他去，挑了大拇指夸奖小元“义气”，却又从此认定小元软弱可欺，越发捉弄他。小三儿从小跟母亲形影不离，把徐氏那些无赖手段悉数学了去。近日听得多了，又学着徐氏腔调，动辄说小元住了他家房，吃了他家饭。说吃了他家饭，小元无话可讲；说住了他家房，却有些不服气，对小三儿说：

“这房原是我家的。我们从京城回来，父亲指给我看他小时跌破头的台阶，正是舅父舅母现在住的屋子。就是这书房，也是我父亲儿时读书的地方！”

小三儿说：“你扯谎！我一生下来，就在这院子里住！”

彭元说：“我不扯谎，不信，你问舅舅去！”

小三儿去问徐氏，徐氏说：“你别听他扯臊！咱们家，祖祖辈辈就在这里！”

话是这样说了，那徐氏心中却又惊又恼，立刻跑到董安那里去学舌。董安说：

“这宅院原是妹丈家的。三儿不知，倒还罢了，你难道也不知？就该让三儿知道，我们原住在董家湾的。”

徐氏不肯罢休，三天两头儿来董安面前撺掇，还添油加醋说：“小元对三儿说，他们家还有三百亩水田，那地契暂且交了舅舅保管，等他大了，就都是他的！”

一来二去，说得董安也有些不快了，口中不言，心里暗想：“小小年纪，竟有这许多心计！看来徐氏也有些道理……”

渐渐地，他对彭元也不似先前那般喜爱了。

这一天下课了，小三儿又拉住彭元胡缠。小三儿说：“先生说不如你有出息，这可大错特错了！我娘说我是福相。你不妨仔细看看，给我说清楚，我怎么就是‘福相’！”

彭元无奈，只好仔细看了一会儿，说道：“鼻子就能看出有福气。你长的这叫‘朝天鼻’。凭你这鼻子，注定将来做高官去朝见天子。这是说大贵；还有大富。别人鼻子鼻孔朝下、就是有了些钱也留不住，都漏下去了。你的鼻孔朝上，有一文存下一文，有一贯存下一贯，就是有了万贯家财，也再不会漏下去的！”

小三儿欢喜，说道：“有你这么一说！你再讲讲别的。”

彭元说：“大富大贵，这就全有了，别的也不消再讲。”

小三儿不依：“你再说说我耳朵！”

彭元就看看他耳朵，说道：“耳朵也不寻常、你这叫‘扇风耳朵’，立着。耳朵的上半截儿和下半截儿长得一样形状、一般大小，像个金元宝，因此，也叫‘元宝耳朵’。左边立着一个不说，右边还立着一个，正是‘左右逢元’——这‘元’，是‘元宝’的‘元’。倘用孟子的‘取之左右逢其源’，那‘源’，

就是‘财源’的‘源’了！”

小三儿听得起劲，便又让他说眼睛，说眉毛，说嘴巴。小元只好一一地说与他听，都扣住了那个“福”字，还尽量找了些典故出来。董三却又问：

“你看我脸上的麻子呢？”

见彭元沉吟，他便自己说：“别人都说难看，其实不然。我娘说，我脸上的叫做‘俏麻子’，他们自己没有，看着眼红，才那么说的。平平淡淡，有什么味道？有了几个，点缀一下，看上去俏皮，分外显出玲珑剔透。”

彭元连连点头说：“就是这话！”

董三道：“这话是这话，只是没讲出同福气有什么关系，你就一发说与我听！”

那彭元自幼受父母教诲，懂得那些因病落下残疾之人并无过失，不但不该嘲笑他缺陷，就是显露出惊异的神气也大是不该。因此尽管小三儿平日不顺心时连他长相也横挑鼻子竖挑眼，彭元却从不反唇相讥。今日是被小三儿逼得毫无办法了，他只好又胡诌说：

“记得是哪一本书里言道，古时有一个巨富，家里有几百万贯家产，金银财宝也不计其数。他整日穿了华丽衣服，骑着马招摇过市，炫耀自己的豪富。一日，他听得一个穷人说：‘也不过一张虎皮，剥将下来，还不是同我们一样！’这富人听了大怒，让手下人把那人捆了，毒打一顿。回得家去，自己想想，那穷人倒也说得是。我虽有百万贯家财，若都剥得赤条条，谁还看得出我的豪富来？想来想去，忽然生出个好主意。他用重金请来了两个巧匠，将家中那些颗粒又小、又极贵重的宝石都镶嵌、在脸上——星彩、黄玉、祖母

绿，琥珀、翡翠、猫眼石，应有尽有。这回又走在街上，果然再没人敢说‘剥光衣服，同我们一样’了。可惜后来强人横行，这富人害怕起来：要是单单抢去这些小宝石，倒也无妨；如若强人图方便，索性砍下脑袋拿走，不就呜呼哀哉了？只好把宝石都取下来，脸上就留了那些印记。后来生下的人，也有从娘胎里就带了满脸宝石的，就是那种招摇过市、炫耀自己的；也有只有印记没有宝石的，都是不愿炫耀，但家里却宝石成山的。有的虽然一时还没有，但注定了日后要珠宝成山、家财万贯！”

小三儿听了，十分欢喜，向小元挑起大拇指说：“怪不得先生说你有才气。倘不是古书读得多，如何能晓得这许多事情？照你这样说，我脸上的东西，桩桩件件都是大富大贵的征兆了？”

彭元说：“那是自然！”

小三儿说：“那你脸上的东西，也件件是受穷倒霉的征象？”

彭元说：“怕是如此。”

小三儿说：“你也照刚才的讲法儿，一件件讲与我听——就先讲讲你的鼻子吧！”

彭元说：“今天也讲得累了，改日再说。咱们就出去骑马吧！父亲在时，也教过我骑马的，我也极喜欢骑。”

董三说：“真马我却不愿骑，那么高，万一摔下来呢！不如你当马，我来骑；骑完了，我再当马，你来骑。”

彭元只好点头，就去燃香：“你先骑，骑到一支香烧尽，就换了我骑。我也骑到一支香烧尽。”

小三儿说：“好！”

小元把香插在香炉里，就趴在地上，小三儿骑上去。小元驮了他爬着走，刚爬了两步，小三儿说：“这马没有缰绳！”解下自己衣带说：你衔住，我拉着，不许张开嘴。张开嘴，缰绳脱了，就算输了，还要再燃一支香，重新骑！”

小元说：“等我骑的时候，也是这规矩？”

小三儿一吸鼻涕说：“那还用讲！”

彭元衔住带子，小三儿扯着，吆喝一声，那“马”就在书房地地上走起来。走了两圈，小三儿又说：“还没有马鞭呢！”跳下去，取来先生的板子。

小元扭头看见，心中害怕，又不敢开口问他，怕衔的带子掉下受罚。小三儿又骑上去，拉住缰绳，吆喝着让马跑。董三又高又胖，驮着他有些吃力。偏他还嫌马跑慢了，手里的板子暗暗伸向后边，照着小元屁股，“啪”地就是一下子。小元“哎哟”一声叫，接着喊叫起来：

“你真打呀？”

小三儿说：“这马怎么还会说话？得，缰绳也脱了，不算！再点一支香，从头儿来过——这可是讲好了的！”

彭元叫：“可是没说拿板子打呀！”

董三说：“这不是板子，是马鞭。骑马怎么能没马鞭？等会儿你骑我的时候，也拿马鞭就是！”

彭元没有办法，只好又燃上一支香，趴下来，叼住缰绳。这回他用足力气，拼命快跑，免得再挨打，不想小三儿还是挥他的“马鞭”。彭元咬紧牙关，不管怎么敲他屁股，硬是一声不哼。

看看一支香就要燃尽，小三儿忽然跳下马来，喊道：“我不玩儿啦！”

小元跳起，一把揪住小三儿说：“不行，该我骑了！”

董三一指说：“你看那支香，还没燃完呢，怎么就骑我？今天我也累了，咱们先把那支香灭了，明天再点上，我接着骑你。香一烧尽，就燃上一支新的，那时候，你就骑我了！”

董三说完，嬉皮笑脸地转身要走。

彭元拦住他说：“你又耍赖皮！我现在就骑，也骑到一支香不烧尽就是！”

董三哈哈大笑：“这不叫‘耍赖皮’，叫做‘用计’！你当是我果真能让你骑？骑马也是要福气的。你讲的那个不是富人骑马？就凭你这副穷相，这辈子也休想骑上马了，怎么还异想天开，想要骑我？”

彭元急了，劈胸一把揪住董三，叫道：“你不讲理！我现在就要骑！”

董三也不怕他，仗着身高力大，照着小元肚子就是一拳，以为这一拳下去，小元必然松手。

小元在家中时，父亲指望他不仅能文，国家危急时也可报效沙场，所以请过一个教头，专门教他武艺。平日遇到董三跟他动手，他一味忍让，董三也不知他底细。今天受董三欺负，实在气极了，也顾不上许多，见小三儿一拳打来，略一收腹，又在丹田上运气。

董三虽然一拳打中小元肚子，却觉使出的十分力气只剩下一二分，心中十分奇怪。小元的手不但没松开，反倒紧紧抓住他，往自己怀里一带。董三觉得力大，怕被揪得趴下，就用尽全身力气往后一挣，不想小元却顺势一推。董三哪里还站得住？“咕咚”一声，仰面朝天跌在地上。

董三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彭元已经把他提起，

翻了个个儿，骑到他背上了。董三杀猪一般尖叫起来：“娘啊——！救命啊——！”

徐氏一阵旋风般刮进房里来，一见宝贝儿子被小元骑着，气得发疯，抄起地上的板子，劈头盖脸朝小元打去。小三儿爬起来，也嚎叫着扑向小元，又是抓又是咬。

彭元先时还辩解，看出越是叫屈那板子越下得狠，索性不再开口，用双手紧紧抱住脑袋，任凭那母子二人发泄怒气。

晚上彭元睡下，浑身伤口和青肿处疼痛难忍，也想不出什么来安慰自己，便自言自语地说：“小元小元，你也不要难过。这回，舅娘五天之内，也不会再来打你了！”

彭元挨打多了，渐渐有了些经验。反正重打一顿之后，三两日内确实不再打他。今日打得特别重，所以小元断定可以五日之内不再挨打。

没想到这次破了例。小元正在那里安慰自己呢，就听房门“砰”一声给踹开，舅母举着藤条，杀气腾腾闯了进来。她揭开小元被子，不由分说，照着他屁股就是一顿猛抽。

原来，晚上董安不回家，小三儿凑到他娘房间来睡。母子俩说说笑笑，十分欢洽。徐氏提起白日的事，得意地说：

“他要是敢再欺负我乖儿子，我还照今天这样整治他！”

小三儿说：“今天你打他也忒重了些，他倒不光是要骑我，先头儿还给我相面，说我有福气，将来必定大富大贵。”

徐氏笑着问：“他是怎么说的呢？”

小三儿就把怎么给他相面的事，从头儿讲了起来。徐氏听到讲“朝天鼻子”就不痛快，听到讲“扇风耳朵”，更觉是挖苦自己，一股无名火渐渐从肚里升上来。及至听到讲那巨富把宝石镶在脸上，徐氏勃然大怒，一下撩开被子，从床上跳将起

来，披上衣服，一手掩着怀，一手操起藤条，直奔厢房而来。

徐氏一边狠狠抽着小元的光屁股，一边叫唤：“抽死你！抽死你！你反了天啦！仗着念了几本臭书，用这般刻毒的话来编派人！抽死你！抽死你！”

狠抽一顿之后，徐氏又要彭元爬起，穿上衣服，去墙角面壁跪着。

小元忍着周身疼痛，含泪跪在墙角。徐氏嘴里骂着去了。

彭元跪了足有一个时辰，实在坚持不住，扶了墙壁摇晃着站起。他不敢上床去睡，蹒跚着到了院里。看看正房窗户黑着，想舅娘早已入睡，再抬头望望三星，怕是已交丑时了，在黑暗里呆立了片刻，彭元脑中忽生异想，不知怎地，竟认定父亲母亲还活着，只是都住在京城里。

“我去找他们！”

彭元这样一想，自己开了宅门，踉踉跄跄直奔庄外去了。

第三回

金锁卖小钱一贯

布衫换大饼三十

行了一段，彭元上了大路，朝着东北方向，一直走去。若在平日，深更半夜独自走这样黑路，又在荒郊野外，怕是要胆战心惊。这时他头脑昏昏，巴不得一步踏进自家府第，扑进母亲怀里，对周围一切，视若无睹。

迷迷糊糊走了也不知多久，抬头看看天色，东方有些发白了。想再往前走，两条腿互相使着绊子，全由不得他，只好滚到路边一堆黑影里，看看是棵大树，心想：“就在这里喘息片刻再走，也不妨事……”

不想手脚刚一停住。他就沉入梦境。

一觉醒来，四周亮得二目难睁，彭元抬头看看，日影正从绿叶中间投射下来，已是正午时分了。他揉揉眼睛向大路上张望，只见行人车辆来来往往。

彭元想要站起，略一转动，周身就如火烧一般，比昨夜疼得还要凶狠。忽然明白：父母已都在这里亡故了，京城中哪里还有什么家？这样一想，夜间奔走的那一股劲头顿时化为乌有，眼泪止不住哗哗流了下来。如今还能去什么地方呢？

回到舅父家去，迟早有一日要被舅娘打死。舅父总还是舅父，倘把舅娘毒打他的事向舅父诉说一番，舅父或者还能保护

他些个，设法带他出去谋生，或许可行。只是这样做又要惹舅舅生气，弄得舅舅与舅娘不和。况且舅舅近来也分明有些冷淡，不似先前那样疼爱他了……

想来想去，断不能再回到舅舅家去。京城里虽已没了父母，到底还是儿时度过光阴的地方，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留着亲切的回忆，令人眷恋。那里又有父亲旧时的朋友、自己幼年的伙伴。实不得已时寻上门去，或许可以帮助谋件事做。自己已经十三四岁了，又有力气，怕还会饿死不成？

想到这里，彭元又生出勇气，挣扎起来，上了大路。

走出并不甚远，他就望到一个小镇。彭元觉得腹中饥饿，见路旁一个卖大饼的，情不自禁站了下来，直着眼睛看着。卖大饼的含笑向他打招呼：

“小哥可要买两个？我这大饼刚出炉的，外酥里嫩，又放了椒盐，香得很哩！”

彭元摇摇头，咽了口唾沫，正待走开，忽然想起自己颈上的小金锁。这小金锁是彭元百日时，一个朝廷的官员送的，从此母亲就给他戴在颈上。舅娘一次说：“你总在外头玩耍，不小心就丢了，不如暂且放我这里存放着。”存了几日，舅舅不见了他颈上小锁，便问他，他依实讲了。舅舅说：“戴了这许多年也不曾丢失，怎么到了我这里就会丢了？”又去舅娘那里索回，与他戴上。没想到，此刻竟派上了用场。用它换上五七个大饼，料是可以的。

彭元从衣领里拉出小金锁，对那卖大饼的人说：“我没带着钱，用这东西换你的大饼，可使得？”

卖大饼的说：“拿来我看看。”

彭元取下金锁，双手捧与卖大饼的。卖大饼的在手里翻

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又掂了掂，问他说：“不晓得你要换几个？”

彭元说：“就换五个吧！”

卖大饼的原就以为那小锁是不值钱的东西，听他要换五个，越发认定是铜的，摇摇头说：“这锁这样小，里头又是空的，拿去铸成铜钱，也只铸得三四文，怎么要换五个大饼？”

彭元说：“这锁是金的。”

卖大饼的哈哈大笑：“你这小哥真会寻开心！”笑够了，又说：“不过这总是件成物，做工也还精致，就给你五个大饼吧！”

说着，收起小锁，给彭元取大饼。彭元一旁自言自语：“五个大饼也不少了，只是，如何够路上吃的？”

卖大饼的听见了，看看彭元说：“想再多些也不难。我看你身上这件长衫不错，要是拿来换，给你三十个大饼！我这是随便说说，愿与不愿，小哥哥都休恼！”

彭元一听，非但不恼，反倒十分高兴，急忙脱下长衫，交与卖大饼的，说道：“就用这个换！”

卖大饼的先将小锁还给了彭元，再一五一十地数起大饼来。数到三十，还剩下一个，卖大饼的说：“这一个也给了你吧！”用一根细绳将大饼穿起来，又把两端连在一起，系成一个大圆环，提给彭元，彭元谢过。

有了这串宝贝，彭元顿觉信心倍增。他把大饼从头上套下去，斜背在肩上，然后顺手扯下一个，边走边吃，虽然身上增加了许多重量，却觉比先时脚步轻盈。彭元对自己说：“这是去了长衫的好处！短褂子反觉自如，走起路来再不得

手碍脚，要那长衫做什么！”

行到天黑，想想自己身无分文，也不敢找人家投宿，就钻进路旁田间一个稻草垛里。正值夏末秋初，又有稻草遮身，倒也不觉寒冷，只是稻茬触及皮肉，伤口一齐疼痛起来，幸而走得倦极，忍耐了片刻，也就悠然入梦。

就这样风餐露宿，行了四五日，大饼也吃光了，京城还是杳无踪影。彭元心中纳闷：记得从京城来乡下时，也不过行了三日光景，怎么回去时走了这许久还不到？莫非是行错了路？向行人打听，又都说不错。也是彭元自己糊涂，他来是乘骏马、坐轻车，此时却靠着两条娃娃腿走路，一天能走多少？

到了第七日正午，彭元饿得头昏眼花，鞋也磨穿了，脚也跑烂了。看看前头是个热闹去处，咬咬牙关，又往前奔。勉强捱到，心中顿时燃起一线希望。原来这里是个县城，彭元记得，这城中有条大街，街上店铺栉比鳞次，来时全家曾在一家酒楼里打尖。自己身上总还算有只小小金锁，倘遇上个识货的，或者可以多卖几文，就是当作铜的，也可换上三五个大饼，得以饱餐一顿。这样一想，脚下有了力气，不一刻就到了那条繁华的大街上。

彭元不敢去寻前次吃饭的那家酒楼，见到一家卖包子的饭铺，怯生生走了进去。一个扎着白围裙的老者走上来说：“小客官可要吃馄饨？就请这里坐下吧！”

彭元摇摇头，从颈上取下小金锁说：“老人家，我想用这物件换你一些包子，不知可使得？”

老者接过金锁看看，又打量一下彭元，见他衣衫褴褛，满面尘灰，却又眉清目秀，谈吐文雅，想是个富家子弟，不知遭

到什么灾祸，弄到这一步田地，心中顿生了怜悯之心。他将金锁交还彭元，说道：“你这小锁是金的。这还在其次，我看这做工的精细，实不多见，要换包子，我铺子里的包子统给了你也不够，你把它换作银钱，还有别的用处。”

又把彭元领到门口，指着前头说：“你可看见前面那挂着牌子的药铺？它对面就是一家专做金银首饰买卖的，你到那里问问他们可要。只是要耐心些——那里掌柜的甚是精细，不要让他少给了银子。”老者如此这般，嘱咐了一番。

彭元谢过老者，找到那家首饰店，走了进去。柜台里的一个伙计接过金锁又看了彭元一眼，匆匆走进里头去。工夫不大，一个留着八字胡儿的瘦子走了出来，一手托着那个金锁，伙计跟在后头。那瘦子仔细打量彭元一番。慢腾腾问他说：“你这东西哪里来的？”

彭元说：“我自小身上戴的。”

瘦子又问：“怎么你家大人不自己来卖？”

彭元说：“我父母都过世了。”

瘦子不肯罢休，又问了几句，这才说：“你这东西要卖多少钱？”

彭元想起老者“不要少卖了钱”的话，壮了壮胆子说：“要三贯钱。”

彭元话一出口，伙计脸上登时露出喜色。那瘦子却狠狠瞪了伙计一眼，对彭元说：“你倒真敢要价儿，怎么开口就是三贯？你这东西连五百文也不值！”

说完，瘦子将小金锁放到柜台上，不屑地向彭元面前一推。彭元说：“既然如此，我也不卖了！”拿起金锁，转身就向外走。那瘦子慌了，从柜台里跑出来，一把揪住彭元的

胳膊：“你休要走！且先把实情讲出：这东西你是从谁家偷来的？”

彭元说：“我已对你讲过，是我自小身上戴的！”

瘦子说：“谅你在我这里也不肯讲，我们官府里去说！”

彭元说：“到哪里去说，也是我自家的东西。”

瘦子见彭元毫无惧色，知道这招数无用，立刻换了笑脸说：“我适才不过是试试这东西是不是你的。此类事我店里时有发生。虽然我们出了钱买，到时候却要担干系。你也不要见怪！既然东西确是你的，我就买下了。你也不要索三贯，我也不要给五百文，就与你一千文，你看如何？”

彭元心想，这小金锁原已换了五个大饼，只因那卖大饼的不识货，才又回到自己手中，现在竟能卖到一贯铜钱，也是老天有眼了，且不可贪心太重，又生异想。于是对那瘦子说：“就一千文吧！”

彭元欢欢喜喜提着沉甸甸一贯钱，又特意回到方才那老者的店铺里谢他，在那里饱餐了一顿包子、馄饨。老者闻说只卖了一贯铜钱，暗骂那首饰店的掌柜黑了心。事已至此，说穿了白白打这孩子的兴头，又怕得罪了街坊，日后不好相处。也就没再讲什么，只在心中叹息了一回。

第四回

旧地重游触景忆旧日

新友相识拜师遭新劫

彭元拜别了老者，立刻上路。又行走两日，到了第三日上午，已经远远望见南北两处高峰，心中忽然涌起无限感慨，那滋味，一时也说不清楚。及至来到西湖边上，彭元更觉恍然如在梦境中。看见湖面上荡着画舫游舟，想起往日同父亲母亲一起乘船玩耍，那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刹那之间，严父慈母都到哪里去了？再低头看看自己破衣烂衫、一双脏脚，形同一个叫化子，眼泪不知不觉，一串串滚落下来。

彭元一忽儿明白，一忽儿又糊涂。他在西湖上胡乱走了有半个时辰，忽然想起来要回家去：自己出来游逛了这许久，回到家去，父亲必然责骂。这样一想，转过身去，脚步如飞，走进涌金门，沿着三桥街一直朝东跑去。看看天街就要到了，又拐进一条巷子。

到了巷子深处一个红大门前头，刚要迈步登上石阶，彭元突然醒悟，抬头看时，见一个不相识的家人模样汉子正站在大门一旁，直瞪瞪看看他。彭元害怕，想转身走开，又舍不得离去，后退了两步，探头探脑地向院里张望。那家人模样的汉子吆喝一声：“别处讨去，这里没有！”

彭元也不明白，自言自语说：“万一有呢……”

那人发怒说：“跟你讲没有，就是没有！我们这里从不

开发讨饭的！”

彭元这才知晓他说的什么，鼓了鼓勇气说：“我不是讨饭的，我们家就住在这里……你让我过去看看，万一我父亲母亲还在里头呢？”

那人心想：原来这是个小疯子！也不再发怒，走下台阶说：“叫化子到这大门上，要吃打的。看在你是个小孩子份上，也不打你了，你赶快走吧！记住：下次再不要来！”

彭元无奈，只好走得远远的，蹲在路旁，朝自家大门呆看，眼睛眨也不眨，指望着走出一个自己相识的。等了足有一个时辰，那大门里进进出出也很有几十个，却没有一个认识的。看看天色晚了，彭元这才站起，叹了口气说：

“我也太痴，空念许多书了……这宅院分明是归了别人，却还要在这里异想天开！”

彭元出了巷子，拐向天街，也不知该往哪里去。胡乱走了一气，见路两旁都是燃着灯烛卖吃喝的，一时觉得腹饥，就在一处坐下来，吃了两碗汤面。推开条凳，摸摸肚皮，觉得里头实在，彭元心中不再似刚才那样慌乱，又继续朝前走去。

他东张西望，到了一座石头牌楼下边，停住脚步，正盘算着到哪里去过夜，就见牌楼石墩上倚着的一个宽肩、细腰儿的穷汉子向他招手。

彭元走过去，那穷汉子也不说话，只把一只手缩进衣袖，又向彭元示意。彭元见他的手在袖筒里只管动，也不解是何意，犹豫了一下，就蹲下去，歪了头向袖筒里看。不想那大汉断喝一声，突然一脚向彭元脸上踹来。彭元一侧头，那脚踹在彭元肩上，只听“扑登”一声，彭元坐在地上。那大汉又跨上一步，

照着彭元的肚子，只管踢。

亏得彭元习过些拳脚，也不出声，就在腹部运足了气。那人踢了十几脚，见彭元不哼不动，以为踢坏了，有些吃惊。他弯下身来想扳过彭元的脸看，彭元却避开他手，一骨碌爬起来，喊道：“怎么随便打人？我招你惹你了！”

那汉子说：“你这小子倒是一块挨打的材料，经打得很！今天二爷高兴，就饶过你。我可不是‘随便’打你，下回再让二爷在荐桥街上撞到你，二爷用鞭子抽下你一层皮来！”

那汉子说完，摇晃着肩膀，扬长去了。

彭元不敢追上去同他讲理，怕再吃苦头儿。他揉了揉肚子，心想，也不知这地方何故不许我来……我再不来这里就是！掉转头往回走。

走到刚才吃汤面的地方，听得有人说：“我也求求你，别站在这儿啦！看见你满头疮，没的呕心，谁还敢在我这里吃面？”

彭元扭头看，说话的正是刚才卖他汤面的老头儿。面摊子前头站着一个痢痢头的瘦孩子，听卖面的这么说，一声不响，转身走开。

彭元跟在他后头，见他又在—个馄饨摊子前头站住，直着眼睛，只管朝吃馄饨人的碗里看。彭元心想：他必是饿极了……看那孩子和自己一般大小，心里觉得他可怜，不由走了上去，轻轻拍他肩膀—下。

那瘦孩子吓得全身—抖，张着一双惊惧的眼睛扭头来看。彭元向他说：“你可是想吃馄饨？”

那孩子看看彭元，回答说：“要等有剩下的，还须掌柜的愿意倒给我。”说着，举—下手里提的竹筒儿。

彭元问：“我请你吃—碗，你可愿意？”

那孩子只当是跟他寻开心，转身就走。彭元一把扯住他，拍拍腰里的铜钱说：“我不骗你，我有钱！”

那瘦孩子半信半疑，彭元也不说话，拉着他靠边上坐下，对卖馄饨的说：“掌柜的，给两碗馄饨，四个烧饼！”

卖馄饨的看了他一眼说：“先拿钱来！”

彭元说：“别人吃了再付，怎么我们就要先给？”

卖馄饨的说：“这是规矩。要不，你去找那吃了再付的地方！”

彭元怕吓走那孩子，解下钱来付了。热气腾腾的两碗馄饨端上来，那瘦孩子才相信这是真的，低下头来就吃，吃了几口，扭头问彭元：“你怎么不吃？”

彭元笑着说：“我已经偏过了，你也无须客气，尽管吃！”

那瘦男孩听彭元说话特别，也不知他是什么人物，顾不上问。低下头来，只管往嘴里填。他吃馄饨不嫌烫，咽烧饼也不怕噎，一阵风卷残云，把两碗馄饨、四个烧饼全都装进肚里。彭元见他吃得畅快，自己也觉高兴，又问他：“可还要再来一碗？”

那瘦孩子用破衣袖抹抹嘴巴，又拍拍肚皮说：“再下去一口，这里就要裂开了！”

两人离开馄饨摊子。那瘦孩子吃饱肚子，活泼起来，话也多了。原来他是因金兵南侵，家乡沦陷，从河南逃来的，在吴兴，父母双双病饿而死，他自己流落到此，问他姓名，却说不出，早不记得了。他笑嘻嘻地说：

“都叫我‘秃子’，你就叫我‘秃子’好了！”

彭元也向他讲了自己身世。秃子没心没肺，讲自己身世不感丝毫悲伤，听彭元经历也只觉得有趣，笑着说：“咱俩一

样，都没了爹娘，得靠自己养活自己。只是你爹是当官儿的，你当了叫化子也有钱花！”

彭元说：“这钱也有限，花光了，还要饿肚子！”

秃子一拍胸脯说：“没关系，有我呢！我担保你饿不死！”说得彭元也笑了。

听彭元讲起刚才挨打，秃子说：“这个你可就不知道了！打你的那人是咱们二爷。这条大街，东起荐桥，西到崇新门，全是他的天下。谁想在这条街上讨饭，都得先交见面礼，拜他为师！”

彭元笑了笑说：“原来是个化子头儿！”

秃子正色说：“你可别拿土地佬不当神仙，这人厉害得很呢！他上头还有个大爷，是管全城叫化子的，连官府里都有他的势力！”

彭元说：“同是讨饭的，怎么偏他当二爷，你就当不得？”

秃子泄气地说：“还二爷呢，我这样的，连个八爷也轮不上啊！要当二爷，先得大爷认可，没有五七十贯的去给大爷送礼，能当上二爷？还得让大家伙儿服你，就是常说的：拳头大的是哥哥。咱们这二爷武艺极好。听得人说，他原先是一个大财主家看门护院的，姓魏名志，绰号利爪鹰。因为赌钱跟人家打架，误杀了人，才逃进京城的。他一双利爪扼人咽喉，一扼一个死。像我这样一把骨头，可应了那句话：‘木鱼不叫木鱼，挨打的疙瘩’，还当二爷呢！”

彭元听得笑了，一笑，觉得肚子隐隐作痛，不禁忿然说：“那他也不能随便打人！”

秃子说：“倒也不是随便打你。他看你像我们这一行的人，又不是他这个地段的，他自然要管。各地段的二爷，统

是这样子的。”

彭元看看自己衣裳说：“看我像你们一行的，也还罢了。但这大街如此之长，叫化子这样多，他就能个个认得？”

秃子说：“所以他才问你！”

彭元说：“他什么也不曾问，抬脚就踹！”

秃子小心地朝四周看看，然后附在彭元耳朵上说：“他伸了袖子就是问你！你把手伸进他袖子里，在他中指上轻捏一下，再在他拇指上轻捏一下，然后说句：‘给二爷请安’，就是回答了他，他就知你是他地段的人，不会打你了一一这话你万万不能说出去，不然二爷知道我向外人泄露机关，就要‘灭了’我了！”

彭元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又问他说：“知道了这机关，在别的地段也不会挨打了吧？”

秃子摇摇头：“各地段都有自己的暗号，也有用话问的，也有闪眼睛的。比方他问你：‘今天生意怎么样？’，你就须照他们规定的暗语说，如若说错了，就有你的好看！”

彭元说：“反正打也挨过了，知道暗号也没什么用了！”

秃子说：“还是有用。也不光是二爷，还有三爷王豹，四爷刘七，叫作‘大将军’的，还有那些排不上爷的，不管哪个人，见你面生就要问。你答对了，也就平安无事。”

彭元说：“你见我面生，怎么没问呢？”

秃子笑嘻嘻说：“你请我吃馄饨，还有大烧饼，怎么还好意思问你？”

说得彭元也笑了。秃子正色说：“其实我谁也不问的。都是落难的兄弟。找一口饭吃不容易！”

两人说着，夜已经深了。秃子问彭元：“你在哪里睡？”

彭元说：“我还不知到哪里去睡。不过这些日子一直露宿，上头有天遮着，下头有地托着，也睡惯了。”

秃子说：“要是这样，今夜就同我伙着睡吧。我那里上头有石板遮着，下头有草席铺着，两人挤在一起，也免得冷。”

彭元笑着点头：“好，就权且去你官邸，借宿一夜吧！”

两人说笑着去秃子“官邸”。原来秃子落脚处是小河上一座石桥下头。“小河”是河的名字，其实并不小，那石桥横跨小河，桥南端的石头桥基突出一截，虽然近水，却又光又平，正是一人长短，可以躺下睡觉。只是那上头早已睡着四五个，秃子回来得迟了，草席已经被人占去。秃子推醒那人说：

“你这样子不像话。快让一让，我今夜有客人！”

这样一吵，几个叫化子都醒了。有一个嘟嘟囔囔骂起街来，可是多数人听说是秃子的新朋友，都对彭元挺客气。大家挤了一挤，让出一块地方来。一个人在黑暗里说：“秃子你发财啦，我听见钱响！”

秃子说：“你们瞧瞧，大狗哥哥想财神爷都想疯了，在那儿说梦话呢！我怎么就没听见钱响？”

那个叫刘大狗的人说：“不是你，就是你朋友。反正你们两个里头，有一个人带着钱呢，钱还不少！”

彭元待要开口，秃子捏捏他胳膊。彭元还是说：“我这里确是带着几文钱……”

一听说“钱”，几个叫化子“呼”一下子坐起来，连刚才骂街的那个在内，齐伸过手来讨。彭元黑地里摸索着，给他们各数出二十文来，秃子拦也拦不住。彭元一出手就这么大方，

也就没有一个人再让添的，几个化子都夸这位彭兄弟够朋友，讲义气。

挤下睡了，秃子顿时打起呼噜来。彭元觉得身上似有许多小虫子爬，痒得不舒服，加之这一日遭遇太多，心绪烦乱，怎么也无法入睡。几天来虽因蓬头垢面、衣着破烂，被人看作叫化子，心里还觉踏实，盘算着一到京城就买上两件衣服，换双鞋子，弄得干干净净去寻父亲旧日的朋友，设法谋件差事。今晨醒来还满怀着希望，不想一日之间，竟真地与叫化子为伍，沦为乞丐了！父亲遭事之后，就受亲友冷落，显出世态炎凉，如今他已不在人间，谁还会理睬我？我父亲是个要强的人，倘我去屈膝求人，却不是玷辱了父亲的脸面？这让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如何安宁！看来那条路即便是有，也断断走不得的。如今手里只剩下了三五百文，能花几日？眼前怕是只有当叫化子这一条生路了……

思来想去，天已放亮了。挤在桥下的几位，一个个爬起来，又去谋生。彭元拉住秃子，跟他商量自己的前程。秃子说：“依我看，你还是回老家找你舅舅去。不管怎样，在那里总还有‘温’、‘饱’二字。”

彭元说：“寄人篱下的滋味，你也不知道！我就是冻饿而死，也不想再回去了！”

秃子高兴地说：“那就在这里，跟我一起讨饭吧，我也有伴儿，你也有了伴儿！咱们白天一起出去，晚上一起回到这儿。这儿是块宝地，又躲风，又避雨，又宁静，几个人也都是好人。天时、地利、人和，咱们全占着呢！”

彭元听得笑了，问他说：“你昨日讲过，还要先拜师？”

秃子说：“那是自然。不过这也好办，有我呢！我现在就

领你去找二爷，就是那个利爪鹰魏志。你若肯拿出一百钱来做见面礼，事情准成！我那时可比你难多了，身上一个大钱儿没有。后来还是我去偷来一只肥烤鹅孝敬二爷，这才算收了我！”

彭元急着要去，一转身，脑袋撞在石桥板上，不由“哎哟”了一声。秃子咯咯笑着说：“我们叫这个做‘抬头见喜’，是吉利的。今日这拜师，定准就成功了！”又说：“慢着，钱可不能都露在外头，要不，二爷一见，都要去了！”

彭元又坐下来，数出一百文，剩下来的依旧缠在腰间。收拾停当，两个孩子钻出桥来。

街上人如水流，彭元也不知哪里去寻利爪鹰，亏得有秃子领路。他知二爷自己并不出去乞讨，只在家里吃供，平日最喜坐在一条叫做“盈福巷”的短巷里晒太阳。

没费什么力气到了盈福巷，魏志果然靠墙坐在几块灰砖上。

秃子一见利爪鹰，立即关照彭元：“这就是师父，快跪下磕头！”

利爪鹰站起，伸手拦住：“慢着！这小子我认识。一不烧香，二木拜佛。就敢在我的地面上抢弟兄们的饭碗！”

秃子连忙赔笑说：“二爷别见怪。他初来乍到，不懂得咱们的规矩。今天他是特意来赔罪，还带着见面礼，要正式拜师……”

利爪鹰正眼也不看一下，眉头一皱，翻翻两个深陷的黄眼珠儿说：“我这地面上已然粥少僧多，不能再收徒弟，别处看看去吧！”

秃子急向彭元丢个眼色，彭元无奈，跪在地上，双手捧上一百文钱说：“就请师父容彭元暂借师父宝地落脚谋生！”

区区儿文，不成敬意，乞师父笑纳！”

利爪鹰冷笑一声说：“你没有半点诚心，空说得好听！难道你身上就只这几文？”

彭元一时不知所措，秃子上前说：“二爷别错怪了他，他就凑了这一百文，都献给师父了！”

利爪鹰也不开口，飞起一脚，把秃子跟了个仰面朝天，又一指彭元说：“你也忒把二爷看成等闲之辈了！昨晚我就察知你身上带着铜钱，情知你今日要送上门来。京城地盘，哪里比得上我这块肉肥？不想你竟跟二爷耍奸，把钱藏起，弄了这几文来哄二爷！”

彭元吃惊，只好站起，把身上的钱都取出来。利爪鹰拿了，掂了掂，揣进怀里，哼一声说：“也不止此数，别处定然还藏着的！”

彭元见他十分机敏，并不知这次是诈他，只好回说：“还有百十文钱，昨夜散给几位大叔、大哥了。”

利爪鹰冷笑一声说：“你小小年纪，倒会刁买人心！今天都与我索回，送到我这里来！”

彭元叫一声说：“送了人家的东西，如何可以再索回！”

利爪鹰不答话，身形突然一变。彭元躲闪不及，脖子早被利爪鹰一手扼住。利爪鹰抬起右腿用膝盖猛撞彭元胸腹之间。放下右腿又屈起左腿，就这样两膝轮流，疾如闪电。撞将起来。

秃子不顾自己疼痛，跪在地上，捣蒜一般给利爪鹰磕头，嘴里喊着：“二爷饶他！二爷饶他！”

利爪鹰全然不睬，撞得够了，才撒开两手。手一撒开，彭元站立不住，瘫在地上，鼻里、口里，都流出血来。利爪

鹰嘿嘿一笑说：“原来功夫也有限！你怎么不运气了！”

昨晚利爪鹰踢他肚子，以为至少也要让那孩子躺上三五日，不想那孩子即刻爬起，没事一般。利爪鹰愕然：这孩子竟还有些武功的根底！今天先扼了他咽喉，果然就奏效。利爪鹰心中得意，又教训说：

“今日让你知道与二爷讲话不许顶撞，也让你知道跟二爷来往不能耍滑藏奸。见面礼我也不白收你的，让秃子将我地面的暗号告诉与你，这徒弟就算我收下了。只是一桩：我不许你在我地界里刁买人心！明日你就将那钱统统索回送我这里，一文也不得少！倘收不齐，你须在戌牌时分送一壶酒一只烧鸡到石牌楼下，我的大将军在那里候你。以后日日如此，你几时将钱索齐送来，几时免了这礼。但要记住：必须是索回的钱方可！”

利爪鹰说毕，转身出巷。秃子慌忙扶起小元，见他脸色变青，双目紧闭，不由大哭起来。彭元微睁两眼说：“哭什么呢，我挨打也挨惯了，躺一阵子，自然就好了……”

秃子用袖子给彭元擦净脸上的血，扶他回到桥下，在草席上躺了。此时彭元身上分文也无，秃子只好撂下彭元，自己去街上讨些剩菜残羹，拿与他吃。到中午时分，住在桥下的几个化子都得知彭元病倒，纷纷去买些可口的东西送与彭元，彭元吃食上倒也不曾受到委屈。

第五回

绝处逢生女童赠奇果

仙境栖身怪叟传仙诀

秃子问彭元：“你为什么不肯把真情告诉他们，却说什么‘心口疼的病犯了’？他们知道你为此事挨打，必然将钱送还你，正是索回的好时机！”

彭元摇头说：“这却使不得！与朋友相交，要讲个‘信’字。你看他们待我，是何等仁义！”

秃子也无可奈何。到了次日早上，彭元挣扎着要起来，秃子坚决不许，说道：“你别愁晚上的事，我自有办法！”

他哪里有什么办法？白白在街上转了一个上午。

到得下午，秃子急了，心想：还是救我小元哥哥要紧……也顾不上许多，趁着吃晚饭时人多，溜进店里，顺手摸了一只烧鸡，又凑上几文，打了半瓶酒送去。路上饥饿难耐，几次想掰下一块来解解饥火，想到小元哥哥，都忍下了，只是将油汪汪的烧鸡捧到鼻子前头，闻了又闻。

彭元仗着身子骨结实，睡了一日一夜，已能勉强站起来走动了。秃子不许他出去，他就假装躺下，估计秃子走远了，他又爬了起来，自己挨到荐桥市上转悠。秃子不济，彭元可又比他差着一大截子，在市上奔波了半日，休说孝敬利爪鹰的鸡酒，就连给自己吃的剩菜残羹也没讨到一口。父母在时他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也不知临安城内还存在着这样一个

地狱世界。

转悠到天晚，彭元又饿又乏，看看就要倒在路上，却见秃子迎面走来。秃子责怪说：“怎么你起来了？真不听话！”说着搀住他，告诉他鸡酒已然送去。

彭元心上一块石头落地，精神不由一振。秃子送上竹筒儿，里边是留给他的百家饭。彭元捧住猛吃，也忘了问问秃子是否吃过，连汤汤水水都喝得精光。

到了次日，两人都天还未明就跑出去，分头乞讨。彭元跑了一天，也没弄到鸡、酒，看看到了戌牌时分，又四处寻不到秃子，只好胆战心惊地蹭到石牌楼底下求饶，偏这次是利爪鹰亲自候在那里。他见彭元没带着孝敬的物件，不由分说就是一顿拳脚。

彭元跌跌撞撞回到桥下，秃子已浑身是伤先他躺在破草席上。反复盘问，才晓得他是偷鸡被人捉住，吃店伙一顿好打。彭元心中益发难过，秃子却强笑着说：

“前番我拿的就是他店里的鸡，今日吃他的‘猪蹄膀’并不冤枉，正好两清了！”

彭元盘算了半夜，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听到秃子睡梦里呻吟，一时悲从心来，低声啜泣了好一阵子。念及这瘦骨伶仃的小兄弟受这般牵累，不再顾忌丢父亲颜面，终于决定去父亲生前一位好友家中闯闯。

天尚未明，秃子觑着彭元熟睡，忍痛挣扎着坐起。不料彭元忽然伸出手臂将他按倒，悄声说道：“今日你不要管了，少时起来，自去弄你自己吃的。我去寻访我父亲一位好友，借些个钱来，先给二爷送去一百文将帐了却，然后咱俩也去吃一顿好饭！”

秃子听了，无限欢喜。

彭秋实那位旧友的宅邸与他府第相去不远。彭元幼时，彭秋实与他那旧友对弈时常携了爱子来观阵，因此彭元对路途甚是熟悉，并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门首。他怕这位世伯上朝未归，因此先在临安街上胡乱游荡了一个多时辰，倒正好仔细推敲见面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以及如何应对。也没料到一见那熟悉的大门，他又心神恍惚起来，如同置身梦境，盘算好的话语一时尽皆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好容易重振精神踏上石阶，又见朱红大门上衔着光闪闪大铜环的两个兽头面目狰狞，齐向地瞪圆了眼睛。彭元胆怯，慌张地退下，待要转身离去，又不忍丢掉这最后一线生机。

他在那大门前走来走去足有半个时辰，二次登上石阶，扣动门环。

大门呀地一声打开，一个家人探出身来。彭元识出是故人，登时喜上眉梢，双手一拱说：

“吉祥哥哥别来无恙！”

那个家人只顾呆愣愣盯住彭元看。彭元笑道：“不识得了？我那时来府上玩耍，哥哥总择了最好的果子给我吃！”

那个家人说：“莫非你是……是彭公子？”

彭元欢喜地连声说：“正是彭元，正是彭元！烦你禀报我世伯，就说小侄彭元求见。”

那个家人说：“我即刻去禀报。你……公子……”看那光景是拿不定主意，究竟让他进去等待，还是这里候着。彭元忙说：“我就候在这里，你尽管去！”他这才缩回身去，随手轻轻掩上大门。

少时那个家人出来，咳了咳，对彭元说：“我家老爷言

道，并不识得一个叫彭元的人，怕是寻错了门。念你远道找来，也不好让你空了手回去，因此赏你这一锭银子……”说着将沉甸甸一块银子塞到彭元手中，“倘若以后再上门来纠缠，就要……就要……”老爷说的，我不敢不传：就要乱棒打出。”说毕急忙走进，随手将大门关严。

彭元早压在心底的羞辱此刻一并发作起来，冲着大门喊道：“不识得便不识得，怎么又晚我远道找来！既不识得，谁肯要你的臭银子！”

推门推不动，他便在门洞内蹦蹦跳跳，要寻个洞孔将银子投进去，偏那大门连个缝隙也无。他跑出门楼，抡起胳膊一掷，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那锭银子越过高墙，竟直飞进内宅，听得叭一声，似是落在屋瓦上，又咕噜咕噜一阵响，“噗”地落在地上。

彭元直冲出巷子，才觉双眼模糊，眼泪扑簌簌滚落下来。他口中念诵，父亲啊父亲，不肖儿子今日可玷辱了你门楣！他定然不晓你老人家已然过世，还道是我去投门是你老人家所遣！这让你何以瞑目，让我九泉之下有什么脸面去见你？倘你活着，纵然穷困潦倒，冻死饿死也断不会巴巴地去求他们，我怎么就这么软骨头没有出息！……

彭元一路念诵一路狂走，匆匆地过了一街又一街，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出了清波门。

见到西湖，彭元心里更乱。父亲一去，自己从天上掉到地上，离了舅舅家，却又从地上陷入地底。偌大一个临安城，如今竟连个讨饭的地方也没有了！有心离了临安城去浪迹天涯，永不回来，又想到小秃子是我保人，自己倒是一走了事，欠下利爪鹰的债岂不落到他头上？那恶棍如何饶得过他！看

来就是死，也只好死在荐桥了！

那彭元心中茫然，直着眼睛只顾朝前走。走了也不知多久，忽觉有人用水朝他身上浇。彭元一惊，抬头看时，原来黑云压顶，大雨倾盆一般泻下。他见前面山坡上有座房子，心想，何不进那里避避？

他爬上山去，到了近前，哪里是什么房子，却是一块极大的青石。举目四望，都是四四方方的巨石。彭元心里纳闷：这是到了什么地方？父亲在世时，西湖周围的山也都带我登过，却从不曾见过这巨石累累的怪峰。他想靠两峰的位置判断自己所在，爬到一块大石顶上张望，四周却是白茫茫一片大雨，正像罩着浓雾，什么也休想看见。

雨越下越大，山间响起轰鸣，震耳欲聋。彭元心中害怕，掉转身朝山下走。跌跌撞撞走了一程，反觉山势高了起来，怔了一会儿，也不知哪里是下山的路了。

彭元昨日就不曾吃饱肚子，今天又饿了半日，更兼一夜未睡，再也没了力气，索性就躺下来，任凭冷雨淋身，脑里转的念头是：就这样死在这里，倒也免去烦恼了！

闭目躺了一刻，睁开眼看，面前一块房子大小的巨石斜倚在石壁上，底下形成一个三角形的黑洞口。去那里头躺着，或者可以暖些，就是死了，也免得暴尸在外。

这样想着，他又挣扎起来，向那三角洞里爬。

彭元爬进洞里，顿觉身上一暖。再向里爬，洞变高了，竟可以站起身来。又向前走了几步，更觉有一股暖流直透胸背，只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怕有什么猛兽在里头藏身，彭元不敢再走。坐下来喘息片刻，忽然闻到一阵浓郁的花香，彭元心里称奇：莫非这黑洞里竟开着鲜花？

这样一想，彭元又站立起来，摸着石壁向深处行走。走了一刻，看见前头有一线亮光，彭元点头：这就是了，这洞原该是通的！

到这时他再也不担心有什么猛兽，径直朝亮光处走去。走到尽头看时，那小洞却是圆的，而且亮得耀眼。彭元把头伸向洞口试试，头伸了出去，再试试肩，肩也擦着石洞口探出去了，索性双脚用力一蹬，整个身子都钻出了石洞。

一到洞外，彭元惊得呆若木鸡。

外边蓝天晴空，明晃晃的太阳正当头照着。彭元四望，自己竟置身于一眼看不到边际的花丛之中。那些花正竞相怒放，形态万千，色彩缤纷。身旁的几大丛，看着似是牡丹，只是大得出奇。彭元心想：这是什么季节，怎么牡丹正盛开呢？再向前看，更觉惊诧，许多大小花朵，不仅名字叫不出，连颜色似也从未见过。

彭元疑惑，莫不是在梦里？拧了一下自己胳膊，觉得疼痛，低头看看自己，依旧是那一身破烂衣裳，而且肚子也仍如先前，饿得火烧一般。许是那一阵大雨骤然停了，看看四周，花瓣上虽有露珠晶莹闪光，却不像下过大雨模样。

彭元暗想，这些奇花异草长得如此繁茂，定然有人侍弄，且向前去寻，见到有人，也好问路。

彭元想着，沿着花丛间一条铺着绿草的小径朝前走去。

走了足有半个时辰，花丛前边才见一片果树。果树上结满鲜红的果子，走近了看，个个都是小葫芦形状，也不知是什么水果。到了果林之中，又行一段，彭元高兴起来：“这些却是桃树，我识得的！”到近前看看，又有些纳罕：这些红嘴巴的桃子，怎么竟长得如此之大？个个都似白皮西瓜一

般！

正自发呆，隐约听得树丛里有个孩子唱歌。彭元蹑手蹑脚走了一段，躲在树后张望，见一个比自己略小些的女童正边唱边忙着摘果子。那女童头上挽着双髻，穿件桃红色的短衫，臂上挎着个小小花篮。只见她从树上摘了桃子，就头也不回地塞进小花篮里，眨眼功夫，已摘了五七个。

彭元心想：却又作怪！她那小篮子也不过一只桃子大小，怎么装进了那许多还不满？

再看时，那小女童已经摘光了低处的，踮着脚尖去摘高处的。待到踮了脚尖也够不着，小女童放下手里花篮，去一丛花里捕蝴蝶玩耍。花丛上正有一双红色的凤蝶飞上飞下。小女童见一只凤蝶落在一朵白花上，蹑手蹑脚走上去，用手悄悄靠近那只大凤蝶，猛地一捏。那大凤蝶被她捏住，在她手上扑了两下翅膀就不动了，彭元细看，红凤蝶竟变成了一只小小红鞋。小女童提着这只红鞋，又去捉另一只，抓到手里，也变作一只小红鞋。女童嘻嘻笑着，脱下自己的鞋子，穿上那双小红鞋，提起篮子。

说也真怪，那双小红鞋竟各自展出一对大翅膀，扇动起来，一时间，小女童飘然离开地面。她围着那棵桃树一忽儿高，一忽儿低，一忽儿又停在半空，只顾摘桃子。

彭元看得呆了。

那小女童忙忙碌碌，直到把那棵树上的桃子摘得差不多了，这才缓缓落到地面上，放下小花篮，换上自己的鞋子。她提起那两只小红鞋，朝空中一抛，娇喝一声：“去吧！”

只见一双鞋子飞上半空，倏忽又变作两只红色的凤蝶，翩翩地上下翻飞，越过树顶飞远了。小女童自言自语说：“我

可要回家啦，要不，爷爷准得骂！”

说毕，提起小花篮，沿着一条小径跑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

彭元呆立了半晌，才想起问路的事，又朝那条小径望望，说道：“这小丫头子倒也活泼可爱，只知道她弄什么鬼！许是这里的蝴蝶有些怪异，力气也大。等等倒要抓两只来试试……”他料到沿那条小径走下去定会找到人家，正待迈步，又觉肚子饿得难过，抬头看看，红嘴儿的大白桃子就挂在头顶，伸手可及。彭元咽了一口唾沫，整整破衣烂衫，朝着小女童去的方向站定，深深一揖说：

“圣人道是非礼勿取，我实在是腹中饿得紧，也顾不得许多了！桃子是小姐姐家的，我也不敢多吃，只取一枚，小姐姐休怪，休怪！”嘴里说着，手就伸上去，摘下一个，用手拂去上面的细绒毛，捧上来就是一口。这一口下去，彭元只觉嘴上针刺一样疼痛，不由“哎哟”了一声。定睛看时，手里捧的竟是个缩作一团的刺猬。彭元慌了，连忙撒手。不想刺猬落到地上，又变作桃子，只听“噗”的一声响，桃汁四溅，地上只剩下一滩水、一个湿滚滚的红桃核儿。

随着大桃子落地的声音，有人“嗤”地一笑。彭元吃惊，抬头看时，见一个小女孩子站在近处一棵桃树的浓荫下，正用手背捂着嘴笑。她另一只手中提着个小花篮，不是别人，正是刚才摘桃子那个小女童，也不知她什么时候又回来了！

小女童走过来说：“我爷爷说今天有贵客来，让我多摘些桃子，顺便迎迎贵客。谁知道贵客没来，倒来了个贼！”

彭元十分狼狈，嗫嚅着说：“一只桃子……是个刺猬……却是桃子，可惜了！”

小女童嘻嘻笑起来，说道：“不要害怕，我逗你玩儿呢！这里桃子多的是，你尽管吃。不过别的桃子不好吃，我摘的那棵树，桃子最好！你若想吃，就把这一篮子鲜桃，都送与你吧！”说着，将篮子放在彭元面前。

彭元一揖说：“这个却不敢当！”

小女童说：“不给你吃，你自己到树上去摘；送给你吃，你偏又‘不敢当’了！你也别来那些假斯文，就提了这篮子回家吧！”

彭元心想：“这样大的桃子，连我也不曾见过，更何况自幼讨饭的秃子兄弟。我拿回去给他吃，他怕是要高兴死了。只是初次见面怎好就要人家东西……”又一想：“咳，一个穷叫化子，还讲什么‘初次见面’！”

想到这里，彭元又向小女童打了一躬：“既然如此，就多谢小姑娘了！”

彭元说毕，走上去提那篮子。提了一下，篮子未动。彭元心中诧异，用力去提，还是提不动。

他索性双手上去，用尽全身力气，只挣得面红耳赤，那小篮子竟像生了根一般，纹丝不动。他也不想一想，三四斤重的桃子，装了七八十个，他这几日又折腾得精疲力竭，哪里就提得起来？

彭元嘴里咕囔一声：“却又作怪！”站在那里喘气。

小女童笑着说：“既拿不动，索性吃了再走吧！”说着，从花篮里取出一个大桃子，解下襟上的小手帕，擦拭干净，递与彭元。

彭元双手捧着，却不敢往嘴上送，只偷眼望那小女童。小女童噗哧一笑说：“放心吃就是，再不会变刺猬的！”彭

元小心地咬了一口，立即有汁液涌了出来，赶紧用嘴去接。那桃汁味道极浓，又有一股香气沁人心脾，两口下去，就觉得全身爽快。彭元也不再拘礼，猛吃一阵，只吃得汁液顺着下巴滴滴答答往下流，前襟和肚皮都湿了。

彭元吃完桃子，上前向小女童施一礼说：“谢谢小姐姐桃子！”

小女童笑嘻嘻地说：“怎么不叫‘小丫头子’了？”

彭元纳闷，明明她跑得踪影全无，怎么这话也让她听了去？想到说她“活泼可爱”也被听去，不免一时红了脸。

小女童却无事一般，笑着说：“你要问路，问我爷爷去，我反正什么也不知道。也别白吃了我的桃子，帮我提着篮子，跟我走吧！”

彭元心想，这小丫头子顽皮，明知我提不动，却不是故意捉弄我？看那小女童已经转身在前头带路，只好硬着头皮，双手去提那篮子。不想那篮子竟似空的一般，彭元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他也不知是自己吃饱有了力气，还是那小姑娘又弄什么鬼。提了篮子跟在她后头走，又蓦然想起：

“她怎么知道我要问路呢？我几时讲过？”

走了几步，彭元好奇，想摸摸那篮里挑子，看看究竟装了多少。低头去看，篮子不知去向，两手都是空的！待要回头去寻，却见走在前边的小女童提着那篮子，没事一般走着。彭元一时糊涂起来：是不是她把篮子要去，我忘记了？也不相信那篮子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自己飞到她手中。

又走了一段，小女童手中篮子也不见了。彭元着急，问她：“你的篮子呢？”小女童回头说：“不是你提着？怎么倒问我！”

彭元一时无话可讲，女童却嘻嘻笑着说：“不碍事，在我

袖子里呢！”

那小花篮虽不大，她衣袖里却无法容下，彭元知道不曾丢失，也就不再问。

果林走尽，又是花丛。花丛未尽，一道绿色的竹篱笆横在面前，竹篱笆里围着个小小院落。

近前看时，那一圈竹篱笆竟是自己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棵棵竹子笔直地排列在一起，枝条自然地互相攀结，竹叶舒展自如，青翠欲滴，使整个篱笆院子显得生意盎然。彭元暗自称奇，随女童进了院子。

院里有几间草房，屋顶铺的草也是绿的。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正在院里劈柴，两缕白髯随风飘动。

见两个孩子进去，老人停下斧子，向彭元笑道：“怎么才来呢？”就像是旧相识一般。又对小女童说：“你先让客人在屋里坐坐，我劈了这一块就来！”

小女童微笑点头，领彭元进屋，指了指说：“坐下吧！”

彭元环视，见那里只一张黄木八仙桌，并无一个凳子，心下疑惑：莫非这里还保留着古风，席地而坐？看看八仙桌高，又不像。他正拿不定主意，小女童笑着说：“哟，凳子跑到哪儿去了？”

说着，走到门边，掀开竹帘子，吆喝一声。随着这声吆喝，一条大黄狗“噌”一下子从门外窜进来，齜着牙齿直奔彭元，要叼他的腿。彭元吃一惊，待要躲时，哪里来得及？幸而那狗突然停住，一动也不动了。彭元定睛细看，哪里是狗，却是一个黄木凳子！小女童笑着说：

“你倒是坐呀，怎么发呆？”

彭元小心地用手按按，确信是凳子，这才慢慢坐下，倒也

没觉得和坐别的凳子有什么两样。不过心里到底不踏实：谁知它什么时候又变回去，扭头咬他一口呢！小女童却不理会，伸手到八仙桌下，不知怎么就拉出个凳子，自己也坐下了。

老人恰在这时走进，向彭元呵呵笑着说：“老朽只带了一个小孙女儿在这深山里度日，又一向没有人来。今日你来了，也是我们有缘分。山野荒僻，没有什么佳肴款待，粗茶淡饭，若不嫌弃，且吃了再去！”

彭元站起，拱手说：“初次见面，怎好就讨扰？”

小女童拉他坐下，说道：“今天爷爷高兴，你就别再说话了！”

老人一笑，转身出去，刹那间托了一个木盘回来，把木盘里的东西一件件摆到桌上，是一小壶酒，三个杯子，还有四样菜肴：烧竹笋，煮荸荠，炒黄豆芽，还一盘是油炸花生米。

老人将三只酒杯都斟满，对彭元说：“这酒是桃汁酿成，倒也可口，又不醉人，你就多饮几杯！”

说着，三人都入座。彭元见老人举杯动箸，自己也端起酒杯，啜了一口。那酒果然醇美无比，到得嘴里，两颊生香。

他见老人举箸去夹炒黄豆芽，自己也伸手上去，不想筷子刚触到菜上，却听“嗡”的一声，满盘的黄豆芽都变作马蜂，飞了起来——也不向别处去，都扑向彭元的脸。彭元叫一声“唉哟”，猛地跳起，转身就跑。

老人说了一句：“不必惊慌！”彭元回头看时，一窝马蜂都掉头飞回盘子，依旧变成了黄豆芽。老人瞪了小女童一眼，说声：“小妮子无礼！”

小女童却忍不住笑。老人又向彭元笑道：“坐下来吃吧！刚才也是我疏忽了，今番再不会有事！”

彭元又坐下来吃，却不敢再动那盘炒黄豆芽。老人问起彭元临安市面的情形，彭元一一说了。

正谈得热闹，彭元忽见盘里跳出一颗花生米，“吧”的一声，正敲在小女童鼻子上。小女童一怔，接着“嗤”地一笑。再过了片刻，一颗煮荸荠也飞了起来，直奔小女童的脑门儿，“噗”一声响，在她脑门儿上撞成碎末儿，都粘在上头。

小女童用手抹下去，叫嚷着向老人撒娇：“爷爷你讨厌！”

老人哈哈大笑：“是我讨厌，还是你讨厌呢？”又笑对彭元说：“她学会几招儿雕虫小技，就弄了来戏耍别人。先时我没有提防，白让你受惊吓。这会儿她又弄手段，不想都弄到自己头上去了——花生米和荸荠，原是她飞了要打你的！”

彭元也觉好笑，忍不住笑了起来。老人又劝了彭元一杯，就不再劝，只管自斟自饮，左一杯右一盞，也不晓得喝了多少。那小酒壶倒出三大杯来，原就该空了，后来不知又倒出多少杯，里边似乎还是满的。彭元已见识过小女童的花篮，此时倒也不甚觉得惊奇了，老人却捋着白须说：

“但有这样一只酒壶，也就不须发愁了！”

这话触动彭元心事，不由想到利爪鹰。倘有这样一只酒壶，每日倒一瓶与他送去，酒帐就算是了结了。由酒又想到鸡，今晚必须献上的鸡还没有着落，我自己倒是脱身了，小秃子怕是要代我吃苦头……正自胡思乱想，听得老人说：

“我看你酒喝够了，就盛饭给你吃。”

老人出去，端回香气扑鼻的稻米饭，还有一个热气腾腾的大碗，里边是只肥嫩的清蒸母鸡，也不知是何时烧好的。

老人说：

“这鸡虽好，却并非烧鸡。若要每天都有一只，也难！也难！”

彭元心中一动，睁大眼睛盯着老人。老人也不理会，只管向他碗里夹菜，劝他多吃。彭元却再摆脱不掉家里事，边吃边想：我在这里吃得嘴角流油，秃子怕是要在那里挨饿。挨饿事小，到了戌时，怕还有一顿好打……

老人忽然说：“是个好心的孩子。倒该留心自己挨打！”

彭元更觉吃惊，看看小女童，小女童向他丢个眼色。彭元会意，放下碗筷，双膝跪下说：“老爷爷救我！”

老人说：“我提醒小妮子当心挨打，怎么你倒拍起来？难道我会打你不成！”

彭元说：“老爷爷不打，自有人要打我。我已看出老爷爷是位活神仙，就教我一些仙术吧！”

老人拉起彭元，捋着白胡子呵呵笑：“我怎么又成了神仙了？你枉读诗书，全忘了‘子不语怪力乱神’！老拙各样的功夫倒也练过一些，却不愿教小孩子淘气打架。”

彭元说：“我也不想淘气，也不学打架。老爷爷只教我一个法儿：别人打在我身上怎么不疼。我挨打也忒挨得多，实是疼得怕了！”

老人说：“打了不疼的法儿倒也有，只是专教你挨打，怕要坏了老朽的名声。我索性教你些功夫。这世道不平，老朽躲在深山不闻不问，早觉心中有愧。也是我们有缘，我见你就觉喜爱，就让你去替我做些好事吧！”

彭元一听，跪下就要磕头，老人拉起他说：“你又不借我宝地谋生，又没有几百文送我作见面礼，我看这师，也就

不必拜了！”

说毕，哈哈大笑。

第六回

秃子三寻知心友

彭元初惩利爪鹰

当夜，老人就开始传授绝技。老人倾注心血，言传身教；彭元凝神聆听，边学边演。也是这孩子天资秉赋极好，学了一两日就见功夫。至于老人教了他些什么功夫，日后自见分晓，也不须在这里多费笔墨。

小女童虽然顽皮，对他们却热心相助，见他们练得饿了就端来饭菜，练得渴了就捧上鲜桃。不过她背着爷爷，仍不时地对彭元恶作剧。老人何尝不知？只是装聋作哑，以为这样正可以难难彭元，试试他应付的能力。起初的三四天小姑娘还占上风，以后就觉对付彭元吃力，有时斗得急了，改了笑眯眯模样，满脸娇嗔，竟用些狠辣招数去治彭元。再过两日，她却从心里佩服彭元，亲昵地称他“小元哥哥”了。

转眼间十日过去，彭元拜别老爷爷下山。

离别这日，老爷爷谈笑风生，一如既往；小女童却默默不语，大失常态，因要失了个玩耍的同伴，心中难过。老人抚了她的头叹息：“也是你还不具仙骨，将来难免要去尘世上走一遭！”

两人送着彭元，沿花径来到他进来时的石洞口，彭元看时，不见了那小石洞，石壁上却多出个很大的石门。小女童将自己的花篮递与彭元，说道：“里边是我新摘的桃子，就带回去慢慢地吃。也可以让你的好朋友尝尝鲜，只是记住：

千万别给那心术不正的人吃。这桃子吃一个就增加千百斤力气，坏人吃了倒会去欺负别人。这花篮里还有一串铜钱，是我早时攒下的，我也没什么用，你就拿去，当花的时候再花……”

老人捻着白须呵呵笑：“有这许多啰嗦！他须比你晓事。”

彭元谢过师妹，接了花篮，笑着说：“这篮子正好讨饭用，只是委屈它了！”说得小妮子也笑了。

老人替他拉开石门，彭元又拜过老爷爷，走出洞去，觉得石门在背后关了。

石洞里极黑，彭元在里头却明察秋毫，径直朝前走去。那洞比来时又长出几倍，走了多时才到尽头。尽头处也是个极大的石门，推开门看，人声喧嚣，车水马龙，原来是个闹市。走出石门再回首观看，哪里是出了石门，竟是进了涌金城门，到达临安城内了！彭元微微一笑：“爷爷又弄玄虚！”

看看天色，是正午时分，彭元心急，也不停步，直奔小河上的化子桥。

小秃子此刻正躺在桥下，奄奄一息。你道是什么缘故？

原来秃子那天和彭元分手时心中欢喜，知道他父亲原是在京城做大官的，他父亲的好朋友自然也是个大官，“此番我小元哥哥前去，借给他的钱定不会少。就算给利爪鹰献上那一百文他还要盘剥，每日送只烧鸡、打一壶酒算得了什么？小元哥哥还说，拿来钱要请我去吃一顿好饭菜呢！”想到这里，心中越发快活。

秃子上午自去觅食，讨得饭食，自己将稀溜溜的喝了，却将人家给的半个大肉包子给彭元留下。留到中午，不见小

元回来，自己好笑：小元哥哥到了大官家里，必是好饭好菜招待，留半个包子，没的招他笑。想着，自己将半个包子塞进嘴里。

不料等到下午，仍不见彭元影子，秃子有些着急了，莫非人家不肯借钱给他？纵然钱借不到，人也总该回来呀！是不是借不到钱，自己没有脸面回来了呢？这样一想，秃子心中十分难过，此时倒也不曾想到利爪鹰会将帐算到自己头上，只是害怕失去了这个知心好友。秃子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街上跑了一气，又两次回到桥下去看，依然没有彭元的踪影。

到了天擦黑，秃子心焦，跑到石牌楼下，想看看大将军是否候在那里，倘他不在，彭元或者自己已将鸡、酒送去了。他在远处就探头探脑地望，却见利爪鹰脸色阴沉地倚在牌楼的石墩上。看这光景，彭元多半还没有将烧鸡送去。秃子站住，想了想，也不敢上去问，想转身溜掉。不想利爪鹰眼尖，早远远地看见秃子躲在人群里窥探，他竖起食指勾了勾，意思是让秃子过去。秃子哪里敢违拗？乖乖地走了过去。

利爪鹰见秃子走近，先跳上去打了他一个很响的耳光，打完了才问：

“你招引来的那个小子在哪里？大将军在这里候了半个时辰不见他，二爷专来这里教训他，他却胆敢让二爷也等半个时辰！”

秃子捂着腮帮子，陪着笑脸说：“二爷息怒！你老人家说的可是彭元吧？他早晨说是去他父亲一个好朋友家借钱，借来钱好孝敬二爷。他去找的人是个大官儿，银子多的是！他定然会拿好大的肥鸡来，想必即刻就要到啦！”

利爪鹰哼了一声说：“我见他细皮嫩肉的，说话也文诌诌，想是有地方弄银子去。这两天看看又不像了。我让这小子在我碗里头吃饭，可都是看在你面上。明天他若照规矩来孝敬我还罢了，如若还不来，我灭了你！”

秃子诺诺连声，回到桥下去。一夜不见彭元回来，到了第二日，还是未见他踪影。秃子也没弄到鸡，晚上独个不敢去石牌楼，也没敢回到桥下去睡觉，怕的是利爪鹰派大将军到那里去抓他。

第三日上午，秃子已等得无望，忽然想到，我那彭元小哥哥自小娇生惯养，哪里受过这般苦楚！定是钱没有借到，一时无路可走，跳了河了！

他这样一想，心急如焚，不知不觉就奔向小河，从小河的南端直走到北头儿，眼睛一直不离河面，只看小元哥哥漂上来没有。秃子一边走一边流泪，嘴里还念叨着：“哥哥，哥哥，是我害了你！我要是不劝你跟我一起讨饭，你怎么会去见二爷？要是不去见二爷，何至于让他把钱都讹了去？何至于被逼着天天给他送鸡送酒？不逼你送鸡送酒，你又何至于跳河自尽？……”

寻了一路，哭了一路，回到荐桥，秃子想起晚上的帐，想想也没别的办法，又溜进一家小饭馆去做手脚。也是时运不济，鸡刚捞到手里就被伙计看见了。掌柜的一声令下，两个伙计揪住秃子就是一通臭打。

到了次日，就是彭元走后的第四日，秃子浑身疼痛，却又觉饥火烧着比疼痛更难忍耐，挣扎着上了街，想讨些吃的，不料到了街上，碰到了大将军刘七。大将军照着和爪鹰吩咐，正寻彭元和秃子。他将秃子引到僻静处，狠揍了一顿。大将

军腿粗拳大，秃子吃了这顿打，再无法动转。亏得同住在化子桥下的刘大狗将他背了回去。

秃子浑身是伤，又加上思念彭元，病得再也不能爬起。靠着二狗等几个化子弄些吃的给他，才有一口气在，但已经昏昏沉沉，看看就要不行了。

却说彭元回来，飞奔到桥下看，见秃子独自躺在那里，双目紧闭，肚子上盖着一片草席，瘦得只一张薄皮包着骨头。彭元上去摸摸，秃子的手脚冰凉，叫他，秃子哼了一声，却一动也不动，眼睛也不睁开。彭元又叫几声，秃子勉强撑开眼皮，见是彭元，眼睛突然睁大，嘴里断断续续说：

“你果然……也在这地方！我就知道……知道你跳河了！”

彭元问：“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呢？”

秃子说：“阴曹地府呗！你……死得冤！我……也死得冤！”

彭元说：“你放心，咱俩都活着呢！我回来啦，还给你带回好吃的，吃下去，你的病就好啦！”说着，取出花篮，掏出个大桃子来，吹去上面的毛儿，放到秃子嘴上。

秃子忽然闻到一阵清香，张嘴就是一口。这一口咬破桃皮，桃汁直流进他嘴里，只听得他喉咙里“咕咚咕咚”一阵响。

这大桃子果然神奇，才吃下半个去，秃子就有了精神。他说：“我就知道你借钱来啦！钱借得还不少。要不，买得起这么大的桃子？这样的桃子，我还从来没见过呢！”

彭元笑道：“就先吃吧，吃完了再说！”

秃子说：“对了，先不说，先吃！怎么这时候会有桃子呢？这么大的桃子，一个得多少钱！”

彭元说：“不是买的。你就吃吧！”

秃子说：“不是买的，准是偷的了。以后，这种事你还是让我干去。万一叫人家抓住就得吃一顿好打。你又不肯干，何苦去……”

彭元见他唠叨不休，把他吃一半的桃子塞到他嘴上，秃子这才贪馋地将这半个也吃下。

一个桃子吃完，秃子一骨碌爬起来说：“走，咱们这就给二爷送钱去！”

彭元说：“忙什么，还早着哪！”

秃子问：“你怎么去了这么些天？”

彭元说：“我父亲的那位好友，定要多留我住几天。我见他家吃得那么好，心说：多住几日就多住几日吧！”

秃子说：“你怎么把我给忘了？”

彭元说：“就是啊，我直到离开他家时才想起，哎哟，我住了这么些天，把我秃子兄弟都忘了，这是怎么话儿说的！”

秃子说：“这也没什么，下回想着我就是了。再借钱去，连我一起带着，让我也跟着吃几天好饭。”

彭元问起他走后的事，秃子一一说了。受了那许多苦，竟无半句怨言，彭元心中无限感慨。

彭元知那大桃子下肚，当时虽饱，过了一刻更想东西吃，便拉了秃子到街上去。两个刚走到热闹所在，一把铁钳般的大手抓住彭元肩头。彭元回头看，两只深陷的黄眼珠儿正瞪着他，却是利爪鹰魏志。利爪鹰朝四下里看看，松开手说：“你跟我来！”

秃子见这光景，脸色顿时变得焦黄，听得彭元对他说：“秃

子你先去吧！”

秃子不肯丢下彭元，见利爪鹰领着彭元走，他也随后跟着，只是心吓得“咚咚”地乱跳。利爪鹰将彭元带进一条死胡同，正是前次拜师时的盈福巷。利爪鹰四顾无人，一把扯住彭元的耳朵。彭元“哎哟哎哟”大叫。利爪鹰低吼：

“再叫，我灭了你！”

彭元不敢再叫，只是哼。秃子“噗登”一声跪下，央告说：“二爷饶他！他正要买鸡给二爷送去！”

利爪鹰说：“我今日偏不要鸡！”扭头对彭元说：“你把准备了买鸡的钱，统统与我拿出来！”

彭元说：“哎哟，疼……我没有钱……”

利爪鹰说：“再说没钱，我把你这只耳朵撕下来下酒！”一边说着，一边用另一只手在彭元身上搜，见他身上分文也无，便把手伸向他提的小篮子。

彭元大叫：“那篮子却掏不得！不然你就没命啦……”

利爪鹰说：“放你娘的屁，我偏要掏！”

话还未毕，利爪鹰已将枯瘦的手伸进小篮子。只听得“哇”的一声大叫；利爪鹰又猛地将手缩回，再看时，这只“利爪”上多了两个小洞，正渗出殷红的血来。

利爪鹰头上顿时冒出冷汗，疼得“哎哟哎哟”怪叫起来。彭元揉着耳朵，愁眉苦脸地说：

“我去山上抓了一条扁头风装进篮子里，原想让它活着，卖个好价钱，去给你买烧鸡吃。我告诉二爷不能掏，二爷偏要掏，这可怎么办哪！”

扁头风这种蛇是极毒的，利爪鹰一听，如何不急？彭元偏

偏站着不动，一个劲儿在那里唠叨：“我抓时一个老汉就劝我：抓不得的！这种扁头风又不比一般的，它尾巴上有三个白点子，咬了人，毒随血行，行到心上就得死。我说，死我也得抓呀，我得给我们二爷买烧鸡吃。我借钱没有借到，再不抓蛇，我拿什么去换钱买鸡呢？也没想到，这扁头风没咬我，倒把二爷给咬了。照那老汉说的，这毒怕是随着血，已经行到二爷的臂上啦！”

利爪鹰一听，捏住胳膊“哎哟哎哟”叫着，一屁股坐到地上。彭元还唠叨：“这让我们瞧着，心里头是多么着急！万一二爷毒血攻心死了，我们弄着烧鸡，给谁送去呢？唉，这时节，毒血怕是已经行到二爷肩上啦！”

利爪鹰听着这话不对：怎么愁起烧鸡没人吃了？可是一听到“毒血流到肩上”，果然肩上立即疼人骨髓，只疼得他躺在地上，满地打滚儿。

秃子在一旁看着，一会儿纳闷，一会儿庆幸，一会儿担心，一会儿又着急。彭元那小篮子里原先是塞着个大桃儿。他亲眼看见彭元将大桃儿掏出来，给自己吃了，怎么那里头还会同时装着一条扁头风？要是没那个大桃子，扁头风盘成一团，或许能勉强挤在那小篮子里，可是有个大桃子，它到哪儿呆着去呢？要是这条扁头风小，跟条蚯蚓似的，也还说得通，可就凭利爪鹰手背上那两个血洞的距离，这条扁头风就小不了！所以，秃子觉得纳闷。为什么庆幸？刚来时的路上，他瞄了小篮子一眼，那里头像是还有东西。什么东西？看不清。他心里头痒痒，老想伸手进去摸摸。还好，他忍住了，要不然，这会儿躺在地上打滚儿的可就不是利爪鹰，而是他秃子了！为什么担心呢？唉，你彭元今天这个漏子捅大了！你的扁头风咬着谁不好？偏

咬着利爪鹰！利爪鹰是什么人？只要他不疼死，你小元就别想再有活路了！就算咱们趁他疼得打滚儿的时候跑了，躲得过初一，你还躲得过十五？利爪鹰迟早得把你灭了！

这么一想，秃子又着急起来，站在一旁直搓手，也不知该搀着利爪鹰去找郎中，还是应该趁着利爪鹰没法儿追，赶紧拉着彭元逃之夭夭。

再看他小元哥哥，反倒不象刚才那样哭丧着脸，他站在那儿乐呢！一边乐，一边嘴里还念叨：“毒血快流到你心上了。我看你也活不过半个时辰！要不，我把弟兄们都找来？你看看有什么要嘱咐的话，趁着还有一口气儿，赶紧跟大伙儿说说。”

别看利爪鹰一边打滚儿一边嗷嗷叫唤，彭元的话他可一字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此刻一听这话，利爪鹰凉了半截儿，忍不住哇哇地喊叫起“救命”来。

彭元说：“要说‘救命’呢，我这儿倒带着点儿救命的蛇药……”

秃子心说：敢情还带着蛇药！你今天这是成心拿着扁头风咬人来了！

利爪鹰可没这么想。他一听说有蛇药，竟忍着剧疼冲彭元磕起头来，嘴里叫着：“你救救我命，唉哟，救救我！救活我，我永不忘你的大恩大德！唉哟，唉哟哟！”

彭元说：“这个我可得好好想想。是我的蛇咬了你，把你救活了，你不跟我算帐啊？”利爪鹰唉哟唉哟叫着说：“你不让我掏，哎哟！我非掏不可……唉哟！是我罪有应得……”

彭元点头：“总算明白点儿了！但有一桩，我得先说下：

我这药是专治好人的。凡是那些心狠手辣，平日里靠着吸别人血过舒服日子的，怕是吃下去也没什么用处！”

旁观者清。小秃子在一旁心中明白：要么你的药不灵，但凡药灵，也没听说过好人吃了管用，向别人要烧鸡的人吃了就不管用。再看利爪鹰磕完头又满地打滚儿地叫唤起来，他有些心中不忍了。虽说利爪鹰心狠手辣，张口就是“我灭了你了”，倒也没见他灭过谁。今天要是药不给他，让他就这么毒气攻心死去，也就太过了些。想到这里，秃子发了话：

“要是以后你真改了呢，这药也许就管用！”

这话像给利爪鹰讲情，又像帮彭元敲边鼓。彭元心里一乐，想不到小秃子还有这么一手儿。他顺水推舟，问利爪鹰：“你说呢？”

利爪鹰又磕起头来：“我改，我改，我真改，唉哟哟，我真改呀！”

彭元说：“就是真想改，这药也未必就灵，也是你过去作恶太多！今天就看在我秃子兄弟面上，姑且一试吧！”

说着，他把手伸进小篮子，掏出一个纸包来。看来这条扁头风是专门训练了咬人的，要不，怎么他伸手就不咬？彭元把纸包打开，利爪鹰立即爬过来，歪起头，张开嘴。彭元把干药面子撒进他嘴里，也没有水往下送，利爪鹰呛得直咳嗽。咳嗽了一阵子，他依旧“唉哟唉哟”地在地上翻跟头。彭元说：

“要是你以后真能改呢，今天也许就死不了；要是你今天死了呢，你也就活不成了！”

秃子听着前一句还像那么回事，后一句整个儿的是句废话。又见彭元转身问他：“秃子你饿不饿？我反正饿了，得弄点儿吃的去！”说着，转身往外走。

明摆着那药不管事儿，他想溜。利爪鹰一顿闹腾，巷子里招来不少人，都围着看。秃子心说：我要是不饿，光你一个人饿，今天这场人命官司就得我独自去打了！他连忙说：

“我也饿了，走，咱们弄东西吃去！”

说完，他紧跟上彭元，一溜烟走了。

第七回

惩恶人巧用搬酒术

慰好友欢宴聚仙楼

走上大街，秃子回头看看，见无人追赶，向彭元说：“要是二爷真死了，如何是好？”

彭元说：“他死了，与我什么相干！”

秃子说：“须是你的扁头风咬了他！”

彭元笑着说：“我篮子里哪里有什么扁头风。不过是篮子上翘着的竹蔑断头儿扎了他手！”

秃子说：“分明是并排的两个血洞……”

彭元说：“那就是两个竹蔑断头儿扎的了。”

秃子仍然不解：“竹蔑扎了，怎么会疼成那般模样？”

彭元说：“也是他一向欺压众弟兄。凡作恶多的，竹蔑扎了就是这般模样！”

秃子料问也问不清，点点头说：“这就是了。只怕等他好了，要来跟我们算帐的。”

彭元说：“那我还用扁头风咬他！”说得秃子也笑了。

彭元又说：

“我走时曾说回来要请你吃一顿好饭菜。现在就去寻个酒楼，你看如何？”

秃子心中欢喜，笑嘻嘻地说：“那敢情好！只是前次已经让你破费，我不曾还过席，今天怎好又讨扰？”

彭元打量秃子，笑了起来：“原来叫化子别了三日，也要刮目相看！——怎么几天不见，竟这样斯文起来？”

两人说笑着到了一家酒楼前边，彭元抬头，看见黑漆匾上，有“聚仙楼”三个金字，拉了秃子的手，就要进去。秃子却挣脱了，回头就走。彭元追上，扯住他说：

“你怎么当真客气起来？”

秃子偷看酒楼的大门一眼，低声说：“不是这话！你可看见门里站着那个腮上长着一撮黑毛的伙计了？这人凶得很！别的伙计赶走你就是，这人可是一碰上就要打！前次我见他不在，溜进去要拣些桌上剩的饭菜，也不知他从哪里蹦了出来，一拳把我打翻，又照着我身上猛踢几脚，有一脚正踢在我腰眼儿上，疼得我三天动转不得。你记住这个一撮毛，下次一见他你就跑，保准吃不了亏！”

彭元说：“我们今日花钱吃饭，怕他什么？”

秃子连连摇头：“要去你自己去，我反正不进这门！”

彭元说：“我们两个都换上鲜亮衣服，他自然也就变了模样。”

秃子说：“哪里有什么‘鲜亮衣服’！”

彭元说：“我父亲那位好朋友给了我两套，说是让我换着穿的，今天咱们就一人一套。”

说着，领秃子钻进近旁一条陋巷，将篮子放到地上，向里面掏了起来。先掏出的是一只粉底青缎靴子，再掏，又是一只，一连掏出四只。接着，又扯出一个衣角，用力拉出来，是件鲜蓝的软缎绣花袍子，再扯，又是件香色软缎袍子，上边绣着粉红色的大朵牡丹。

彭元扯出一件，就塞到秃子怀里一件，一时间衣冠齐全。

秃子一旁，看得眼睛也直了。

彭元并不理会，自己脱去襤衫破裤，将新衣一件件穿上，霎时穿戴整齐。他接过秃子抱着的另一套衣服，指点说：“把你那身行头脱下，照我样子，将这套衣服穿好。”

秃子边穿边问他：“你那小小篮子，怎么竟装了这许多东西？”

彭元说：“装时，使劲往里塞就是。”

秃子不信：“那篮子有多大？凭怎么塞，也塞不进这么多！”

彭元说：“你不是亲眼见我从里头掏出来的？——哎呀，那是裤子，怎么往头上套！”

彭元将他们脱下的衣服一古脑儿塞进篮子，嘴里说：“这些衣服却丢不得！鲜亮衣服固然好，穿了讨饭却没有人肯给的！”塞完了，对秃子说：“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都塞进去了？”

两人全穿戴好了，摇摇摆摆，又回到聚仙楼前。迎上来的正是一撮毛。秃子待要转身逃走，已被彭元用胳膊紧紧挽住。一撮毛到了面前，满脸堆笑说：

“二位爷用饭？快请到里边坐！”

彭元把手伸到他鼻子前头说：“你看我们这手，这脸，可像‘爷’么？我们是叫化子！”秃子在后边拼命扯彭元袖子，彭元却不睬他。

一撮毛看看那双手，就如十根炭条一般，看这位小爷的脸，至少也有一个月没洗了。再看另一位，好家伙，两筒儿大鼻涕拖出来老长，刚刚“嗤溜”一声吸进去，随即又出来了。一撮毛心里说：看来这二位小爷骄横已极，怕是他们家当大官儿的

老子也不敢管，如若不然，何以竟放荡到这种地步？倒要小心伺候了……

心里想着，他脸上赔笑说：“爷取笑了！”接着，转身朝里面喊：“爷二位——！”里边，掌柜的和众伙计齐应一声：“迎——！”一撮毛把彭元、秃子引到一张空桌旁坐下，本来挺干净的桌面，他又扯下肩上的白巾，猛擦了一气，然后转身取来热手巾把儿，恭恭敬敬送到两人手里，这才去沏香茶。

彭元低声告诉秃子：“你别那么一副挨打的神气。我谅这个一撮毛也不敢动你一根毫毛。这个家伙净欺负你，还踢过你腰眼儿，他不动你，我还跟他没完呢！我今天要跟整治利爪鹰似的，也整治他一下，给你出出气！”

秃子听了吓了一跳：糟了，他又惦记着弄扁头风咬人！刚才咬利爪鹰，那是在小胡同里，要溜还算容易。这饭馆里这么多人，外头又是闹市，要是一撮毛直着脖子“唉哟唉哟”那么一通叫唤，在地上一打滚儿，里边吃饭的人围上看还不算，大街上的人也都得过来凑热闹，把饭馆的门那么一堵，想溜也溜不成了！

彭元在一旁忽然噗哧一乐说：“你别害怕，这回我不拿扁头风咬他——他没那么大罪过。呆会儿咱俩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饭，吃完了饭，我扇他一个大耳光，再照他腰眼儿上使劲踹一脚。就算完事！”

秃子说：“那也使不得！咱俩一起吃饭明摆着是同伙儿。你打了他，下回我脱下这身衣服要饭，让他撞上，他不宰了我才怪！”

彭元说：“要是这么着，我就不打他了，等会儿随便找个人，替我打。”

秃子放心，接着又有些暗暗好笑：这是哄我呢，我看你也不一定敢打。让别人替你打，就更不着边际：谁傻了，没事儿地替你打人？”

一撮毛给两人捧上香茶，笑问：“二位爷想用点儿什么？”接着就飞快地报菜名儿，连珠炮一般，还抑扬顿挫、合辙押韵。

彭元知道秃子并不会点菜，一挥手，对一撮毛说：“你也别念叨了，我听着烦。拣那可口的、你们拿手的菜，来上十个八个的就成了。酒挑最好的来一壶，再要四个冷盘儿，也随你搭配。”

一撮毛赶紧应一声，随即往后头走，一路上口里大声吆喝着，一连串菜名儿。里头答应得也脆快，锅勺“叮叮当当”即刻响起，十分热闹。

四个冷盘儿、一壶酒刚刚端上桌，外头进来一位。彭元用嘴巴一努说：“这个人合适！”

秃子扭头看，进来的这位一脸怒气，就跟谁欠着他二百钱没给的似的。彭元又瞧瞧，对秃子说：“要是细看，也就不怎么合适了！这人手太小，胳膊看样子也没多大力气。那两条腿也细了点儿，就算正好踹到一撮毛腰眼儿上，也疼不到哪儿去……不成，我不能让他替我打！”

秃子口中不言，心里嘀咕：你的挑拣还不少呢！就冲这位的神气，你张口让人家替你打人，他还指不定先打谁呢！

一撮毛笑脸相迎，又把这位爷请进来。彭元不再理会，给秃子斟上酒，两个人对喝起来。

这功夫，外头又进来个笑容满面、公差打扮的壮汉。彭元一捅秃子，低声说：

“这个人合适，你看那块头儿！他要是照着一撮毛的脸给个嘴巴，不把小子打趴下才怪！你再看下面：满腿的肉疙瘩都从裤子上凸出来了，显见是练过功夫的。要是他踢一撮毛一脚，一撮毛半个月别想爬起来！可有一桩我不大满意：这人今天心绪太好，他准是在哪儿拾着一块狗头金。就凭他笑的那个甜劲儿，怕是不肯轻易动手打人……唉，也没功夫再挑选了，我看，咱们就选中他，凑合着用吧！”

秃子差点儿乐出声儿来。听彭元这口气，满临安城的人都是为他打人预备的。两杯酒下肚，我也不过觉得脸上有些热，他可是醉得胡说八道了！

公差模样的壮汉坐下来，把一撮毛捧上来的香茶往旁边一推，笑嘻嘻地说：

“我也不擦脸，我也不要茶，你给我一壶好酒，要滚烫的，再给我切一盘酱牛肉，一盘嫩黄瓜丁，且先喝个痛快！”

一撮毛答应一声，飞一般去了。不一刻，酒菜全摆到壮汉面前，壮汉端起酒壶，微微一怔，接着喊：

“伙计你回来！看你象是个精细能干之人，怎么恁地粗心？我说要滚烫的，这酒却冰凉！”

一撮毛说：“大爷哪里话来，这酒是我亲自……哎哟，果然冰凉！我端起的当儿还烫手，怎么……怎么会有这般怪事？”

壮汉呵呵笑：“也不消吓成这般模样，换来就是！”

一撮毛赔笑说：“大爷休怪，是小人不好，这就换来！”端起酒壶，转身走了。

这里，彭元对秃子说：“这个一撮毛果然十分无赖。人家要热酒，怎么他偏要给凉的？”

话没说完，见一撮毛已然端了一壶酒回来。彭元正向秃子劝酒，举起手中满满一杯对秃子说：“我去的这些日子，十分苦了你了，且喜你见了我一高兴，身体全然康复，我再敬你一杯！”

秃子哈哈笑着说：“托福，托福！”

说罢，两人举杯，同时一仰脖，把杯中酒干了。酒杯刚一放下，忽听见邻座那个壮汉又叫一声：“你给我回来！”

秃子扭头，只见那壮汉摇着酒壶说：“你是拿我耍着玩儿呢！你这壶酒摸上去倒也热，怎么竟是空的？我说要热酒，谁说要热酒壶呢！”

一撮毛笑着说：“客官取笑了！”说着接过酒壶，登时满脸涨得通红：那酒壶果然是空的！一撮毛嘴里不由说：“今天这事不对……”

那壮汉怫然：“是我不对，还是你不对？我说要热酒，你给我冰凉的；我说要你换，你把个空酒壶烫烫送了来！倒是我取笑你，还是你拿我寻开心呢？”

一撮毛深深一躬说：“大爷息怒，都是小的糊涂！再有差错，大爷打我老大耳光！”

秃子觉得好笑，回头过去看彭元，却看见自己杯里的酒满得就要溢出来。秃子以为彭元给他斟上的，对彭元说：“剩的酒不过一杯，你都倒给我了，自己喝什么呢？”

彭元一笑说：“我反正有酒喝。”

秃子见他眼盯着酒壶，就拿起酒壶看，不料一拿酒壶，发现酒壶竟是满的，那酒溅到手上还滚烫！秃子一惊，几乎叫出声来：明明这壶酒喝得就要光了，怎么一下子又满了？他们的酒并不曾烫过，又何以变成热的？彭元扯扯他袖子，

斜望着那壮汉说：

“不要说话，那里有好戏看！”

一撮毛三次端酒走了过来。也不只是彭元和秃子，邻座几位用饭的人全都转过头去看。他们都觉纳罕：这酒保到底要干什么呢？看样子他是故意跟那个大汉过不去，拿人家寻开心呢！也兴许他们早就相识，两人之间有什么事过节，倒要看看他这回还出什么新花样……

只有墙角上坐着一胖一瘦两个老头儿，因为互相劝酒，吵吵闹闹，没注意这里的事。胖老头儿喝得舌头也大了，指着桌上的一只酒壶说：“你……老小子，今天耍……耍花招儿！我整整，整整比你……多喝了两壶！这一壶，就归你啦！你要不，不把这一壶全喝下去，我就……就揪住你的耳朵，往下灌！”

瘦老头儿一听，偷偷地乐了：“上回你灌我，灌得我回去撒酒疯，让我老伴儿一通臭骂，今天我算是报了一箭之仇。今儿个我那老嫂子要饶得了你才怪！都醉到什么程度啦？明明是个空酒壶，硬说这是一壶酒，还要揪着我耳朵灌下去！”

瘦老头儿想到这里，高兴地说：“行啊，喝下去就喝下去！我也用不着你揪住我耳朵灌，我自己喝！这回，我连杯子都不使，我把着壶嘴儿喝，要不把这一壶酒咕咚咕咚喝个精光，我是个小狗子！”

瘦老头儿乐呵呵地去端酒壶，酒壶一到手里，他一下子傻了，乖乖，满满的一壶酒，还滚烫！

究竟瘦老头儿是不是一口气把这壶酒灌下去，也就无人注意。因为就在他端起酒壶时，那个壮汉也端起一撮毛第三次送来的酒。壮汉摇摇酒壶，见又是空的，二话没说就抡起酒壶直朝一撮毛头上打去。一撮毛一歪脑袋，酒壶砸到他身后一张桌

子上，只听得“叮铃当啷”、“稀哩哗啦”一片响，菜汁四溅，碎碟片横飞。壮汉怒吼道：

“你这混帐东西，欺人太甚，看大爷今日高兴，错把大爷当作了省油灯！今天不让你尝尝大爷拳脚，你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说着，人早到了一撮毛面前，只一个嘴巴，把一撮毛打了个仰面朝天。壮汉怒气未息，又跳上去，照着他身上，狠狠踢了起来。一撮毛也不敢躲闪，只缩成一团，在地上喊“饶命”。

这里，彭元问秃子：“你的气可出了？没出，让他再踢几脚。”

秃子早觉心中不忍，连忙说：“决不要让他再打了！”

彭元上去拦住壮汉，拱拱手说：“这位大哥息怒。今日这事，也是他咎由自取，谁叫他欺负人呢！大哥打了他几下出气，也应当的。就看我薄面上，且饶过他，你看如何？”

掌柜的也连忙跑上来赔礼，壮汉一指他鼻子说：“不是这位小爷求情，我将你这店也砸烂！”

壮汉不再想喝酒，大摇大摆出店去了。

掌柜的走到彭元面前，一拱手说：“多谢小爷了！我看今日这事要闹大，不想小爷三言两语，他怒气顿时化为乌有，也是小店托了爷的福气！”

掌柜的早把事情看在眼里，明知都是自己的伙计没有道理。今天就算那位公差把他的店砸个稀巴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他毫无办法，因此对彭元十分感激。他哪里知道这是彭元搞的鬼呢！

彭元也还礼说：“些许小事，不值一提！”

两位小客官坐下来，接着吃饭。掌柜的也不回柜台了，亲

自给彭元和秃子端菜捧饭。那个一撮毛也一瘸一拐捱到桌旁道谢，侍候着二位小爷。秃子觑得他们去端菜，凑近彭元耳朵，小声问：

“那酒，你到底弄了什么鬼？”

彭元说：“是他自己粗疏，关我什么事！”

秃子又问：“怎么我们的空酒壶满了呢？”

彭元说：“多半是一撮毛又送了一壶来……你休要再问，再问，你自己要吃苦头了！”

秃子耐不住好奇，仍旧追问：“我怎么没见他又送一壶来？是不是你会什么搬运的法儿，把一撮毛端给那人的酒壶……”

这句话还没说完，秃子觉得身上有些不对劲儿，看看自己摆放在桌上的手臂，衣袖垂着破布条儿。秃子吃一惊，再低头看自己身上，又是他自己的一套油渍斑斑的破衣褴衫了。秃子吓得扯起彭元就走，原来彭元的华丽衣服也不见了，秃子怕一撮毛回来要吃打。

彭元揪住他说：“不让你问，你偏要问！也只好就这样吃饭了……”

说话间一撮毛已经端着菜到了面前。一撮毛以为忽然钻进两个乞儿，正待发作，看出两个小叫化子竟是刚才救了他的两位小爷，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彭元依旧大模大样说：

“怎么呆着不动？把菜摆好，我们等着吃呢！”

掌柜的这时也托着一大碗汤走来，见两位少爷霎时变作叫化子，惊得几乎将托盘扔掉。彭元用手一指一撮毛说：

“你今后再不要做那势利小人！我们这位小兄弟平日光顾你时，你赶他出去也还罢了，怎么竟然拳打脚踢？我看你们掌柜的也还和气，命你撵叫化子，或许有的，断不会让你

动手打人。”

掌柜的也一时摸不清彭元底细，赔笑说：“就是如此！就是如此！”

彭元不睬他，依然对一撮毛说：“怎么能以衣冠取人？就说那穷富，原也是瞬间变化的事。今日你们掌柜的因你惹事，将你逐出店去，你岂不也流落街头、沦为乞丐？怎么全不看人，见了华丽衣服就赔笑打躬，见了褴褛衣衫就横眉立目？”

一撮毛唯唯连声，掌柜的也频频作揖。秃子见了这光景，放下心来吃饭。还是穿自己的衣服自在，筷子不济时，就伸了五指帮忙，两人吃喝得十分酣畅。

第八回

魏志一怒生杀意

彭元再惩利爪鹰

一时酒足饭饱，彭元让一撮毛算帐，付了酒菜钱，另给一百文小费。掌柜的已经回到柜台上偷看，这时却跑了出来，喝骂一撮毛说：“你这东西好不晓事！怎么算起帐来了？”又陪笑对彭元、秃子说：“今日这桌酒菜，是小店孝敬二位小爷的！若不是二位小爷劝阻了那位客官，也不知小店此刻什么光景了……酒薄菜粗，也不成个敬意！”

彭元一挥手说：“这酒菜钱是当付的。你的伙计却要好生管教，再不可对穷人那副嘴脸！”

说完，拉了秃子的手，转身往外走。掌柜的一边喏喏连声，一边恭恭敬敬送他们出去，一撮毛早垂手恭立在酒楼门口。酒楼里吃饭的人议论纷纷，有人说那两位定是高官家的浪荡子弟，到这里寻开心；有人说是少年官员化装私访，也有人说，定是掌柜的亲戚，别看人小，排辈份却是掌柜的爷爷一代……

众说纷纭，且不管它。

却说两人出了酒楼，秃子笑着摸摸肚皮，打个大饱嗝儿说：“今天这饭，是我生来吃得最舒服的一顿！吃的东西最好，也吃得最风光！”

彭元见秃子满意，自己心里也觉快活。

走了一段路，秃子回头看看，问彭元说：“咱们的好衣

服，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

彭元说：“就是你问得出了毛病。有道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你大惊小怪，自然要引出事来。下次见了什么，千万不要再问了，否则，还要出事！”

秃子闻言，不敢再问，择了别的话说。说了一会儿，却又忍不住问彭元：“那华丽衣裳不见了也不去说它，怎么咱们这一身衣服又自己跑到身上来了？紧紧塞在篮子里，我又不曾去穿它……”

秃子不见回答，扭头去看彭元，彭元却踪影全无！秃子后悔：果然又问出祸事了！

他急忙转身在人群中寻找，找了多时，也不见他。秃子暗道：必是他吃多了，肚皮胀，找地方去方便了。我也肚皮发胀得紧，有些个忍不住，且去行个方便，再作道理……

按下秃子去行方便不表，单说彭元。彭元究竟为何不见了？

这次倒并非是他弄什么手段。他和秃子并肩走过一个小巷口时，巷口靠墙处突然伸出一只手来，用力一扯。彭元心中暗笑，也不反抗，由着那人将他扯进巷里。

巷里还候着一条大汉，看见得手，跳将上来，把一团东西迅速塞进彭元的嘴里。两人夹住彭元，紧走几步，又拐进一条小巷。进了小巷，两人将彭元双手倒背，捆绑结实。彭元挣扎，墙角有人嘿嘿冷笑。彭元拐进这巷时早见利爪鹰背靠墙壁坐在地上，袖着两手，此时听见他怪笑，知道他要行凶。

原来彭元、秃子走后，利爪鹰又在地上滚了一阵子，出了满身大汗，剧痛竟突然止住。看看自己的手，两个小血洞虽在，

红肿却已消了，再走两步试试，身上无事一般。利爪鹰眨着黄眼珠子想想，断定彭元是有意害他：“看着他貌似规矩，其实狡诈。他明知我搜他身上不见银钱时定然要去搜他篮子，就在那里头装了毒蛇……”又想：“休看他小小年纪，竟是个极有心胸的。他过去是个阔家子弟，必然读书识字，怎肯老老实实听从我的摆布？他身上带钱也不多，倒肯破费百文去散给我手下的人，明摆着是刁买人心，想在我地盘里建起他自己势力。我那般追讨，他宁肯每日去弄鸡酒，也不肯将散出的钱索回，也就看出他心计绝非一般孩子的。他定是想夺我的交椅，这野心也就不小！”忽地又想起自己疼得满地打滚儿，彭元在一旁讲的那些混帐话，“这小子这样恶毒、刻薄！”越想心里越气恼，利爪鹰一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今天索性灭了他，出这口恶气，也免却了后患！”

利爪鹰即刻把老三和大将军找到家。

这“老三”大号王豹，就是秃子称作“三爷”的。他是利爪鹰的心腹，不只看些拳脚，还能写会算，又能出些主意，利爪鹰有事最喜欢找他商量。“大将军”名叫刘七，因为在这荐桥街上是叫化子中的第三号人物，称作“四爷”。此人生得肥头大耳、膀阔腰圆，原是荐桥街上一霸。利爪鹰魏志杀人后来到荐桥，结识了王豹。王豹给他出主意，说当地有个刘七，武艺甚好，现在正因重病，卧倒在床，倘能乘机救活了此人，不仅可在荐桥街上安身立命，将来也有个得力的臂膀。利爪鹰听了他话，出些银钱将刘七医好，调理得又有了先时的威风。刘七感恩戴德，从此就拥立利爪鹰当了荐桥街叫化子中的头号人物，甘心为他奔走效劳。利爪鹰也最爱他，称他作自己的“大将军”。

这是前情，表过不提。却说利爪鹰找了王豹、大将军两个，讲了彭元用扁头风咬他的事，讲得咬牙切齿，两个黄眼珠子闪出凶光。

大将军听完，说道：“这事交给我了。我一把掐死那刁小子，将他丢进河里了事！”

王豹摇摇头说：“不可鲁莽！人命关天，此事还须从长计议。”又对利爪鹰说：“二哥前次那事还未了结，今番倘有疏失，益发不好收拾了。”

利爪鹰有些不悦：“依你之见呢？”

王豹说：“依小弟之见，我和老四出头，将那姓彭的小子弄到老四处，那里僻静。我们在那里好好整治他一顿，与二哥出气！”

利爪鹰说：“休看他小，拳脚上有些功夫，鬼点子也多，留下他来，终究是后患！”

王豹一笑：“二哥多虑了！二哥的功夫和智谋，岂是他能比的。到底是个小娃娃，能成什么气候？这次定将他修理得俯首贴耳，再不敢生事！”

当下三人商议停当，即刻行动。

大街上绑架，虽说绑的是个小叫化子，到底显眼，三人商定先将他哄到僻静处，塞住他嘴，捆作一团装进口袋，然后抬至大将军院里。路上即使他挣扎，嘴塞着喊不出，别人也猜不出里头是猪是狗。

两人出去，到街上转了几遭儿，也没看见彭元，找到后来，竟发现他和秃子在聚仙楼里大喝大吃。大将军说：“娘的，小子倒神气！也不知他哪里弄得许多钱来！”

王豹叹道：“却也可怜，还不知道有一顿好打等着他。”

彭元坐在店里吃饭，早见他俩在人群中探头探脑，心中明白，却佯装不见。

王豹料他们吃饱，定要回小河桥，就和大将军在酒楼东边一条窄巷里候着。彭元走过，王豹从巷里伸出一只手，将他扯进巷里，大将军跳上去塞住他嘴，架了就走。

利爪鹰原靠着墙坐在地上，见两个心腹将彭元捆绑结实，走了上去，撑开口袋。那两个扯起彭元，把他塞进袋里，将袋口扎紧。王豹和大将军各抓了口袋一角，提起就走。利爪鹰跟在后头，三人直奔大将军落脚处。

他们出了巷子，刚拐到大街上，忽听得彭元在袋子里“哎哟”一声叫。王豹吃惊，低声问大将军：“你塞他嘴，可塞牢了？”

大将军说：“我干这事，你就放心！况且他的嘴小，麻胡桃大，早塞得牢牢的！”

不想袋子里头，彭元插嘴说：“牢什么呀！我怕嘴里那玩意儿掉出来，白惹你们生气，下死命叼住它，可它还是滑出去了！”

大将军慌了手脚，朝四下里看看，低声威吓说：“你敢再出一声，我就一脚踢死你！”

袋子里头说：“你别踢死我，我不出声就是！我们像是到了大街之上，我要是一出声，大街上的人准要觉得奇怪：‘这袋子里装的是猪吗？猪怎么还会说话？’他们就猜得出是里头是人，这么一来，你们可就麻烦啦！”

大将军听彭元越说声音越大，不由得气往上冲，抬起脚来，照着口袋狠狠就是一下子。这一脚下去，也不知踢到什么硬东西上，竟疼入骨髓，大将军“哇”一声怪叫，一屁股

坐到地上，把袋子也撒开了。他抱着一只脚叫唤，还冲着王豹喊：

“说是不丢进河里，你往里头装大石头干什么！”

王豹低喝一声：“你喊什么？”又说：“我几时往里头装石头了？多半你踢在他脑袋上。里头一些声息也没有了，怕是他已被你踢死！”

袋子里头忽然搭话说：“我没死。他也没踢在我脑袋上，是踢在我屁股上了。要是他觉乎着疼，那准是踢在我屁股尖儿的那块骨头上了。我瘦，屁股上头没有多少肉，用那么大力气踢骨头，还能不疼？”

大将军还抱着脚哼哼呢，也顾不上理他。王豹听了这话可心里头有气：“这小子废话实在太多！照他这么唠叨，等会儿碰上个公差，还不露馅儿？”可要是在闹市上解开口袋，二次塞他嘴，也是无法办到的事。王豹只好蹲下来，冲着口袋说：

“你别再说话了！今天我们也不想把你怎么着。可你要是再多说一句，对不起，我们即刻把你扔到河里去！”

口袋里说：“我可不乐意让你们把我扔到河里去，我一定一句也不多说了。其实我刚才‘哎哟’一声也不是故意的，皆因我吃得太饱，你们把我捆成一团，我肚子胀得慌。那位大哥提袋子又不小心，颠了一下子，我肚子猛一疼，就情不自禁‘哎哟’了一声。我第二回说话同样出于无奈：你是怕他把我踢死，吃人命官司；我要是一声不吭呢，你当是我真死了，心里头必然着急。我告诉你，我活着呢，你也就放心了！”

王豹心说：这可不行！你说一句，就引出他十句来，越说“不说话了”，话还越多，连先前说过的话都重新翻腾一遍。照这么下去，难得不出事，趁早儿快走……这回我看清楚你的

嘴在什么地方了，走的时候，一手提着袋子，一手捂住你的嘴！

王豹搀起大将军说：“你忍着点儿，咱们到地方再歇着！”

两人站起，扯住布口袋抬起来。王豹正要伸出另一只手捂住彭元的嘴巴，就听见彭元在里头自言自语：“这条扁头风也跟着瞎捣乱！你就在篮子里头老老实实呆着不好？偏得爬出来，绕到我脖子上。你要是再惦记着往我嘴里钻，我就把你脑袋咬下来！”

王豹一听，身上一阵发麻：好家伙，那条扁头风敢情还带在他身上呢！亏得我的手还没伸上去，要不，我一捂他嘴正捂在扁头风上，那我不就跟二哥一样啦？回头看看，利爪鹰在很远的地方跟着，王豹心里头不免有气，暗说：魏志啊魏志，你小子就不够朋友！这娃子在里头闹腾的时候，你一点儿也不管，自己躲得远远的，出了事你好溜。你把我们弟兄两个置于何地呢？

王豹想着，加快脚步，大将军一瘸一拐地紧跟着。彭元又在里头说：“一颤一颤地，跟坐轿子似的，真舒服。你们要是早这么抬着，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再走了几步，袋子里竟传出轻微的呼噜声。大将军火往上冒：“我这里迈一步，脚一疼，他倒舒服，睡上了！”有心狠狠把袋子掼到地上，又怕他叫。王豹却觉好笑：也是天生的受委屈的材料，捆得如同粽子一般，居然还能睡得着！

一时间来到大将军刘七落脚处。原来大将军住在一条死巷的尽头处，小小院落，正房三间，一明两暗，只住着大将军一人。西厢房已经倒塌，斜下的半面屋顶上长满杂草，显出一派凄凉景象。十年前这里原住着一家姓萧的，不知他们得罪了别人还是别人贪图他们钱财，半夜里有人潜入宅中，将全家人不

分老幼，一概杀死。从此这里成了凶宅，都说是闹鬼，也就无人敢住。几个叫化子冬日冻得无处躲藏，硬着头皮住到里边去。恰好刘七那时也到了荐桥，看中这个毛子，便装神弄鬼，将几个化子吓跑，他自己就在这里住了下来。不久，刘七生了一场重病，差点一命呜呼，幸亏利爪鹰魏志出钱救活了他。刘七感恩，请利爪鹰也来这里住。利爪鹰闻听这宅子不干净，认定刘七生病也是冤魂作祟，他原杀了人，心怀鬼胎，并不敢来住，这里仍旧只属大将军一人。

话说王豹、刘七到了门口，利爪鹰也到了。大门虚掩着，三人进到院子里，利爪鹰回身将门闩插好。王豹和刘七一撒手，袋子“咕咚”一声落到地上，里头随即“哎哟”一叫，彭元醒了。

利爪鹰报仇心切，也不说话，上去就解袋上绳子。王豹喊一声：“小心扁头风！”

利爪鹰只当耍笑他，眉头一皱，翻起两只黄眼珠儿盯住王豹。王豹上去，把路上事说了。利爪鹰知是真的，倒吸了口凉气，接着一咬牙说：

“就这么着给我打，把里头的人和蛇都打成肉泥！”

大将军答应一声，回房去取来一根木棍，还提来一把破椅子，把椅子摆在一旁说：“二哥坐着，看我们给你出气！”

袋子里头，彭元挣扎着叫起屈来：“二爷你说过，我用药救活你，你永不忘我大恩大德！你那时跪在我面前，给我磕响头，谢我救命之恩，怎么这时反倒要打我？”

王豹一听，糟了，这孩子是找死呢！你哀告求饶就是，怎么还提他丢人现眼的那一段儿？他给别人讲这事时，都将那一段儿略过去，你当众揭他疮疤，他岂能饶你！

果然，利爪鹰听了这话，无名火高三千丈，一个箭步上去，从大将军手中夺下木棍，照准袋子，用足力气打下去，王豹要拦已经来不及，木棍带着风声，“呼”地落下。

袋子里头，彭元惨叫一声。王豹听了愣住，知道这一下打重了。不料袋子动了动，里头又无事一般说：

“疼是疼了点儿，打这个地方还可以。就是别再往上打了，上头可是我脑袋！”

听见惨叫，利爪鹰心中一快，不想又接着听见这么两句，彭元就跟无事一般。利爪鹰两眼变红，二次抡起棍子，照着袋子上部凸出的滚圆东西打去。

这亡命徒发起火来，也就全然不计后果——古今的亡命徒俱是一般。只是他万也没有料到，木棍打上，“当”一声响，竟震得脱手飞出。利爪鹰只觉双臂发麻，一直疼到肩上，再看两手，虎口震破，鲜血淋漓，只疼得他浑身颤抖。王豹和大将军见这情状，也都惊得呆住。又听得袋子里说：

“你真往头上打呀？不是这块石头挡着，我的头颅岂不要被你砸碎？咱俩也没有这么大的仇啊！”

大将军瞪了王豹一眼，埋怨说：“我就说袋子里有石头嘛！”王豹没言语，觉得事情蹊跷。那口袋是他带去的，小叫化子又是他捆住塞了进去的，里边哪里有什么石头！二哥这一棍子，分明打在那娃子头上，那娃子不但没事一样，反把二哥弄成这般模样，看来这个娃子绝不是等闲之辈！

王豹习些武艺，知道不是硬功夫练到炉火纯青地步，断不会有这样手段。他看老四是坐井观天，二哥利令智昏，若不向他们提个醒儿，还不知要出什么事。想到这里，王豹将利爪鹰拉到一旁，低声说：

“二哥，我看这娃子怕有些来历……”

利爪鹰正气得发疯，也不待他说完，一翻黄眼珠子说：“你放屁！我早看出了你不愿替我卖力！你滚开，自有老四替我出气！”

利爪鹰在椅上坐下，吩咐大将军：“你把粗麻绳用凉水蘸了，与我细细地抽他！”

大将军取来粗麻绳，一盆水，将麻绳在水里浸了，用力抽打彭元。王豹怕得罪利爪鹰，也奋勇向前。两人都用上十分气力，利爪鹰仍觉不畅，在一旁怪叫：

“莫非你们今日不曾吃饭！”

只听得一片呼啸与骤雨落地般的啪啪声。先还听得彭元在袋子里哇哇叫，后来似是再叫不出来，变作了“唔唔”声。大将军一向不得利爪鹰命令决不罢手；王豹怕利爪鹰怀恨也用尽全力，两人都累得大汗淋漓。

打了足有一个时辰，两人都精疲力竭，袋子里也早断了“唔唔”声。谁也未曾料到这时出了怪事——王豹偷眼去望利爪鹰，却见椅上坐着的是彭元，正欢喜地摆着两腿看热闹儿呢。王豹这一惊可非同小可！他停下来，向大将军喊：

“住手！快把袋子打开！”

两人慌慌张张解开口袋，看时，里头竟是利爪鹰，不仅捆作粽子一般，嘴里还紧紧塞着麻胡桃。只见他浑身鞭痕，血透衣衫，双目紧闭，口里发出轻微的“唔唔”声。

彭元从椅上跳下，近前来看了看，笑嘻嘻地说：“我看你们二位大约要忙一阵子了，我也就不多打搅！”

说毕，打开大门，径自去了。

第九回

大将军凶宅遭骚扰

小秃子新居庆乔迁

彭元离了大将军宅院，直奔小河上化子桥下。秃子果然坐在桥下，背靠着桥墩打吨儿。他见彭元回来，一把揪住说：

“你跑到哪里去了？”

彭元说：“是利爪鹰派人捉了我去。”

秃子一听，陡然变色。彭元笑着说：“你别害怕，也没把我怎么样。”

秃子仔细看看彭元，又把他胳膊、大腿都摸了一遍，确信他没有挨打，这才问他事情原委。彭元说：“三爷和大将军躲在巷里，我们从那里过，他们捂住我嘴巴把我拽了进去，带我到大将军家里去见利爪鹰。他要打我，我说：‘二爷，你可别好了疮疤忘了疼。你要真打我，我可就要放扁头风咬你啦，依旧咬得你满地爬！’”

秃子急问：“他怎么说呢？”

彭元说：“他说：‘哟，你可别咬我，我不打你就是了！’这么着，我就回来了。”

彭元说到这里，噗哧一乐，秃子喊：“你骗我！”彭元这才把事情经过讲给他听，秃子拍手称快。彭元又说：“我看大将军的房子不错，你想搬进去住不？”

秃子说：“我还想搬进宰相府住去呢！你是做梦娶媳妇

儿，净想好事儿。大将军的房子怎么会让咱们住？再说，听说那房子闹鬼。那院子里早年住着一家人，平白无故，都让人家杀了，一窝子屈死鬼。先时住过七八个穷弟兄，后来半夜里闹起鬼来，有一个孩子吓得病倒，三天就死了，别的几个也就不敢再住。大将军是有大福气的人，一住进去，把鬼镇住了。换了别人，还要闹鬼的！”

彭元问：“这些都是谁说的呢？”

秃子说：“谁都这么说。大将军自己也这么讲。他说，他夜里总见鬼魂出来，有男鬼，也有女鬼，也有没头的，也有披散着头发的，都穿着雪白的衣服。可是这些鬼都不敢走到大将军身边来，只远远地站着看他。有时候睡到半夜里鬼哭，大将军生气，说：‘别嚎啦，吵死人！’那鬼就吓得一声也不敢出了。”

彭元一笑说：“哪里有什么鬼，我看多半是大将军闹鬼！他想赶走别人，自己搬进去住，就半夜里去闹，弄了什么法儿吓人。吓跑了人，他怕别人再挤进去，就编了瞎话儿去骗人。要说闹鬼，我是天下第一，我七八岁时就会玩这套把戏！”

秃子不信：“又不是大将军一个人说的，都那么讲。就连二爷也不敢去住！”

彭元说：“二爷怕是因为他自己心里头有鬼，况且大将军也未必真心愿意他住进去。你要不信我的话，我今日就戳穿大将军的把戏给你看。我不独让他显出原形，还要将他驱逐出去，永不敢再回去。眼看冬天到了，弟兄们住在桥下也着实难耐，就让那蠢货滚蛋，咱们一起住进去，免得在寒风里度日。”

秃子半信半疑，又怕惹恼了大将军，自己皮肉受苦。彭元却拉住他手说：“反正今日吃饱了，不用再出去觅食，又没有

旁的事做。我料那大将军此时正在利爪鹰家，忙着照料他二哥，我们且先去看看房子！”

秃子犹犹豫豫，还是勉强跟去了。

二人到了大将军门首，见大门虚掩着，推门进到里面去看，果然大将军不在。彭元将双手背着，从这里踱到那里，东张西望，秃子看着好笑：倒也真像是来这里买房子的！

正房堂屋，一进去就见正面香案，上面供着原户主萧某人的祖宗牌位，牌位前的香炉上还插着未曾点燃的三支新香。彭元心中好笑：原来大将军的“福气”也有限，他分明是害怕镇不住冤鬼，有时要烧香来祈求萧家祖宗，请他管教子孙不要来骚扰。

正房的西间门已用灰砖砌死；东间挂着门帘，掀开来看，里头摆着一张床，床头挂着一把刀。要么是这叫化子头儿也有什么仇人，须夜里防备仇人来刺杀；要么就是吓唬冤鬼，给自己壮胆的。里屋墙角还有个破木箱子，再也就没有旁的东西。

彭元说：“我料那大将军即刻就要回来。”

秃子着慌说：“你刚才说‘料他不在家中’时，怎么不一起说出？”

彭元说：“一起说出，你也不跟我来了！这戏也须他回来才好演，你不必惊慌。等等他回来了，你就躲在东边这间屋里，从门帘缝中向外看。不论看到什么怪事，你都不必害怕，那全是我闹的鬼。”

秃子说：“这分明是他住的一间屋子，藏不住的！他进里屋来怎么办？”彭元说：“这个你尽管放心，他绝进不了

里头这间屋子，他也绝不会知道你躲在里间。不过话要说清：你大惊小怪，弄出声响来，可就不要怪我了。”

秃子说：“我不出声就是——你又是呆在哪里呢？”

彭元说：“我躲在这屋子的香案底下，给你演一台热闹好看的戏。”又问他：“你可知道在这屋里吃了惊吓、三天就死了的那孩子的姓名？”

秃子说：“听说叫二狗，死时同我们现在一般大小。他就是那天夜里向你讨钱的刘大狗的亲兄弟。”

彭元说：“原来是他兄弟。我看刘大狗无忧无虑，还能听见钱响，却有这样一个胆小的弟弟，死得那样可怜……”

两人说着话，听见外头大门“呀”一声响，彭元说：“你看，来了不是！好，你就照我说的，躲在那屋里看戏，我去藏了！”

彭元说着，藏到香案底下去。

秃子已看到彭元一些手段，此时倒也不甚害怕了。他先到里屋窗前，从窗纸一个破洞里朝外看。

果然走进院子的是大将军。令人不解的是：大将军并不径直朝正屋走来，却用眼睛紧紧盯住正屋房门，蹑手蹑脚，躲躲闪闪。秃子见这光景，胸中顿时“咚咚”敲起鼓来，脑中闪出念头是：今日这事坏了！定是大将军躲在暗处，眼见我们进了他院子，此刻来生擒活捉了！

其实秃子弄错了。大将军刘七这么一副怪样子进自己的宅院，这是适才鞭打利爪鹰的事把他吓的。王豹向他吆喝“住手”，把袋子口儿一解开，里头捆着的竟是利爪鹰，大将军整个儿变成了个傻子！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啦？二爷坐在椅

子上，下命令让我们打人，噼噼啪啪一通臭揍，打的竟然是二爷自己！他是什么时候钻进了那扎得严严实实的口袋里去，又是谁把他捆上的呢？

大将军傻了半天，忽然打了个冷战：除了鬼，谁也干不了这种事，这一定是自己院子里的冤魂所为！利爪鹰杀过人，宅子里的冤魂瞧着他不顺眼：“好你个臭小子，你也是拿刀杀过人的凶手，这会儿居然又跑到我们眼皮子底下杀人来啦！咱们把他塞进口袋去，跟那个孩子掉个个儿，让他狠狠挨顿抽！”……大将军越想越害怕，他小声儿问王豹：

“你说，是不是因为这宅子不干净？”

大将军乐意听王豹说：“你别跟我胡扯啦，哪儿的事啊！”没想到王豹一听也傻了。

王豹懂得武功的奥妙，先前彭元挨踢又遭摔打，全然无恙，他倒没往旁处想，他知道气功、硬功夫练到家，都能收到这奇效。可是你的武功纵然好到天上去，也总无法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扎得牢牢的口袋里跑到椅子上坐着去，又霎时把椅子上原来坐的那位捆绑结实、嘴里塞进麻胡桃，再不露形迹地塞进袋子里去！王豹这人也迷信，听大将军一问，他顿时醒悟，一跺脚说：

“咳！二哥有过人命，咱们压根儿不该上这儿来打那孩子！”

大将军一听王豹跟他想得一样，越发毛骨悚然，忙说：“走，咱们抬二哥回去！”

两人把利爪鹰抬回家，安排他睡下。王豹说：“剩下的是敷药、调治的细活儿，你也干不了。你今日也累了，就回去歇息吧！”

送二哥回家，大将军穿过闹市一走，心里头踏实些，也就依了三哥的话回家。但是到了自家大门口，想想里头一个活人没有，不由得又发怵。犹豫再三，他才壮壮胆子，推开虚掩的门进去，一边向屋子里走，一边心里头打鼓。秃子躲在他屋子里见这怪模样，还当是来抓自己呢！

却说大将军到底捱进了堂屋。进去四顾，倒也没什么异样。他心里想：今天顶要紧的是先烧上一柱香，祷告一番。靠着平日里对萧家祖宗顶礼膜拜，他一向享得安宁，料想今日也会得到鬼魂的谅解。

大将军先朝着牌位作个揖，然后伸手去取香炉里插着的三支香，想拿下来点燃。手伸到香前却停住，怔怔地看——也不知何时，这三支香已燃着，三缕清烟正袅袅向屋顶飘去！

怔了一会儿，大将军叹息：我今日有些魂不守舍，刚才已经把香燃好了，怎么还要点燃？

帘子里头，秃子也觉十分诧异：我小元哥哥躲到香案底下，并没见他出来，他是什么时候把香燃着了？

大将军整整衣服，在香案前跪下，口里祷告说：“萧家列祖列宗的神灵在上，弟子刘七叩头啦！我刘七自从搬进祖宗的宅院里来，并不曾干过什么得罪祖宗神灵的事。今天也是我一时胡涂，听信我二哥的话，将他领来，惹得祖宗的儿女生气。我二哥是在别处因赌钱斗殴，将对手杀死，实在和萧家屈死的儿孙无关。祖宗儿女的英魂既然觉得不快，狠狠惩治了我二哥，也算他活该倒霉。此事与我刘七却毫不相干，愿祖宗神神明鉴！”

祝祷完毕，磕了三个响头，这才站起，转身往里屋走。不想刚刚伸手要掀门帘，忽然有个硬东西，“叭”地一声打

在他后脑勺上。大将军“唉哟”一声，回头看时，那东西已落到地上，却是个火镰。这火镰刚才摆在香案上，怎么竟自己飞了起来？大将军毕竟胆大，喝问一声：“什么人？”一个箭步窜回香案前，猛地掀开案帘。

香案底下空空如也，连只老鼠也没有。大将军一想到那火镰是自己飞起打他的，顿时觉一盆冷水自头顶泼下，从脖梗子一直凉到脚跟。

大将军心想：“还是赶紧走掉为妙！”迈了两步，却又转念：“且不说要遭他们耻笑，难道好端端一座院落，从此白白丢掉不成？”

看看外边，天色尚早，“且再拖一拖，也许再没什么异事了。实在不行，也等天晚再寻别处过夜……”这样想着，他将墙角的酒坛提了过来，摆到桌子上，又取来一只瓷碗，要喝两碗壮壮胆子。发现椅子不在，想起是提到院子里给利爪鹰坐过，推门出去取，不想院子里也不见。大将军转身进房，却有什么绊住他腿，一时站立不稳，“咕咚”一声栽到地上，还有什么东西和他一起倒下，闪眼看去，却是那把破椅子！他刚迈过门去，难道椅子堵门放在那里，他会看不见？

“今日这事不对！”大将军心里寻思，身上早冒出汗来。

他站起身来，也不敢再动那椅子，直奔桌前，就去抓酒坛。那酒坛似是自己向远处滑动一下，大将军的手捞了个空。他“咦”了一声，以为自己一时失措，走向前去，用双手去捧。不料酒坛又向远处一滑，这次竟滑出桌面，却不落在地上，就在半空里悬着！

大将军觉得头皮一阵发麻，头发根根都倒竖起来。他再忍受不住：“噗登”一声面朝香案跪下，一边往前爬，一边哀告：“列祖列宗的神灵保佑！列祖列宗的神灵保佑！我一

向不少你香火，你也一向管教你子孙不来作祟，今日实实是小人冒犯了祖宗……”

大将军话没说完，忽听得隐约有啼哭之声，细听时，四壁都响，也不知哭嚎的冤鬼躲在哪里。大将军只吓得全身软瘫，再也无法动转，只听那哭泣中还有哀诉，依稀是：“你只知道祭奠萧家的鬼魂，却全不管我刘二狗死得冤枉！你狠心把我害死，难道都忘了不成！”

秃子躲在里间偷看，看到酒坛悬空，也觉骇然。此时听见鬼哭，却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那分明是彭元哥哥捏了小嗓儿装出来的！

大将军此时已经吓昏，哪里还能辨出什么声音？他把头磕得如同捣蒜一般，口里念叨：

“刘七该死，刘七该死！二爷今番饶我，我要每日都烧一炉高香祭奠二爷！二爷千万别错怪了我，我那次装鬼，不过是想吓走众兄弟，我独自占了这房子用，断不曾想到要伤害人命。没料到别人吃了惊吓都没事，只你一个一命呜呼了，却不是我存心想害死你！”

这话不说还则罢了，一说出来，方才那哀诉声竟变作了一阵凄厉的尖叫：

“照你这等说，我二狗变成冤魂，倒全怪我自己胆小啦！我岂能饶你！”

秃子在里屋窥探，见彭元不知什么时候，又钻回香案底下，正撅着屁股、捏住鼻子嚎叫呢！秃子再无法忍住，“噗哧”一声笑出来。

彭元一怔，心说，好秃子，我跟你交代什么来着，你怎么竟笑出声来了！

彭元怕露出马脚，当即用手一指，香炉忽然飞了起来，直朝大将军打去。

大将军听见冤鬼二狗发怒，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又听见里屋也有鬼魂嗤笑，暗叫一声：“我今天算完啦！看来是刘二狗的冤魂和萧家的冤魂都勾结到一起，决心索我性命！”挣扎着爬起，眼睁睁看着香案上香炉“滋溜”一声自己离开香案，朝他飞来。大将军急忙一躲，香炉却拐了个弯儿追上来，正砸在他肩上，香灰“呼”一下子，全都洒在他的胖脸上。大将军呻吟一声，迈步朝门外跑，又见那把破椅子蹦蹦跳跳跑到门口，挡住去路。大将军急了，将身跃起，想蹿出门去，不料那破椅子也自动朝上一跳，正绊到他两腿上。大将军一头栽倒门外，几乎将脑袋戳到腔子里去。他爬起来又跌倒，就这样滚滚爬爬，一直挣扎出院门。

屋里，秃子掀开门帘走出，恨恨地说：“那孩子果然是这个坏蛋装鬼吓死的！”

彭元说：“明白了就好。只是不该笑，几乎坏了大事！”

秃子一下想起彭元刚才的怪相，不由又哈哈大笑起来，彭元也笑。两人嘻嘻哈哈了一阵子，彭元说：

“这天气也够凉的了，我看今晚就让桥下的兄弟搬进这里来睡吧！”

秃子说：“要是大将军再回来呢？”

彭元说：“你放心，我看三年之内，他不敢再进这院子！”

秃子和彭元一起上街去找桥下住的众化子，找到的几个却都不敢来住。到了桥下，刘大狗正赤着臂膀在那里捉虱子。听秃子说要让他去那个凶毛里避寒，刘大狗一翻白眼珠儿说：

“你想让我们刘家绝户？死了个二狗还嫌不够是怎么着？”

秃子待要说话，彭元一揪他袖子，又对大狗说：“地方给你留着，你几时要来都可以。”

彭元待大狗甚好，他也就没再讲什么难听的，只闷哼了一声。

秃子和彭元回去，路上问彭元：“我想告诉他那里没有鬼，二狗是大将军装鬼吓死的，你怎么不让我说？”

彭元说：“你讲了这事，大狗哥哥不是要去找大将军拼命？那刘七力大，三拳两脚，枉送了大狗哥哥性命！须得选个适当时机告诉他。”

秃子点头：“还是你想得周到。”

回到萧宅，秃子进到里屋，往大将军床上一躺说：“果然床上躺着舒服自在，怪不得有钱的人都不肯睡在地上！他们都不来也好，就我们两个睡在这上面！”

秃子又爬起来摘下墙上的刀，抽出鞘来，比划了两下，说：“这是我的宝刀！要是我会武艺多好，谁要敢来欺负你，我就拿这宝刀砍他！”

把刀挂在墙上，秃子又跑到外屋，搬起酒坛子嗅嗅说：“这酒还真不错，又有这么多！咱们搬到屋子里住了，也是一大喜事，因该喝上两碗庆贺一番！”

说到这里，秃子觉得肚子有些空了，并不知是那大桃子的功效，心想：怎么吃得那么好，那么多，肚子又饿了？他对彭元说：

“你那一百文小费不白送他就好了，我们在大街摊子上，又可以饱餐几顿！”

彭元笑道：“你定是又饿了。钱还有的，走，我们去吃！”

秃子连连摆手说：“借来的银子，不是这等花法儿！还是去讨些吃的来。”

彭元点头：“说的也是！”

彭元站起要走，秃子拦住他说：“白天是我讨扰，今晚我来还席。你也一同去讨，就无趣了！且待在家里，由我一个去办这事。讨来东西不拘好坏，总是我秃子的心意。家里又有现成的酒，咱俩热热闹闹，庆贺搬进这新居！”

彭元拍手说：“这个主意甚好！”

第十回

凡人获宝仙桃生大力

奇女探宅利剑显神威

话说秃子见彭元依了他话，就提起竹筒儿，高高兴兴走出门去。

彭元心说：“难得他想的周到。只是我白日里请他吃酒楼，晚上他讨得些汤汤水水，怕是心里过意不去，弄不好又要去干别的什么，倒让人放心不下……”

想到这里，彭元使出隐身法儿，悄悄跟在秃子背后。

秃子走出大门，回头看看，不见彭元出来，放下心来，一边走向闹市，一进口里念叨：“我这小元哥哥甚是可爱，他借得钱来，如都留着自己花用，很可以用上一些日子。只因想着请我，一次花了这许多，还白白送一百文给人家。唉，我今晚请他，慢说讨不到不好回家，就是讨得一些剩菜残羹，怎好请我小元哥哥吃？少不得想些别的法儿……”

彭元跟在他背后听得真切，心中暗笑，又听得秃子自言自语说：“小元哥哥这次回来，有些个古怪……他爹的那个好朋友多半不是当官的，倒是个变戏法儿的，我小元哥哥去了好几日，也学会了变戏法儿。他把一撮毛拿的酒都变到自己壶里来，这个我在大街上看过的，叫做‘大搬运’。这也罢了，难的是让酒坛悬在半空，香炉又自己飞起来，这个倒不知叫做什么了！还有那个小篮子也古怪：怎么一忽儿提在他手里，一忽儿又不见了？……”

念念叨叨，秃子已经来到闹市。彭元见他果然奔向一个饭

馆，就紧紧跟在他身边。

秃子到了门口，里头出来个跑堂的，瞪着眼向秃子挥挥手说：“走远些！”

彭元向里看，见掌柜的正在里头拨算盘，心想：我倒要施展几招，助秃子一臂之力！

却说那掌柜的正在算帐，听见跑堂的吆喝一声，抬头看看，见一个小叫化子可怜巴巴地望着这里，心中忽然一动。他站起身来，走出柜台，看那小叫化子眉眼，倒颇像自己去年害天花死去的幼子，心中一时生了怜悯之意，对那跑堂的说：

“你不要大喊大叫，看吓坏了他。刚才那军爷不是买走半只烤鹅？你就把剩下的半只拿给这孩子吧！”

跑堂的一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掌柜的今天是不是发了疯？往常倒给要饭的一些剩菜汤，他还要吹胡子瞪眼的，今天却要给半只烤鹅！正想问问掌柜的，看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就听掌柜的说：

“你还愣着干什么？倒是去拿鹅呀！”

跑堂的答应一声，取来那半只烤鹅，用一张大荷叶包好了，递给秃子。秃子接过，说声“给掌柜的磕头”，回头就跑。他也是不相信有这等好事，生怕掌柜的反悔。掌柜的却追出来喊：

“慢着走，别摔着！”

秃子一连跑了三家，居然家家都给，大有收获。香喷喷的酱猪蹄，热气腾腾的白馒头，抱了满怀。秃子欢欢喜喜往回走，嘴里说：“也是我小元哥哥有福气，今天这事情古怪：怎么谁都和气，大方？我才不会去偷！住进房子的人还偷东

西？有贼气的东西也只能给利爪鹰，怎么能拿去请我小元哥哥！”

刚才还惦记着去当梁上君子呢，这会儿他又神气起来了。

秃子兴冲冲推开大门进了院子，见正房里已点上灯。彭元不知哪里弄来几个盘子，正忙着往桌上摆。小秃子探头进来问：“你弄了那许多盘子做什么？”

彭元笑道：“又是烤鹅，又是酱猪蹄，还有五香豆腐干儿、雪花儿大馒头……盘子少了往哪儿装呢？”

秃子诧异，心中想，小元哥哥就是有些神通，他隔着荷叶就能看见里头的东西！

两人坐了，碗里倒满酒，把烤鹅撕了，大吃起来。

吃了一阵，彭元又去里间取出两只大桃子，笑着说：“今日我们乔迁之喜，不能只讨扰你，我也该表些心意。用这个下酒，是件新鲜东西。”

秃子闻到大桃子香气，早口中流涎，也顾不上问哪里放着的，笑着说：“我已经吃了一个，哥哥留下自己吃吧！”

口里说着，手却伸上去，接过一个来。彭元说：“却应该吃的，前次吃了，救命而已，这回再吃，另有功效。”

秃子笑嘻嘻说：“这次功效，自然是解馋。前次我在病中，嘴里没有滋味，也吃不出是甜是酸，是好是歹。今番病好了，倒要仔细品尝！”说着就是一大口，咬得桃汁四溅。

秃子双手捧着，狼吞虎咽将大桃子吃光，剩下桃核舍不得丢，拿在手里看着说：“这一个就种在我们院子里，日后长出树来，就年年有大桃子吃了。”

彭元笑着说：“好算计！不过结不结得出这样的桃子，就要看秃子兄弟运气如何了。”

两人说说笑笑，都吃饱了。彭元站起身说：“我将桌子收拾干净，你去门外把那个石狮子搬进来，将院门顶了。这里偏僻，我怕夜里有贼，拨开门闯进来。”秃子没听清，怔了怔，问他说：“你说什么狮子？”

彭元说：“我说门口的石狮子。”

秃子问：“石狮子怎么样？”

彭元说：“怎么小小年纪耳朵就背？我说你把石狮子搬进来顶住门，免得晚上闹贼。”

秃子说：“我耳朵也不背，倒是你今晚酒喝得稍多了些。那个石狮子少说也有一千斤重，六七个大汉怕也抬它不动，怎么让我一个人去搬？要顶门，你自己去顶，就使出你大搬运的法儿！”

彭元忍住笑说：“我会什么‘大搬运的法儿’？你休要偷懒耍滑。你碗碟也不收拾，狮子也不搬，又要去床上躺着么？”说着，拖了秃子就走。秃子只好跟他出去。

到了外边，见一轮皓月当空，把石狮子照得发白。秃子忽然来了兴致，只当彭元与他戏耍，嬉皮笑脸说：“这东西也算不了什么，我搬与你看！”

说着，装模作样，往手心上吐了一口唾沫，把细胳膊上的袖子挽了两圈儿，拉开了架势去搬。

他万没有料到，自己稍一用力，那大石狮子就忽悠一下离开地面。秃子叫一声说：“原来这狮子是纸板做的！”

他不放开手，双臂紧抱，用头抵着，慢慢捱进大门，往地上一放。这一放，“砰”一声响，陷进土里有三四寸深，狮子

倾斜着立在那里。秃子说：

“奇怪，分明是石头做的！”

彭元说：“我又没讲是‘纸板’的！”

秃子大惑不解，想再试试，把门掩了，二次抱起石头砸子，轻轻放到门内，又一推，将门顶紧。彭元说：

“可见你是偷懒耍滑，白耽误了我洗碗！”

秃子欣喜若狂，也不理会彭元，只想再试试自己力气。看见院子里碗口粗细一棵桑树，走上前去，弯下身子，双手抱住树干，用力一拔，只听“哗啦啦”一片响。那棵树竟被他连根拔起，倒了下去。

彭元叫喊说：“好端端一棵树，你拔了它做什么？”走上去，将树扶正，又在根上踩了几脚，那树居然又不曾拔过一般。

秃子大叫：“原来你那大桃子也不光是解馋，还有这妙用！这回我也不必怕二爷、三爷了。他们敢再欺负我，我就拔棵树给他们看，吓住他们！”又问彭元：“你也吃了这大桃子，也有我这样力气么？”

彭元说：“怕是没有。你吃的那个，比我吃的那个大。”

秃子说：“那你就再吃一个。”

彭元道：“我不吃了。”

秃子问：“那大桃子还有么？”

彭元说：“没有了。”

秃子说：“没有了，你为什么先前不说‘没有’，倒说是‘不吃了’？一定还有！好

哥哥，要是有的话，再拿一个给我吃吧！”

彭元说：“原来你是拿话套我呢！有也不给了——你吃了一个就拔树，再吃一个，怕是连我们的房子也要拆了！”

两人说笑着回屋子睡觉，一颠一倒，都在大将军床上躺下。吹熄了蜡烛，秃子犹不罢休，不停地讲自己的力气，又拣日间事情可笑的，和彭元胡扯一气，直说到彭元再不答话，打起鼾来。

秃子盘算着自己有这样气力，能干出哪些惊人的事来，越想越有精神，到了三更时分，还是没有丝毫睡意。正要爬起来小解时，忽然听见院门“格登”一声轻响。秃子暗想：

“被我的小元哥哥说中了，果然有贼，这分明是推大门的声音！”

秃子用脚踢踢彭元，彭元睡得正熟，也不动。秃子自己爬起来，从窗纸的破洞里向外看。大门外再无动静，想是拨开门闩后推门不动，只好去了。

秃子暗自得意：我料你小小蠹贼也移不动这大石头狮子！正在这时，却见一条白影出现在墙头，接着，飘然落地，没有些许声息。

秃子想起这院里的鬼魂都是穿着白衣，浑身一颤：必是他们出去闲逛，这时候回家来了！待要喊叫彭元，回头看见墙上的刀，轻轻抽出，抓在手里，那刀在手里就同鹅毛一般。秃子心想：“我比小元哥哥力气还大，那鬼要来害他，我就上去一刀！”

定睛再看，月光底下，那白影似是个白衣女子。那个白衣女子落地之后向前走了两步，然后站住，凝神四顾。秃子看着，又觉不像是鬼了：她要是就住在这宅子里，怎么回到自己家倒疑神疑鬼？

正自想着，忽然见门洞的黑影里“呼”一下子跃出一个灰色的东西，似虎非虎，似豹非豹，直朝着那白衣女子背上

扑去。秃子一惊，几乎叫出声来。他先前还怕那白衣女子来为害，此时又为她捏一把汗。看看那怪兽就要扑到女子肩上，那女子却像背后长着眼睛，霍地朝旁边一闪，同时从背上抽出个闪光的东西来，就势朝下一挥。那怪兽扑了个空，还未来及转身，亮光闪处，“喀嚓”一声巨响，火星四溅。再看伏在地上那灰色东西，一动也不动了。

那白衣女子虽制服了怪兽，自己似乎也吃惊，愕然在月光下站立半晌，然后又向四下里望望，弯下身去看那灰色的东西。看了一会儿，她才转身，轻轻朝正房走来。

秃子见她手里执着一柄闪亮的剑，在月光下显得寒气逼人，心里一怕，“嗤溜”一下子上了床，将身体紧紧靠住彭元。

那女子似乎走到窗外向内窥探一下，然后转身进了外间屋子。秃子紧握着大将军的刀，用脚去蹬彭元的胳膊，彭元却发出轻微鼾声，一动也不动。

幸而那女子只在外间鼓捣什么。秃子先是看见火光一闪，接着闻到一股烧香的气味。秃子暗道：“坏啦，我们这就要昏过去了！”他平日也听别的叫化子讲过，江湖上那些强盗凡去人家屋里干坏事，先用药香将人熏得昏死过去，再来放手大干。秃子待要跳起，舞刀杀将出去，却觉得手脚发软，动弹不得。他还当是蒙汗药香起了作用呢！秃子这是吓的。又待了一刻，自己倒也不曾昏死过去，那女子也没拿剑进来杀他们，倒在外间低声啜泣起来，口里还祝祷着什么。秃子心中纳闷。这贼算是何意呢？

又过了一刻，他听见轻微的脚步声，似乎那个女子朝里间走来了。秃子吓得一翻身坐了起来。恰在这时，窗外有件

什么东西打进外屋里，砸在器物上，“哗啦”一声响。秃子见一条白影闪过门帘，接着，门“砰”一声响，似乎那女子已踢开房门，蹿进院子。

秃子听见院里一时响起厮杀声，又凑近窗上的破洞窥看，但见剑光闪闪，两条白影蹿来蹿去。秃子看得不甚分明，待要出去，又觉胆怯，这时二次去拉彭元。彭元一骨碌爬起，问他：“什么事？”

秃子说：“你睡得真死，外头打起来啦！刚才，那个白衣的贼还进屋子来着……”拉着彭元到窗前看。

彭元看着外面说：“你别是做梦吧？怎么院子里什么也没有？”

秃子也挤近纸洞朝外看，院子里静悄悄，果然什么也不见。秃子大惑不解，黑暗里瞪大眼睛说：“这事奇怪！适才分明一个白衣女子进来，又在院子里同人打斗，怎么一时都不见了？噢，说不定又是你捣的鬼！”

彭元说：“胡扯！你自做梦，反要倒打一耙！半夜三更把人吵醒，十分讨人嫌！”说着，倒头又睡了。

秃子给弄得胡里胡涂，从窗上破洞又窥伺了一阵，依旧没什么动静，也无可奈何。此时他才觉十分困倦，倒在床上，不一时便睡着了。

第十一回

春水秋水一笔糊涂帐

敌人友人两文见分明

一觉醒来，天已放亮。秃子走进院里，忽然叫喊起来。彭元打着呵欠随着出来，嘴里说：

“又什么事大惊小怪！”

原来院子中间倒着那个石头狮子，抵在门上的，只剩下蹲狮子的石座了。再看，石狮子的头却已被砍掉，滚到远处，满地尽是大大小小的石片、石屑。最令人吃惊的是石狮子肋上还插着一把剑，剑身大部没入石狮子身中，只余长长的剑柄与一小段青幽幽的剑锋。

秃子恍然大悟：“我看见一个老虎似的怪兽从门洞里跳出来，原来就是这石头狮子！这石头狮子还会跳起来咬人！那个白衣女子用剑一挥，它就趴着不动了，想是那时砍掉了它的头。你看，怎么是我做梦？”

秃子围着无头的狮子转了一周，又自言自语说：“她砍掉了狮子的头就进了咱们屋子，进来时手里分明执着剑的，怎么这剑又会插在石头狮子的身上？难道后来院子里打鬥，是那石头狮子又跳起来咬她？没有脑袋，又怎么会跳起来咬人呢？”

彭元一本正经地说：“这就是平日里说的‘困兽犹斗’了！”

秃子说：“并没有人讲‘石兽犹斗’，更不曾听说过没有脑袋的石兽会跳起来咬人。我看多半是你闹鬼！”

彭元说：“我在那里睡觉，倒是你拿刀弄杖的，怎么是我闹鬼？”

秃子没理会，踩到石狮子身上，一心要拔出那柄剑。彭元知他此时力大，暗暗使了个法儿。秃子双手握了剑柄，只挣得面红耳赤，也没有拔出剑来。彭元问他：

“你拔那东西干什么？”

秃子说：“拔下来，我拿着练武艺。你看这把剑多厉害，竟然插进石头里去了！这定然是一把宝剑！以后碰着石狮子咬我，我也拿这剑砍它！”

彭元说：“你不是有一把‘宝刀’吗？”秃子说：“那宝刀归你了！”

彭元心里好笑：秃子兄弟爱刀剑，也识得宝物，可惜这宝物不爱他——硬留下，怕就有一场祸事……”看看秃子又拔，彭元说：“你就用力拔吧，拔出来，就归你。可有一桩：要是你拔不出，我拔出了，这剑可就归我啦！”

秃子一听，用大力气去拔。拔也拔不出，晃又晃不动，直挣得面红耳赤精疲力竭，这才喘着气说：“你那大桃子看来也没什么用处。这剑我不要了！”

彭元走上去，轻轻地一手将剑拔出。秃子喝彩，也抢上去看。只见那剑身似肥厚的韭叶形状，中间很厚，两面剑锋看上去很钝，显不出锋利模样，却青幽幽发出暗光，令人看了胆寒。剑身靠剑柄处有一簇花纹，似字非字，似图非图，秃子不识，问彭元说：“这刻的是什么？”

彭元说：“是四个篆字：‘秋水宝剑’。”

秃子点头：“名字也好！这剑看上去正像一道水，还让人觉得冰凉。你以后不玩儿的时候，也借我玩儿一玩儿！”

彭元说：“这剑我自己也不便留下，还是要归还原主的。”

秃子叫：“你还让她拿来吓人？”

彭元说：“她拿回剑去，就无事了。倘拿不到手，今夜仍要来寻。我们就不得安宁了！”

秃子问：“依你该怎么办呢？”

彭元道：“我们现在就给她送了去。”

秃子道：“原来那个女贼是你亲戚！”

彭元问：“她怎么又成了我亲戚？”

秃子说：“不是你亲戚，怎么你连她住在哪里也知晓？”

彭元说：“我也不晓她住在哪里，不过想试着找找罢了。”

彭元找了块破布，将剑缠好，只留一个镶着玉石的剑柄在外，又在剑柄上插了个草标，让秃子抱着，自己搬开石座，两人走出大门。

到了热闹的集市，彭元对秃子说：“你讨饭的时间比我长，你会吆喝。你就吆喝几声，如何？”

秃子说：“这个容易！”接着就拖着长腔儿，叫道：

“爷爷——奶奶——！可怜可怜我这没爹没娘的孩子吧！……”

彭元捅了他一下：“你这是干什么呀？”

秃子说：“不是你说我会讨饭，让我吆喝几声的吗？”

彭元说：“我让你吆喝卖剑，谁让你讨饭了？”

秃子说：“这个你就不懂了！这叫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儿的事。不管吆喝什么。我一喊，人家必然看我，一看，就看见插着草标的剑了，准知道我们卖剑。要是再有人丢给我们一文两文的，岂不更好？”

彭元说：“原来还有这样妙处，那你就这么吆喝吧！”

秃子拖长腔接着叫喊，彭元跟着。两人走了近一个时辰，

也不见有人买剑。秃子对彭元说：“这是大海里捞针，你这主意不好！我的嗓子都叫哑了。你叫吧，我不干了！”话刚说完，一个汉子走过来说：“你这剑是要卖的么？”

秃子说：“卖是要卖，可不是卖给你的……”

那汉子一翻眼珠子说：“混帐话！你卖东西，还挑买主？打开我看！”

彭元上去说：“主顾不要生气。这是把宝剑，我说要卖，我这兄弟还有些舍不得……我给你打开就是！”

彭元说着，将裹剑的破布抖开，露出剑来。那汉子接过，皱起眉头，“呸”地啐了一口，将剑丢在地上，转身去了。

秃子看时，那剑已摔弯了，原来剑身竟是一条薄铁片。秃子吃惊，躬身拾起，到了手里，依然是沉甸甸、青幽幽、直挺挺的宝剑！秃子愣了一会儿，问彭元：“又是你闹鬼？”

彭元说：“又胡问了！还不快包起来走？”

两人又走了一段，秃子觉得有个人影总不离他背后，他回头去望，是个穿着一身孝服的姑娘。秃子心中一动，紧走几步，挤到彭元身边说：

“我看身后头那个像昨夜那人！”

彭元不动声色说：“你休讲话，也别回头！”

秃子不再言语，紧跟在彭元背后，渐渐走出集市，到了行人稀少处。秃子暗觑，那白衣姑娘还跟在后头。她见秃子回头，开言道：“小弟弟，你那剑是卖的么？”

两人站住，见那姑娘不过十六七岁，白衣白裤，身上一件披肩也是白的，鬓角上还插着一朵小白花。姑娘长得十分俊俏，只是眉宇间一股凛然之气，令人望而生畏。一双眼梢儿略向上吊的秀目中流露出怀疑的神气，望了秃子，又望彭

元。

彭元笑嘻嘻地说：“自然是要卖的，你没见插着草标？我们原先还吆喝，可惜这京城之中，就连一个识货的也没有。我这兄弟喊得累了，也就不再白白地费那力气……”

那姑娘显见是嫌彭元啰嗦了，眉毛微皱，打断他的话说：“你们这剑是哪里来的？”

彭元回道：“要说这剑的来历，那可是小孩儿没娘，说来话长了……”

姑娘说：“你也不用说了，剑拿来我看看。”

秃子偷觑彭元。彭元一使眼色，秃子把剑递上去。

那姑娘一把扯去破布，露出剑锋来。姑娘脸色陡变，问秃子说：“你这剑到底是哪里来的？”

秃子瞠目结舌，彭元笑嘻嘻接上去说：“这剑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

姑娘问：“你的剑鞘哪里去了？”

彭元说：“让我玩丢了。”

姑娘冷笑一声。彭元说：“剑也丢得的，怎么剑鞘就丢不得？”

姑娘说：“怕是没有丢剑鞘，倒得了一把剑。这剑到你手里，只在半日之内。”说着，从背后取下剑鞘，“刷”地一声，将剑插入，扬声说：“剑鞘在我这里。这剑正是我的！”

彭元一乐说：“天下东西，一样的也就太多，怎见得这剑是你的呢？你有剑鞘，就说剑是你的；我们有剑，岂不是更可以说剑鞘是我们的？”

姑娘一时语塞，接着，黑白分明的眼珠儿一转，问彭元：“你这剑叫什么名字？”

彭元说：“你说我们的剑是你的，自然应该你说出这剑的名字。”

姑娘无奈，回答说：“我这剑叫作‘秋水宝剑’，剑上镌着篆字的。”

彭元说：“你当然说得出，剑拿在你手里，那上头的字你都看见了！”

姑娘柳眉倒竖：“你休胡缠，我几时看了？”

彭元“噗哧”一笑说：“不要急，我逗你玩儿呢。谅你也没看见，你若看见，也不会说错了——我们祖上留的这把剑叫作‘春水宝剑’跟你的那把宝剑只差一个字！”

姑娘哼了一声，拔出剑看，这一看不由一怔。紧靠剑柄的那段剑身上，果然是“春水宝剑”四个字。姑娘蓦地红了脸，自语说：“事却怪得很，怎么一模一样呢？”

彭元一旁搭话：“说怪也怪，说不怪也不怪：你那剑和我这剑原是一对儿。这剑打造时是雄雌两柄，因叫‘雄雌’太落俗套，就叫‘春、秋’。我这柄是雄的，你若真有一柄叫‘秋水’的，那柄就是雌的了。你那柄不如我这柄好，牝鸡司晨的事到底不多见，恐怕你那剑碰到我这剑，也就顿然失去光彩，没什么用处了。我看丢了就丢了吧，你也不必在意，就多出些银子，把我们这柄买去！”

姑娘剑名说得不符，虽失了理儿，听他讲得不着边际，又不耐烦起来，也不多说，只问他：“你们这剑要卖多少钱？”

彭元说：“这就对了！你问这话。强似问我这剑是不是偷来的。要问这剑的价钱，我也不多要，你也别少给，就五

千贯钱，你看如何？”

姑娘吃惊：“怎么要这许多钱！”

彭元说：“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剑的好处。就是你那柄雌的，给你五千贯钱，你肯卖么？何况我这雄剑又多出一桩奇异处——不论剑到了哪里，我只消叫一声，它就回我手中来了！”

姑娘后退一步，右手握紧那剑的剑鞘，左臂横在前头，做了个“玉童护佛”的架式，口中说：“我却不信！”

彭元说：“不信你就看着……春水宝剑，你给我回来！”

彭元话音未落，宝剑已经握在他手中。姑娘看看手中剑鞘，果然空了，这一惊非同小可。

她听彭元说话刁钻，早看出他不是寻常的穷孩子，见他两目炯炯有神，身段灵活，猜想他或是有些武功的。说是宝剑叫一声就回去，自然是胡扯一气，料来他是仗着身手敏捷，想要把剑夺回去，因此自己做了防备，虽握着剑鞘，剑柄是朝自己肩后的。万也没料到，眨眼之间，这剑竟到了人家手里，这孩子赤手夺刃的功夫，也就太不可思议了！

姑娘正自惶惑，又听那穷孩子说：“这样召之即回的宝物，你用一万贯又哪里去寻？要是这剑失落在什么地方，或者插在石头狮子身上拔不出来，这样叫它一声，不是万事大吉了？”

姑娘听了这话，不由全身一震：原来这两个孩子竟与昨夜的怪事有关！

她昨日刚刚回到京城，在店里住下，晚上就去自己旧宅里探看。原是去那里凭吊自己被冤杀的父母兄弟亡灵，不想刚进院子，门洞暗处就跃出一头狮子，她自然想不到是自己

幼时弃置巷中，任她爬上爬下的那座石头狮子，只当是如今住在这院子里的那人家豢养了看家护院的，“跑到我家来养这种孽障！”一时忿恨，竟下狠手，也不曾料到宝剑挥下，火星四溅，臂膀也震得酸麻。弯下身仔细看，那身首异处的狮子竟变成作石头的！

姑娘呆了半晌，仗剑潜向正房。向堂屋里窥探，不见有人，她又到东间窗外，朝一个破纸洞里看。纸洞里似有东西挡着，用指尖触触，竟是砌着的一道砖墙。她换个地方舔破窗纸看，也是砖。

“把侧屋的窗户砌死，这是何意呢？”这样想着，她轻轻推开门，进了堂屋，眼盯着里屋的布门帘，猛地用剑尖挑开。挑开门帘她又怔住：原来门也用砖砌死了。无窗无门，里面断不会有人，但这样做究竟是何意呢？——她自然想不到这全是一个正睡在里边的孩子使的障眼法。

姑娘回首，打量堂屋，朦胧中见自己祖宗牌位依旧供奉在那里，一时百感交集，悲痛难忍，取下案上的香燃着，跪下去哭诉，发誓三日之内就取来仇人的脑袋，奉献灵前。

哭诉毕了，她站起身来，想去西厢业已倒坍的屋前再祭奠一番，刚刚移步，忽然有件东西呼啸着破窗而入，她一闪身，那件东西砸在身后桌子的酒坛上，碎片横飞。

她暗叫一声“不好”，跃出屋门，却见地上那个没头狮子又跳起来，迎面扑上。狮子虽然无头，却似看得见她，动作十分准确。她和狮子周旋不下十个回合，这才刺中狮子，将剑直插进它胸中。料是刺穿心脏，那狮子一动也不动了，上去拔剑，却见那无头狮子又变作石头的，宝剑无论如何拔不出来。

姑娘挣得精疲力竭，看看东方已经有些发白，完全没了主

意，只好回店睡了。看来自己院子里无人居住，倒也不必担心丢失。天亮之后，待要回去取，怕那剑仍拔不出，盘算到吃过早点，跑到街上去买铁锤、凿子等物，以备取剑之需。一路盘算着如何取剑，又想着昨夜怪事。这是父母显灵，告诫她仇人是个高手，不可等闲视之？还是仇敌耳目灵通，已知她回京城来，请了旁门左道之士，先夺了她剑去？正自胡思乱想，恰好碰上两个卖剑的孩子，又恰好他们讲出“石头狮子”，这让她如何不惊！

彭元见白衣姑娘满脸疑惧，也不等她开口，哈哈笑着说：

“我们跟你闹着玩儿呢！这剑根本就不叫‘春水宝剑’，也不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倒是位石匠大叔给的。今儿早晨，我们街坊的石匠大叔一见着我们就说：‘大元、二秃子，过来，大叔给你们个玩意儿！’我俩一看，是一把锃亮的剑。大叔说：‘今天清早儿也不知是谁家倒出一堆石头来，我一看，里头那最块大的，像是个无头的石狮子。我心想，用它足够打出两盘磨来，就找了两个人帮我抬回去了。等我劈开，里头就掉出这么个器物。你们拿去玩儿吧，可是别瞎比划，留神碰着人！’我试试这把剑，还真够快的。我这兄弟还老想拿着玩儿，怎么说他也没用。万一把手拉个大口子，不是玩儿的，我一想，趁早儿把它卖了，弄几文买果子吃。说卖五千贯，是逗你呢。刚才又听你说丢剑，也说对了名字，可见这剑真是你的。剑是你的，就是问你要五贯，也就讹你了。可也不能白白把剑还给你。总算我们跑了不少路，把东西送到你手里，你就给我们两文钱，让我们买个烧饼吃吧！”

彭元说完，把剑递给姑娘。

姑娘接了，看剑上文字，果然是“秋水宝剑”四字。听

那孩子讲的得剑经过，合情合理，谅他石匠手中得来不会是假，刚才看错了一个字怕是一时眼花了——难道道镌刻在钢铁上的字还会变么！再打量两个孩子，这个递剑给她的，尽管衣衫破烂，脸上肮脏，仍看得出眉清目秀，脸上透出调皮的神气；那个秃头的小叫化手虽然极瘦，也憨态可掬，孩子气十足。姑娘心中感动：这两个小弟弟实在可爱。他们索要五千贯，我自然没有。但是将剑还我，向我要三五十贯钱，我却要给他们的，不想只向我要两文钱。两文钱吃顿早点也不够啊！

姑娘红着脸对他们说：“那就谢谢二位兄弟，剑我收下了！只是拿出两文钱我却心里过意不去，这个你们就收下，也不过表表我心意，与这剑是不能相比的！”

说着，掏出一锭银子，塞进彭元手里。彭元看着手里银子说：“你是诚心给的，我们也就放心收下了，不收下，你心里也过意不去。我们也不白收你的，下回再捡着你的宝剑，我们还给你送回来！”

姑娘忍不住噗哧一笑。彭元说：“我们也不耽误你的事了，你忙你的去，我们忙我们的去。你忙的是件大事，我们忙的是些小事。”说完，拉了秃子，转身走了。

姑娘先还笑着一摆手，接着心里起疑：初听这是句客套话，想想倒似暗有所指。莫非这孩子知道我回来寻仇之事？又突然想起这剑他叫一声就回他手中了，还有那“春水”、“秋水”，虽然是胡扯一气，那戏谑与机警就和讲什么“石匠大叔”截然不同……

姑娘心里越想越疑，想叫住那孩子再探个究竟，眼睛去搜寻时，那两个孩子早消失在远处人群中。姑娘心中转念：纵然

两个孩子不是寻常之辈，就凭着区区两文钱就将剑还我，他们也绝非仇家之属。

想到这里，姑娘心中释然。看着手中宝剑，依旧发出青幽幽的寒光来。姑娘将剑插入鞘内，匆匆回店。

第十二回

虎狼性靠心腹除心腹患

蛇蝎意装无辜害无辜人

秃子被彭元拉住，一忽儿钻进人群，一忽儿拐入小巷，一忽儿又穿过大街。秃子一边跟他跑，一边说：

“你这是让钱给烧的！骗了人家那么大一块银子，找不着地方花了……”

彭元说：“银子是我还她剑，她送我的，你又不是没看见！怎么说‘骗’？这个字有多么难听啊！”

秃子说：“怕难听，你就别干。皆因为我什么都看见了，我才这么说呢！人家来了，你弄了个什么法儿，让石头狮子蹦下来咬人家。人家进了屋子，你又闹鬼，让外头飞进一个石头片子打人家——别当是我不知道，白天你就飞火镰，打大将军的后脑勺子来着。所差的不过是白天你趴在香案底下，夜里你躺在床上假装睡觉！”

彭元忍不住乐了，说：“还是有你不知道的。我要不是霎时间用砖把门窗都堵住，她早就进里屋把你给宰了！你没看见她眉宇之间一股子杀气？”

秃子说：“没招她没惹她，她伤我干什么呢？我看这个姐姐是个讲道理的人。”

彭元说：“架不住你不讲道理呀！咱们把她房子给占了，

她能不生气？”

秃子问：“那房子是她的？”

彭元说：“你没听见她在外屋烧香念叨？”

秃子说：“这个我知道，就是听不清她念叨什么，光是听见她哭。”

彭元说：“我早讲你耳朵不济，白白长了两只！皆因我听清了，我才留下她的剑，不是为银子，是为用剑当饵，把她钓来。不认清她面容，也不知道她住哪儿，以后怎么助她一臂之力呢！”

秃子说：“你忘了问她住哪儿。”

彭元忽然停住脚步说：“傻兄弟！问她，她肯讲？我拉你跑了这么一大通，你当我真是让钱给烧的呀？”用手朝路旁一指说：“她就住在这个客店里！”

秃子这才明白，这么胡转悠一气，原来是在后头悄悄跟着那个姑娘呢！待要说话，彭元一扯他说：“咱们回去说，这里不宜久留！”

两人转身往回走，路上买些吃的。到得家里，把院子收拾干净，坐下吃饭。秃子还惦记着那姑娘的事，问彭元：

“那姐姐到底哭什么呢，是不是这房子里被杀死的姓萧的一家都是她亲人？”

彭元说：“这是无疑的了！她哭的是爹娘，还有哥哥、姐姐、小弟弟。她禀告她爹娘说，已学成一身武艺回来了，近日就去杀坏人报仇雪恨。她还发誓，险阻再大，拼出性命也要达目的。听那口气，这仇人似也不是个好惹的，要么是高官，要么武功极好。我试她剑术，虽然剑术不错，到底她还是个大孩子，加之报仇心切，心绪烦乱，就不免冒失。你

看她回到十年未归的旧宅，拨门就要进来，拨门不成，又跳墙，与其说艺高胆大，还不如说鲁莽忒过！一个女孩子，孤身住进客店，就不怕人生疑？又穿了一身雪白的孝服，日夜不变，也实在太显眼了！我担心她两日之内，会生出不测。”

几句话激起秃子侠义心肠，他一拍桌子说：“我去帮她报仇，我力气大！”

彭元说：“你也不要着急。话虽这样说，我们毕竟还不知底细。都传说萧家死得冤。深夜潜入宅中，不分老少妇孺，一概杀死，这也确不像是正人君子所为。不过到底为了什么？我们胡乱帮她，倘其中有什么关碍，就不合适了。今晚你且留在家里，我去探探虚实。我猜想她今晚必有行动……”

彭元只看出“不像正人君子所为”，却没有料到杀死萧家满门的主谋和陷害他父亲彭庶的，竟是同一个人。

原来那穿白衣的姑娘名叫萧菱，她父亲萧承业当年是临安城内有名的厨师，烧得一手好菜。十二年前，萧承业被秦府用重金从四季香酒楼聘了去，专为秦桧备膳。那萧承业老实厚道且又爱说爱笑，不久就和秦府上下混熟，众人都喜欢他，而最喜找他插科打诨的是秦府的管家秦诚。

这个秦诚早年是秦桧的书僮，因为聪明乖觉又兼伶牙利齿，很得秦桧喜爱。靖康年间秦桧被金人掳去，秦诚仍然跟随在他身边，三年之后又跟同他回到临安。秦桧一到临安便恢复了先时任御史中丞的威风，在这里重整家业，提挈那秦城当了管家。

秦诚得意非凡，端出一副管家的架势，行为举止，也就不似往日那样检点了。他原不饮酒的，当了管家，有人孝敬，便喝了起来，竟至有些贪杯，他那嘴馋却是自幼开始的。从打萧

承业入府之后，尝过两次他做的菜，赞不绝口：“果然名不虚传，吃了他的菜，神仙也不想做了！”从此，晚间无事，便凑到萧承业那里，央他炒几个菜，一边和他说笑，一边自斟自饮，快活一番。

这日，秦诚吃罢晚饭，将府里事安排好了，同人下了两盘棋。两盘棋都赢了，心中高兴，摇摇摆摆，穿过厨房，到了萧承业屋里。萧承业正独自坐在那里喝茶，抬头见秦诚进来，也不站起，嘻嘻笑着说：

“我今晚一个烹三鲜、一个清炖元鱼，正愁找不着人吃呢！”

秦诚前次吃的有这菜，听他如此说，知是取笑，也“嗤”地一笑说：“我看你独自一个也真就吃不下去了。你那个大肚子里头，珍馐美味也不知装了多少进去，怕是爷吃了三分，你倒偷吃了七分！要不，怎么爷的脸依旧那么瘦长，你倒腮帮子气儿吹着似地鼓起来了呢！”

萧承业呵呵笑着说：“有道是‘光棍汉的腿，厨子的嘴’，谁也休想管住的。也不只是我自己吃，谁跟我好，我就给谁吃。可话又说回来：谁没事儿的净气我，那可就全吹！”

秦诚赶紧一躬到地说：“我跟萧大哥好。我再也不敢气你了！”

两人说说笑笑进了厨房。萧承业炒了几个拿手的菜，秦诚端了，回到萧承业房里，又打开一坛陈酒，两人对坐着喝起来。

那秦诚虽然贪杯，却没什么酒量，三杯下肚，舌头早大了。他将一口菜送进嘴里，用筷子点点划划说：“‘一招儿鲜，吃遍天’，这话不假！你在秦府里呆了两年，料也知道，秦府里人，我正眼看过谁？唯独对萧大哥，我是非常敬重。我也不单

为你手艺好，还为你心肠好。要说权势，你有什么权势？说了不怕你不高兴，一个做饭的！可我这个人就是这怪脾气：不管你有多大权势，你心术不正，人品不好，我就不尿你！就说那个吴三刀吧，秦府里除了爷，除了我，就得属他了，你看我可给过他好脸儿？靠着溜须舔屁股，把爷哄得胡里胡涂，是个什么正经东西！”

萧承业饮了一口酒说：“听说他武功倒是极好的。”

秦诚哼了一声说：“一半是真，一半是吹，还有一半，整个地就是编造出来的！”

他醉了，说话颠三倒四，也不知道有几个“一半”了。

“就说他杀死金兵二十七人，保着咱爷逃出来吧，哪里有这样一回事！这事骗别人行，我也在场，我会不知道？”

萧承业纳闷儿：“大家伙儿可全都是这么说的。不是这样，难道那些个金兵金将，都是秦爷自己杀死的？”

秦诚一仰脖儿，把一杯酒饮尽，哈哈笑着说：“哪个也没有杀人！那金朝的大将完颜昌和咱爷好着哪，咱爷离他军营时节，他还在军营中摆了酒宴相送，频频地向咱爷敬酒。哪里有什么金兵囚禁、我们杀了他们守卫逃出的事！”

秦诚说到这里，忽见萧承业满脸惊愕。秦诚顿时醒悟：我的天哪，我数落吴三刀，怎么连这话都说出来了！心里一惊，头上立即冒出冷汗，酒已醒了一半。他站起身来，推开门向院里望望，不见有人，倾耳听听，没有动静，这才回到房中，哈哈一笑说：

“你的菜好，我多喝了几杯，已经醉了，胡说一气。云山雾罩，没边儿没影儿的事，你别当成真的！”

想想不放心，秦大管家又叮嘱说：“我今晚跟你说的，

虽都是无关紧要的废话，可是涉及咱爷，你可千万不要拿这话去对别人说——无论对谁也不能说。不然出了什么事，休说我要倒霉，就是你，也必然受到牵连！”

萧承业见他说出那番话后竟如此惊惶不安，知道事关重大，此时又听他嘱咐，连连点头说：“你就放心！我这人虽喜说笑，却从不学舌。况且又有你这样的嘱咐，断不会对任何人说了！”

秦诚又叮嘱了一番，这才作罢。他知道萧承业是个忠厚老实的人，想他也不会出去乱说，渐渐放下心来。

却不料听到他这话的人并非只是萧承业，还有一个。这一个又不是别人，恰恰是他的对头吴三刀。

吴三刀名唤吴骥，是秦桧的心腹家将，“三刀”是他的绰号。秦诚从不称他大名，只呼“三刀”，照秦诚的解释：“他就那么三刀。三刀使出去没把对手怎么样，他自己就算完蛋！”所以别人叫“三刀”，吴骥听着高兴；秦诚呼“三刀”，到吴骥耳朵里就变成：“你小子就那么三刀，整个儿的一个饭桶！”心里觉得说不出的那么别扭。

其实呢，吴骥武艺相当有根底，尤其一口刀，使得神出鬼没，很少遇到敌手。他的刀法是先发制人的，出手极快，而且刀刀指向要害。跟他交手的人，经他三刀五刀，不乱了脚步的极少。他到秦桧身边虽比秦诚迟些，但因有勇且又有智，很得秦桧赏识。初来时吴骥对秦大管家也还尊重，过了一段时间，看出秦诚“只有嘴皮子上的功夫”，言谈中就时时流露出轻蔑之意。秦诚见吴骥受秦桧重用，本已有些不平，又听了吴骥一些冷言冷语，益发心中有气，便也拣他一些毛病，反唇相讥，两人积怨渐深。他们都在秦桧面前争宠，不时来揭发对方隐私。

秦桧早察觉他们不和，却不动声色，以为一文一武两个心腹互相监视，倒更利于他控制。

这一天吴骥和秦诚发生口角，到晚上没有见到他，肚里寻思：“秦诚这个无赖多半又去老萧那里讨便宜去了。他和老萧还说得来，今日与我吵了一架没占上风，心里头有气，此刻说不定正在那里讲我的坏话，倒要听听他说些什么！”

想到这里，吴三刀悄悄潜向厨房，见萧承业房里灯亮着，里边有人说笑，便凑近窗子去听，正听见“就说那个吴三刀吧”。吴骥心说：“好小子，我算是把你摸透了！”再往下听，吴骥一怔，接着心花怒放：“秦诚啊秦诚，你这回可把刀把子交到我手里啦！这把快刀，我以后什么时候爱抡什么时候抡，到时候，我怕你哭也没地方哭去！”

吴骥正自高兴，听得秦诚话声嘎然而止，猜想是秦诚自知失言，要出来探望。他猛一纵身，上了屋顶。果然下边门“呀”地一响，估计是秦诚出来窥视。听到屋里重新响起话语，吴骥又溜下房来，把后头的话也听去了。

吴骥欢喜无限，夜里直盘算到三更之后。他想此事关系重大，倘等到以后自己收买秦府上下人心的事都做得周全再来整治秦诚，怕是不妥。万一老萧不慎将事泄露，这便宜他就捞不着了。况且事隔多日再去禀报，那秦爷是何等样人，他岂能饶我？看来这事就一天也拖延不得！

次日秦桧早朝回来，吴骥即刻去见他。秦桧看他脸色，就知又是来告秦诚的状。原以为依旧是鸡毛蒜皮，不料听到耳里不啻响了一声霹雳，心中震惊。

靖康二年他被掳去金邦，认贼作父，成了金朝大将、金太宗之弟完颜昌的亲信。那完颜昌是个有头脑的人，认为秦桧是

宋朝的重臣，在朝中广有联系，奇货可居。到了他率兵攻打宋朝重镇楚州时，便将秦桧带了，命他潜回家园，在朝廷中对宋君施加影响，好里应外合，夺取大宋江山。他与秦桧筹划好计策，让秦桧假装作杀死看守的兵卒，“逃”了回去。

计划虽然周密，回到京城后，朝中还是有人怀疑：宋朝大臣还有与秦桧关在一处的，为什么独他逃得回来？他自己逃回也罢了，怎么还带着老婆、侍从一大群，游山玩水一般？

亏得当时的宰相范中尹与朝廷中和秦桧要好的大臣竭力说明此事是真，秦桧乃是个大大的忠臣，这才瞒住了朝中文武百官。那宋高宗赵构又是个昏君，听了秦桧谎言，反倒说得了这样大大的忠臣，他高兴得夜里睡不着觉。

秦桧自然以为从此高枕无忧，可以放心干他卖国的勾当了，却不料祸起萧墙，他的心腹一夜之间竟成了坏事的苗子。倘此事传扬出去，如何得了？听吴驥一番言语，他震惊万分，一时沉吟起来。

那吴驥最善察颜观色，细看着秦桧脸上变化，见他双目忽然闪出凶光，便在一旁说：

“他既会到厨子那里说，也会到别人面前说。他今日说了，明日还会说。我看及早除了他！”

秦桧怒道：“一派胡言！秦诚自小就在我身边，虽比不得你功劳大，不似你这样受我信任，却也为我做过许多事情，是个功臣。我怎忍心为他酒醉后编了几句谎言就施如此重罚！”

吴驥心说：秦爷您跟我玩儿鬼呢！秦诚醉了不假，可是哪一句是给你编造的“谎言”呀？说我“一派胡言”，说我讲“除了他”不对，明摆着是装模作样！还捎带着给我两句

好听的，什么“功劳大”、“受信任”……功劳大，你怎么让他当管家，不让我当？受信任，怎么好些事你跟他讲，不对我说呢？

吴骥心里这么想，嘴里却说：“爷宽宏大量。可宽宏大量，怕是改变不了秦诚丝毫。上回他借爷的名义去敲马寡妇的竹杠，爷饶了他。他这回又怎么样？居然去跟外头雇来的人胡说八道。如若那厨子回家一说，传扬开来，岂不坏了爷的声誉？这可绝非借爷之名敲诈钱财可比！我索性今夜就去他房里，一刀结果他性命，免他再生是非。”

秦桧气冲冲一拍桌子说：“大胆！你敢动刀杀人我就送你到临安府里，要你抵命！这可不比吵架斗殴、误伤人命。府里如查问下来，让我如何交代？还不快快退下！”

吴骥唯唯连声，退到外边，心里一阵发冷，摸摸额头，汗已经出来了。人家说“伴君如伴虎”，我吴骥是个小人物，从未伴过君，也不敢说这话对与不对，可是说伴我们秦爷如同伴虎，那是丝毫也不错的了！秦诚固然不好，到底为你做心腹多年，怎么一下子就要杀他灭口？你要杀人灭口自己不讲，偏要等我先讲出。我讲出了，你要么说让我去杀，要么说不让我杀，都算是明白话。现在说的这话，像是不让我杀，又分明暗示我杀——不能用刀去杀，如是吵架斗殴，“误伤”了人命就没关系了！我听了这话，装作不懂，不杀秦诚，爷必然恨我，不要说指望他重用，日后借他力量飞黄腾达，就是自身性命也难保全，须知我也是了解他做金人内线底细的。我要是杀了秦诚呢，他又未曾明说让我去杀，倒是有“要送官府里抵命”的话！人命关天，又在天子脚下，临安府倘真地追查下来，他可不担干系，到了那时，我浑身是嘴也说

不清楚！如若他更有深意，想借此一箭双雕，用官府之刀连我也除去，我杀秦诚岂不就是杀我自己？……

想到这里，他不由叹息：吴骥啊吴骥，都叫你“赛诸葛”，你也自认为聪明过人，可是跟人家秦爷一比，你可就显得太蠢了！

思索了半日，吴骥把心一横，决定除去秦诚。他想，秦桧要一箭双雕的可能性极小，一则秦桧有那见不得人的勾当，不会让我落入官府手中；二则没了秦诚，秦桧更需心腹之人，自己文武双全，再表现出忠心耿耿，为他卖命，秦桧怎会除我？如若不除我，就必然重用我了。

到了掌灯时分，秦诚又在府中四处指手划脚。在他辱骂一个家人时，吴骥在一旁冷言冷语，专捡那最刻薄的话说。秦诚自然不容，也挑了几句最难听的回敬吴骥。吴骥听了，勃然大怒，跳将上去，只一拳，秦诚就瘫倒在地，口里、鼻里都流出血来。家人七手八脚将他们管家抬了，送到床上放躺下，再看时，不仅气息全无，身上已经凉了！

秦桧命家人将此事报到官府去，他自己又写了封短札附上，只说家人之间因口角双方动手，误伤人命，误伤人的家人自有他严加惩处，云云。这事也就如此了结。

两日之后，获悉吴骥母亲生病，秦桧将吴骥唤至自己书房内，说道：

“我闻说你母亲病了，你可回去看看，这里有几锭金子，你就拿回尽尽孝心。我这里也没有许多事情，只是一桩：那厨子萧承业的事我有些记挂。也是你疏忽，他这几日怎么竟回家了两次？这人听说又是个管不住自己舌头的，怎知他回去不对妻子儿女胡说？你走时就顺便将这事办了，但让他们舌头都动

转不得，至于如何办，尽由着你。你可提前一二日离开我这里，官府追查，也断不会疑到你头上。就是日后出了事，也有我担着呢！”

吴骥听这话讲得清楚明白，心中欢喜：看来我替爷办了秦诚，他真把我当作心腹了。吴骥心中感激，对秦桧说：“爷就放宽心，都会办得妥妥帖帖。我吴骥就是肝脑涂地，也报答不了爷的知遇之恩于万一！”

秦桧一笑说：“我可绝不能让你‘肝脑涂地’，那样，我以后依靠谁呢？”

一句话把吴骥说得几乎落下泪来。他双手捧了沉甸甸包裹退出来，一路上心里甜滋滋地翻着秦爷的话。

其实秦桧是过虑了：那萧承业虽因手艺好受人尊重，却是个极胆小怕事的人。自那日听了秦诚一番话，心中七上八下，虽然按例每隔两天回家一次，却并不曾对家中人透出半个字来。那日他听得吴骥与总管争吵，一怒将总管打死了，心中十分难过，丝毫不知这两件事有什么瓜葛。他对吴骥平日虽无恶感，对吴骥打死秦诚却甚觉愤慨。他想，你是个武将，他是个文人，你先动手打人，这事就混帐，怎么意忍心对相处了多年的朋友下这般狠手！

他也不会装假，见了吴骥就悻悻然走过，并不睬他。吴骥有恃无恐，看萧承业鼓着嘴巴的样子，心中暗暗好笑。待到秦桧给了他杀人灭口的暗示，他认真盘算一番，决定趁萧承业回家的一夜，闯入他宅中，将他满门杀尽。不过萧承业家中情况，他并不清楚。究竟他家共有几口？听说他的长子已有十八、九岁了，是否懂些武艺，在他下手时成为障碍？那夜他家中有无人口住在外面的？诸如此类，全不知晓。有心找与他相知的人

打探，又恐泄露机关，事后发生麻烦。想来想去，只有找萧承业本人，最是万无一失。

当晚他就来到厨房旁萧承业的小屋外，见里面点着灯，推门进去。

萧承业正在里面独自一个喝闷酒，听见门响，抬头看看，又低下头喝酒，并不理他。吴骥叹了口气，在他对面凳子上坐下，也不吭声儿。萧承业眼皮也不撩一下，问他说：“你来干什么？”

问过之后，不见回答，萧承业心中纳闷，抬头看时，却见吴骥满面泪痕。萧承业一见这情况，心肠顿时软了下来，忿忿地说：“你心里自责而已，他却没了性命！”

这话说完，自己忍不住，也掉下泪来。吴骥见他一哭，越发难过，竟双手掩面，失声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

“我真该死……谁料一时动气，竟铸成这样大错！我几次拔刀要随了秦贤弟去，只是想到九泉之下，没有面目见他……还不如把他父母就当作自己父母，尽心侍奉，待到二位老人家寿终归天，我再自刎一死，那时在地下见了秦诚贤弟，也算能有几句话……你是秦诚贤弟好友，我见你就同见他一般，找你说说心中悔恨，也觉心里略轻松些……”

一顿哭诉使得萧承业的恨意冰消瓦解，他也陪着流泪，到了后来竟反过来劝说吴骥了。两人讲过这事，又谈起别的，变得十分投契，直谈到三更时分。

次日天明，吴骥向众人说因母亲重病，要回去省视，告别了众人，背上个小小包袱，离开秦府。大家早已闻知他母亲病了，并不觉意外。

吴骥到得城外，找一家小店住下。到了次日夜晚，换了

行头，三更时分持刀潜入萧宅，将他满门杀尽，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凶杀案。可怜那萧承业，直到身首异处，也不知杀了他的是谁。

吴骥已从萧承业口中得知那夜他全家人都在，却不想出了一件巧事：萧承业的岳母那日思念小外孙女儿，白日里派人到女婿家里，将六岁的萧菱接到自己家中去了。吴骥清点死尸，不见了一个，查清是那六岁的小丫头子，他只淡淡一笑，事后也就轻轻放过。万没料到因此十年后京城里来了个身带秋水宝剑、眉宇间一团杀气的姑娘。

第十三回

复仇心切鲁莽闯相府

助人情真深夜访客居

却说萧菱找到宝剑回到店里，一心盘算当夜如何行动。

三年前她大舅薛连义在世时，曾回到临安办事，花了无数银子，才打探出杀他妹妹、妹丈一家的是秦宰相府的家将吴骥。薛连义心里凉了半截儿。要去官府告他，那官司如何打得赢？何况自己手中又无半点证据。萧菱今番回京城，倒无丝毫去官府告发吴骥的念头，只想立刻找到吴骥，凭自己武艺，亲手杀了他。

她报仇心切，既无耐心等待时机，也没有设法去打探一番，就连吴骥其人面貌，她也不识，只想他住在宰相府，我进府里去搅扰，他这个秦桧的心腹干将必然要出头露面，我问清姓名，取他人头就是！

萧菱耐到三更时分，听着店里谈笑声渐稀，再耐不住。她打开包袱，换上紧身衣服，将剑背了，吹熄蜡烛，悄悄走出房门，看看四下无人，纵身上房，就从屋脊上翻过，到了街上。街上仍时有行人，萧菱躲躲闪闪，朝宰相府奔去。

萧菱昨日白天来宰相府认过门，知道大门上戒备森严，却不晓夜间光景。此时走进一条通到宰相府大街的小巷内，到巷口探头窥望，见大门门楼上悬的写有“秦宰相府”大字的四个灯笼下，三五个佩着腰刀的护卫站在那里，正虎视眈

眈地向四处看着。大门两旁，一对大石狮子在灯影下也显得面目狰狞，想起昨夜自己旧宅中那头石狮子，萧菱身上不由一阵发冷。

她避开大门，绕至后墙。看看巷子两端无人，抬头打量墙头。

那道红墙极高，至墙头竟两丈有余，估计跃不上去，从腰间解下小索，朝上一掷，小索顶端的钢爪恰好挂在墙头上。萧菱用手拉拉，见挂牢了，“噌噌噌”爬上去。她伏在墙头上半晌不动，看着墙内无人，侧耳听听没有动静，这才收起小索，轻轻跃下。落地后四下里看看，又侧耳倾听，这才向前边一道粉墙上的月亮门走去。

走了两步，听得身后有响动，萧菱猛回首，同时“刷”地拔出剑来。身后并无入迹，只是自己刚才跃下之处现出一道很宽的黑洞。萧菱凝望片刻。轻轻迈步回去，只见那道黑洞深不见底，一股霉烂的泥土气味直扑鼻子。原来她方才落下的地方竟是一块翻板，上面虚掩着土，土上还生着小草。萧菱暗自庆幸：好险！倘不是这机关因年久失灵，我岂不一落下就掉进陷阱？谁知道那里头还埋伏着什么毒器！她转身要走，又觉不对：纵然我落下时用了轻功，总该那时触发它，怎么落下时不动，走开之后它反而突然翻转来？这样想着，用剑去触那深洞近旁的草地，剑尖及处，那片草地“呼”一下子沉下去，又露出一片黑洞来。原来红墙下的一带草地，竟然都是陷阱！

萧菱心惊：倒要分外仔细了！转身走向月亮门。

她在月亮门外略停一下，听听里边没有动静，迈步走进。不想刚一进去，门内侧面人影一晃，兵刃带着风声下来。萧

菱闪身避过这一刀，顺手向那人刀上一挥，只听“嚓”一声响，那刀变作两段。那人一愣时刻，萧菱早飞上一脚，将那人踢翻，娇叱一声：“通上名来！”

话音未落，背后有人说：“是我！”

话到，刀也到。萧菱猛一转身，就势用剑一扫。那人闪过，没料到第二剑接着又到了，只好用刀去搪，“当”地一声，刀也断了。他想扔刀去碰萧菱，手尚未及举起，第三剑又直奔他咽喉刺来，疾如闪电。那人料也躲不过了，双眼一闭等死。萧菱却突然将剑撤回，照他心口上一脚。那人“哎哟”一声，仰面倒下，满地打起滚儿来。他也弄不清自己什么地方疼，总觉喉咙已被人家戳了个窿窟。

萧菱碰上第一个抽冷子给她一刀的，误以为是吴骥，让他报字号，看见第二个又是使刀，觉得自己可笑：断不会有两个吴骥，况且功夫都平常。谁都有妻儿老小，仗着自己剑利艺高，见一个杀一个，这事情不妥。看见那第二个在地上乱滚，萧菱上去，一脚踩住。正待问他吴骥在哪里，却见一群家丁挥舞兵器，都涌进这小院，朝她杀来。萧菱并不畏惧，剑锋一转，从容应战。一时间一片吆喝声，加上铁器撞击的“叮叮当当”，十分热闹。萧菱边战边喊：

“谁是吴骥，给我站出来！”

这时靠着粉墙，已站了一排人，手举着灯笼火把。众家丁看清来人是个身形苗条的姑娘，又是只削兵器不削脑袋，一时胆子都壮起来，争先恐后地杀上。听见她娇声叫阵，一个家丁一边气喘吁吁地舞着一条花枪，一边怪叫：“我们吴大人……已经……有了夫人！你看我行不行？”

那个家丁自恃力大枪长，不想话没落音，那姑娘不知怎么

就到了面前，向他一挥剑。那家丁忽觉一只耳朵一凉，用手摸时，耳朵没了，只摸了满手血，见血才觉疼痛难当，忍不住叫起娘来，众家丁此时才觉骇然。

萧菱见没有吴骥，心里急躁，又连叫了两声，这次再无人敢应。众家丁只是团团围住，小心地同她周旋，兵器毁了，就退到一旁调换，再攻上来。

其实吴骥早已出来了，正提着他宝刀站在暗处观战。只要这个不速之客不去伤害宰相和他一家老小，他就想看看她路数，以逸待劳。听她叫出自己名字，吴骥猜想是仇家寻上门来，却又不知是哪一家。看了一会儿，觉得她剑法精奇，渐渐有些担心，生了立即置她于死地的念头。

此时家丁上前禀报，沿墙四面搜索，不见再有别人，吴骥又有些变了主意。自己杀人太多，仇家也记不甚清了，就这样弄死这个丫头，到头来还是不明不白，不如上去问清，然后凭着自己手上宝刀，结果这个丫头。想到这里，宝刀一挺，就要上前。旁边闪出个人，拦住他说：

“吴爷且慢，我去收拾她！”

吴骥看时，正是家将头领方赤龙。这方赤龙本是个绿林中人物，因结识了吴骥，被他引荐到相府充当爪牙。他武艺高强，相府中除了吴骥，无人能敌，又有吴骥与他撑腰，不久就当上了相府家将的头目。

吴骥见他要上，点点头说：“你先问清她来路。略仔细些，这丫头不弱！”

方赤龙上前吆喝一声，众家丁一齐拖着兵器退下。萧菱见上来的似是个头面人物，又持着单刀，以为这次是吴骥无疑了，用手一指他说：“你可是吴骥么？”

方赤龙说：“不用吴爷，我这口刀就足可以把你送回姥姥家了！不过你先说说你的来历，让我知道我宰的是什么人，回头好给你们家大人报个信儿，让他们来认尸。”

萧菱听了，怒火往上冒，也不答话，一个“仙人指路”，宝剑霍地刺向方赤龙咽喉。方赤龙缩身躲过，钢刀一个“秋风扫落叶”，取她双腿。萧菱并不跃起，只用剑朝下一竖。方赤龙知她宝剑厉害，刀锋陡转，挑她腋下。萧菱身形不变，将剑一顺，去抵他刀，方赤龙又突然抽刀，一脚飞起……两人一招一式，搅在一处。

萧菱无心同他周旋，想削了他兵器，打发他下去，引出吴骥来。不想对手那口刀竟水中一条鲛鱼一般，一时捕捉不到。萧菱脑中闪念：“这红脸汉子看着笨重，不想脚步如此灵活，这口刀又使得这般圆熟。看来相府中有人，吴骥也绝不是轻易对付得了的……”

方赤龙也没料到这丫头这么扎手，想着吴骥吩咐问清丫头来路，待要开口，哪里顾得上？

两人斗了三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萧菱十分急躁。谁也未曾料到，此时竟有件意外事发生。

原来萧菱与众家了混战时，家丁中几个弓箭射手早埋伏到近墙的一片翠竹后头，箭上弦，弓张满，单等方赤龙一声令下，就乱箭齐发。吴骥原想乱箭射死那个丫头，转念要问清来路，这才没让手下人放箭。不想方赤龙、萧菱斗得正酣时，一个弓箭手竟失手射出一箭，这一箭正中方赤龙左臂。方赤龙“唉哟”一声，萧菱的一剑又恰恰横扫上来。方赤龙慌乱中用刀去搪，“当”一声响，刀被削去一半，剑尖几乎划到腰上。方赤龙身体一晃，接着跳出圈外，直跑回去。

吴骥不想再拖，将手向翠竹后一挥，示意放箭。一时间，弓弦响处，利箭“嗖嗖”响，直射向萧菱，萧菱不敢怠慢，右手挥剑拨矢，左手一支支去接，只一刻就接了一大把。

夤夜之间，到底目力不如白昼，萧菱担心时间一长要吃亏，又未找到吴骥，以寡敌众，白费力气，不如暂且退出，再作打算。这样盘算着，精力有些分散，一支箭恰射在右手手背上。萧菱右臂一麻，宝剑竟然脱手，“当”一声掉在地上，待要去拾，早有个家丁跑前两步用长枪一挑，将剑挑走。萧菱只顾忍着疼痛双手拨箭，无法去夺宝剑。看看就要不支，一个箭步蹿向月亮门，夺门而出。吴骥见她要逃，一挺宝刀，跟着闯出。

蹿出月亮门看见高院墙，萧菱猛省，她已无法象进来时那样从容越过高墙了。听得脚步声就在背后，也顾不上后果，一个“鹞子冲天”向上跃去。

她知道再迈一两步就是陷阱，不敢近墙，这起步的地方就距高墙太远，再则酣战多时，体力早耗去大半。这墙她原本就无法跃过，又多了这两个不利，如何还过得去？刚刚飞起一半，就觉身体下沉，脑里一闪：“完了！”

就在这一刹那，萧菱突觉身体被人抓住，又朝上一抛，自己也无法控制，竟飞得高出那墙一两尺，直摔到墙外去。萧菱虽已身体失去平衡，到底武功有根基，看看头就要倒撞在地，急用双手一撑，一个“鲤鱼打挺”，又跃了起来。

墙里的吴骥惊得目瞪口呆。上乘的轻功夫他也见过，似这样连着两个“鹞子冲天”却听也不曾听说。第一次跃起靠的是脚踩实地的力气，第二次身体悬在半空，她脚踩得着什么，怎么还会又跃起一次？要是能这么一次接一次地往上跃，那不是跃到天上去了！

萧菱回到旅店，悄然走进自己房里，燃起蜡烛，木然坐在床头。虽说糊里糊涂逃了出来，却把宝剑丢了。前次失落在自己家中，这次竟然落到了仇人手里。仇人躲在相府里，相府戒备那般森严，赤手空拳，如何再去寻它？这次已经暴露，那吴骥狗贼有了防备，纵然能再找到一把剑寻进秦府，势必比这次还要难上千百倍。用了多日心血，费出九牛二虎力气，连仇人的面也不曾见到！再看自己手背，是强弓在近处射的，筋肉翻开，鲜血淋漓，动了动手指，剧疼钻心，连拳头都攥不起。又想自己搅扰的是宰相府，必然引起轩然大波，明日官府里追查，怕是连这小店里也无法容身了。十年寒暑，昼夜苦练，原以为凭着精湛的剑术、充沛的血气，不难置强敌于死地，谁知连秦府一个平常的家丁也久战不下，不是那人被己方误射，还不定怎么着呢……

萧菱越想心绪越乱，越想越觉路窄。自己已在祖宗面前立誓，三日之内不报血海深仇就以死报答亲人，现在近日取吴骥人头已成泡影，自己还有什么颜面苟活下去？

想到这里，萧菱站起，解开包袱，取出白绫衣带，将木凳放到几案之上，踏上木凳，拴好白绫。姑娘双手拉着白绫套子，闭上二目，眼泪却似断线珍珠一般滚落下来，她说了句“爹、娘，我就去向你们谢罪了！”随即将脚下木凳踢开。

万没料到，木凳滚落，人也直滑了下来，摔到地上。

萧菱爬起来看，白绫带子上打的死结竟被挣开。萧菱纳闷：“我打的结子从来不开，怎么今天扎不牢了？”想是自己一手负伤，活动不便，便二次爬上去系。她上了几案，去踩凳子，踩了个空，低头看时，凳子不翼而飞，萧菱吃惊，朝下边看，凳子不知何时到了地上。姑娘自言自语说：

“莫非爹娘不许我死？”

话刚落音，窗外有人搭话说：“多明白呀！谁家爹娘愿意自己孩子死呢？”

萧菱一惊，伸手去背上拔剑，却捞了个空。窗外又嗤一声笑：“在我这儿呢！”

萧菱这才听出是个孩子的声音，走上去拉开门门。

外边的人随即自己推门进来，正是日间还他宝剑的那个穷孩子。只见他满面笑容，手里提着一把剑，萧菱一眼识出，那剑正是她的“秋水”！

见她惊愕，那穷孩子嬉皮笑脸地说：“别害怕，不要再要你银子啦！我们答应过你：再拾着剑，还给你送回来。”

说着，把宝剑放到几案上。

姑娘颤声说：“你……你到底是谁？”

穷孩子说：“我叫彭元，白天那个孩子叫秃子。我们两个好，他管我叫‘小元哥哥’，我管他叫‘秃子兄弟’。我们一起讨饭，我讨不着，他讨着了，就分给了我一半儿，你说我们好不好？”

萧菱问他：“你这剑是怎么弄到手的？”

彭元说：“咳，别提了！你不是给我一大块银子吗？我把银子分一半给我秃子兄弟。我兄弟一高兴，就跑出去了，没想到他三更多天还不回家睡觉。我又生气又着急，哼，他这是让钱给烧的，还说不定出什么乱子了呢！我这么一急，就满街找他。找到一个大官儿住的街，门口几个看大门的兵赶我，说那条街不让我走，再走就拿箭射我。我一害怕就绕到一道大红墙的后头去了，心想，还说不定我兄弟用小绳子挂到墙头上，蹦到里头淘气去了呢！要是他玩腻了蹦不出来怎么办？我正想

着，就听着‘吧’一声响，也不知墙里头扔出个什么东西来。墙底下黑，我怕万一墙根下有个深坑什么的，掉进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可我又舍不得扔出来的那件东西，万一是值钱的呢！我就慢慢地用脚探，这么一探，我的脚还真碰上个东西，蹲下仔细看看，是这把剑。这是我踢到剑把子上了，要是踢到剑尖儿上，你说，是不是得把我脚丫子划个大口子？”

几句话说得萧菱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看来，这穷孩子从我进入相府到逃出，一直在场，不但在场，他还助了我。这穷孩子是个异人，已经是无疑的了！我跳到翻板上没落人陷阱，逃出时眼看无法越过高墙，又像无形中有只大手把我扔出来，看来都是他暗中帮助，终于又找回我的宝剑，亲自送上门来，还再次把我从死里拖出来……前番深夜石狮子跳起来扑人，他卖剑时的种种怪异，跟今夜这事连起看，也就清楚明白了。

彭元嬉皮笑脸，萧菱却满心感激，待要说出，又不知如何开口。看他这两日的行为，处处助我，却又不肯明说。真人不露相，他既然不愿讲出这些，我也不能勉强让他承认……这样一想，纵然万分感激，也不好表示了。

彭元却一指她的手说：“你那里像是碰破了，我这儿有些治外伤的药。这药是最名贵的，敷上立刻就好。别人要用，一次要十两银子，你就不必付了。一则我和我秃子兄弟住着你的房子，房租还不曾交；二则我送剑每次只收两文，总共四文，你昨日给多了，还大有剩余；三则你受伤这事也怪我疏忽了……”

嘴里算着帐，手里就提上个小篮子来，放到几案之上，伸手掏了个小纸包出来。看他打开纸包，萧菱伸出手背，由着他把药粉洒上，把纸按在上面，揉搓一阵。待到他把那片小纸揭

下，不仅伤口全然不见，而且红肿全消，动了一动，屈伸自如，就跟那手从未受过创伤一样！

萧菱此时再忍不住，心中的无限感激、万句话语，都化作眼泪，泉涌一般流出。

见她哭了，彭元不再嬉皮笑脸，坐到她面前说：

“今夜这事，你有些鲁莽了！那个吴骥，如何肯轻易放过呢？”

原来，彭元猜想萧菱必然急着采取行动，放心不下，便把秃子放到家里，夜间到了这小店外面。果然萧菱换了衣服，翻过屋脊出来。彭元并不知她哪里去，一路跟着。到了相府门前，彭元暗暗吃惊，原来她的仇人是在这里头，这事情可有些麻烦了！

萧菱抬头打量高墙，彭元穿墙而入，见里边靠墙一带，全是机关。那些陷阱安排得十分巧妙，从墙上掷下问路石，既不能触发它们，又听不出里头是空的，只会上当。陷阱里挂着大网，人踩上翻板落入，网上连着的细绳就牵动值夜家丁房中的小铃，家丁立即会来拿人。看这个萧姑娘光景是要越墙进来，怕是就要吃亏！

抬头看看，萧菱已经上了墙头上，而且连问路石也不投一块就纵身下来，彭元使了个法儿稳住翻板，待萧菱离开，又故意让翻板倒转，为的是提醒萧姑娘，让她出来时留神。

萧菱和众家丁厮杀，彭元躲在一边观看，见她剑法精深，不免暗暗称奇，怪不得她有恃无恐呢！听到她喊仇人名字，彭元点头：原来是他！

父亲在朝为官时，彭元常和自己府中家将厮混，也听得家将平日议论，说朝廷诸大臣的家将中，功夫最了得的就是

秦宰相家一个叫作吴三刀吴骥的。又说此人武功虽高，却十分歹毒，得罪不得的。

彭元见靠粉墙站着个年纪四十二三岁的人，身躯高大，手里提刀站在暗处仔细观看，又衣着华丽，似是个头面人物，猜想此人或许就是吴骥本人。听到一个红脸大汉低声称他“吴爷”，更证实此人正是那个吴三刀。他任人百般叫骂也不站出，由着草包家丁替他抵挡仇人刀剑，这人品行也就可想而知。及至称他“吴爷”的大汉独战萧菱，彭元觉得有趣，刀来剑往，很值得一看。可是工夫一大，彭元又有些生气：人家找的是吴骥，你又不是，跟着瞎起哄，还没完没了，不是瞎耽误工夫？

彭元想惩治方赤龙，看中了埋伏在翠竹后头的一个弓箭手，用手朝他一指。那弓箭手张着弓在那里呆看，也不知怎么，竟松了手，一箭朝他们的方爷射去。

等到乱箭齐发，彭元一惊，见萧菱毫无惧色，又是剑拨又是手拈，煞是好看，彭元又笑着点起头来。也没想到萧姑娘竟然手背中箭，彭元暗叫“糟糕”，看萧姑娘转身拔步，就一边护住她，一边也跟了出来。

等到她纵身跃起，彭元怀疑：“你真跳得过去？”看看她就要坠下，彭元作法，助她翻越高墙。吴骥料想绕过墙去追，她必已跑远，只好一跺脚，叹了口气。此时几个家丁走来捧上宝剑。吴骥转怒为喜，在两个家丁火把下细看那剑。彭元躲在暗处用手一指，吴骥突觉手中一松，宝剑踪影全无。吴骥怔住，猜想或者还有高人同来，夺走他手中剑。这人身手太快，恐怕自己远非对手，也不知他这时躲在何处……吴骥越想越怕，只觉马上要中暗算，又怕声张出来丢人现眼，

硬着头皮向方赤龙一挥手：“刺客已经逃走，料也无事了，除了巡夜的，都快去睡觉！”

家人尚未行动，他自己先迈步回房，步履匆匆，就似后边有人追着一般。

彭元看着好笑，提着剑，转身出墙，心想这个萧姐姐脾气大，今夜这壁碰得不轻，不知还会闹出什么事来，我倒要快些去看看……

到了店里，果然碰上萧菱要寻短见。

却说萧菱。她听彭元指责她今夜事做得鲁莽，心中反倒十分高兴：“他是把我当自家人看待了！”

她问彭元：“你说你们现今住在我家里，可是真的？”

彭元说：“自然是真的。”

他就从头讲起，把父母双亡，在舅舅家如何住不下去，如何进京，如何“拜师”讨饭，如何装鬼吓走大将军等等，讲了一遍，只略去了误入仙境学艺那一段。萧菱知他不愿说，也并不多问。

萧菱也向彭元讲了自己经历。彭元听了，不免叹息：怎么好人总是遭受不幸呢？

第十四回

以德报怨萧菱收弟子

弄巧成拙秃子惹事端

秃子一觉醒来，看看窗外，已经亮了。他慢慢爬起来，到得院里，用力伸了个懒腰，觉得身上十分舒畅。

昨晚彭元说要夜间出去，又执意不肯带他，他有些生气，和彭元一起躺下，却不同他讲话。到了将近三更时分，觉得彭元从身边坐了起来，他也坐起，拉住彭元胳膊说：“好哥哥，就带了我去吧！”

彭元说：“不是跟你讲了：今夜危险，还是留在家里睡觉。”

秃子撅起嘴巴说：“家里睡觉就不危险？只我一个人……”

彭元知道他是怕鬼，笑着说：“你好好睡觉，我包你无事。乖乖地听话，等我回来了，教你一两招儿，日后也好对付坏人。”

秃子高兴，跳下床来说：“你讲的可是真话？”

彭元说：“哪个骗你不成？快躺下睡吧！”

看着彭元出了院子，秃子又躺下。躺下觉得床上宽敞，自己对自己说道：“你走了更好，免得有人挤我。我自己独睡一张床，多么舒服！”

翻了一个身，又觉心中害怕起来：“现在可就剩我一个人了，倘若萧家的鬼魂真要生事……”正自心中打鼓，忽又听得“吱”一声叫，秃子吓得缩作一团。本来是两只老鼠打架，这一只咬了那一只，将一那一只咬疼了，秃子却疑神疑鬼，有心爬起将蜡烛燃上，盘算了一番，认为还是一动不动为妙。一阵深的秋凉风吹得窗纸“呼啦”一响，秃子又吓得坐起来，仔细再听，又没了声息。秃子只觉脖梗发凉，干咳了一声，向窗外说道：

“你知我小元哥哥是什么人？告诉你，没人敢惹他的！他能让掉了脑袋的石头狮子跳起来咬人！你要胆敢进我屋子，那个石头狮子就……”

想想他小元哥哥不在，石头狮子也已经没有了，秃子又干咳了一声说：

“就是我也不是什么好对付的！你见院里那棵树没有？我昨晚上硬是把它给拔出来了！别看它现在长得好好的，那是我小元哥哥把它又插进去的，它一进了土里，又活了……就凭我这样力气，要是揪你的脑袋，揪不下来才怪！”

说完，他又侧耳倾听，依旧没有什么动静，心想或许并非大鬼躲在那里不动，倒是被他吓得溜掉了。想到这里，稍觉放心，倒下头来，竟酣然入梦。

却说秃子到了院里，略活动一下，觉得肚子有些饿了，又不知他小元哥哥几时回来，摸摸腰间，彭元给他的那锭银子还硬梆梆地掖在那里，一时想起早市上那些美味吃食，拔步走出大门。

也是他运气不佳，刚刚拐出巷子，就见大将军刘七迎面走来。秃子胆怯，又不敢掉头逃走，只好低了头，悄悄跟在

一个行人背后。大将军东张西望，早见他鬼鬼祟祟，躲躲藏藏，喝了一声说：

“秃子你过来！”

秃子料逃不脱，硬着头皮站出来，躬躬身，满面堆笑说：“四爷您早，给四爷请安了！”

大将军将两手往腰上一叉说：“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且问你：你小子可是跟那个新来的环小子，叫什么彭元的，跑到我宅子里去睡了？我这两夜有些事情，在朋友家住，你小子狗胆包天，竟敢到四爷那里去讨便宜！”

秃子听得问他，先是害怕，及至听他说出两夜没回去是“有些事情”，又暗自好笑，想起他怕鬼模样，自己胆子顿时大了起来，胡诌道：

“我早听说那宅子闹鬼，又没有四爷镇鬼的本事，休说夜间去睡，就是白日里，如没有极重大的事，怎敢进那院子？只因那日晚上听我小元哥哥讲，二爷将他装进袋里打，不知怎地，二爷自己倒钻进那袋里去了。我听了害怕，我说：‘哎呀小元哥哥，这事可不好！虽说二爷是自己钻进那袋里吃打的，到底是因为要打你。他日后伤养好了，岂能饶得过你？我看四爷是个大好人，咱们去求求四爷吧，请他老人家替你向二爷求求情，且饶过你这一次。’我小元哥哥一听也吓得慌了手脚，跟了我到四爷家去求四爷讲情。不料等到天黑也不见四爷回家，我俩也都累了，就躺在外屋地上等，不想一下子都睡着了，醒来看时，却到了半夜三更！”

秃子讲到这里，见大将军脸色变白，故意停住不说。大将军急着低声问他：

“你们可看见了什么？”

秃子也学他，满脸惊恐，四下里看看，凑近大将军耳朵说：

“可了不得！我睁开眼看时，桌子的四条腿正离开地，飘飘悠悠，竟自己起来了！”

大将军的脸色由白变青，却又耐不住问：“后来呢？”

秃子说：“后来我就捅我小元哥哥。我一看，他也醒了，就问他：‘小元哥哥，那个桌子怎么四条腿自己就离开地了？’小元哥哥说：‘可不是么，这多半是闹鬼！’我说：‘咱们赶紧走吧！’我小元哥哥说：‘都半夜了，我也懒得动了。咱们又没装鬼吓死过人，正是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咱们躺下，接着睡！’……”

大将军听了这话，又惊又疑，摸摸自己胖脸，斜起眼问：“那个彭元说什么？”

秃子也不多重复，只说：“他让我尽管睡，不必理睬那桌子。没想到他话刚一说完，地上就有个什么东西飞起来，‘叭’一声打在他脑袋上。我看看那东西，原来是个火镰。”

大将军急问：“你说是个什么东西？”

秃子说：“是个火镰。这下子我小元哥哥也害怕了，他说：‘兴许是我干过什么亏心事，自己也忘了，要不，怎么鬼打我？咱们赶紧给这屋子的祖宗牌位磕头，求祖宗保佑吧！’他一说，我俩就趴到香茶前头，磕头如同捣蒜一般，说，‘祖宗神灵保佑！我们一直少你的香火，今日来了，也仍不曾备得，实是冒犯祖宗，改日定来上香！’磕完了头再看，桌子也落下去了，火镰也不飞了。”

大将军鼻子里哼了声说：“你接着讲！”

秃子说：“我们起来，见桌上有个坛子。我问我小元哥哥：

‘那里头是什么？’他说：‘那得看外头是个什么东西。要是个酒坛子，里头就是酒；要是个夜壶呢，里头就不是酒了。干脆，我闻闻吧！’他打开坛子盖儿，刚一伸鼻子，暗处就伸过只手来，一把将他鼻子捏住了。我仔细看，原来黑影里有个孩子。我说：‘你撒开手！是我让他闻的，要捏鼻子，你先捏我！’他就把手撒开了，可也没捏我。我又问他：‘你是谁呀？’他说：‘我叫刘二狗。’我说：‘巧啦！我认识个叫刘大狗的，那是你什么人？’他说：‘那是我哥哥。你认识我哥哥，正合适。我有件大事，正想让我哥哥知道呢，你告诉他吧！’”

大将军问：“他告诉你什么了？”

秃子想想说：“他还没说呢，忽然刮起一阵阴风，他就不见了！”

大将军听到这里，并不再问，向秃子一挥手说：“也不要再讲了，你跟我来！”说完，转身就走。

秃子见他神色不对，也不晓他是什么意思，没办法，只好跟在他后头，心中七上几下：“莫非我说出什么破绽来了？”想想心中害怕，后悔自己惹事。原想大将军虽然凶恶，却是个蠢货，过去一向受他的气，今日借机耍笑他几句，也算个小小报复，谁料想会生出这结果……

到了僻静地方，大将军停住，劈胸揪住秃子，怒喝一声：“你说的是真是假？”

秃子翻着白眼珠儿说：“自然是真，我怎敢跟四爷讲假话？”

大将军低声喝问：“你听谁讲了我装鬼吓人？”

秃子叫屈：“我没说四爷装鬼吓人呀！”

大将军想了想，秃子确也没说过，可是他总觉秃子刚才那

些话大有问题。他和彭元遇见鬼也罢了，怎么那么像我碰见的那些事，莫非前日是这两个崽子装鬼吓我？想想又不对：火镰飞起来打我脑袋，我搜过香案底下，没有人！酒坛子悬在半空，要不是鬼，谁办得到？可话又说回来：这事我连二爷、三爷都没有告诉，这个小崽子怎么会知道？难道他当时躲在我屋里？想来想去，这事情不问秃子还是闹不清。我得从他嘴里掏出真话来，他不说不说，我往死里揍他！

想到这里，大将军揪着他胸襟的手并不松开，只是朝前一推，又往后一抡。大将军原想这个小瘦猴子给他这么一招儿必然趴下，摔个鼻青脸肿，借这个下马威先镇住他，再一脚踩住他后腰，端一脚，问一句。

大将军万没料到，这一推一抡，秃子竟脚下生根一般，纹丝没动，只“嘶”地一声响，把他衣服扯下一片来。大将军性起，拉出一个骑马蹲裆的架势，右手把秃子的腰一揽，意思是要举起秃子，往地下掼。

秃子没挨过，可是深知大将军这一招儿极其厉害。他这一招儿叫“刘备摔孩子”。说是“摔孩子”，可是只有摔大人的时候才用。一百六七十斤的汉子被他拦腰一抱，双手擎过头顶，接着狠狠向地上一掼。吃他这一掼的轻则骨折肢断，重则一命呜呼。

秃子见大将军使出这一招儿，一时情急，双手揪住大将军的腰带，死也不放，是想赖在他身上，免得被举起摔得粉身碎骨。秃子自己也没料到，他这么一揪，竟把大将军拽了过来。秃子高兴：这回我死死抱住你的腰，你就举不起我了！这么用力一抱不要紧，大将军反被他抱得双脚离开地面。秃子这才想到自己如今力大，索性朝上一端，把个高大肥胖的

大将军举过头顶。秃子意犹未尽，又用力朝上一抛。大将军直飞上去，在空中翻了个身，“哇呀”一声，落到一道院墙里头去了。

秃子听着那叫声不对，心里又害怕起来：万一摔出个好歹来，闹进官府，须要我抵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还是趁着四下无人赶紧溜吧！

秃子不敢逗留，转身就走，也忘了自己是肚子饿出来找东西吃的。他直奔回家中，进了院门就将门闩紧紧插住。不想听得院里有人问他：

“你鬼头鬼脑，往外看什么呢？”

秃子扭头，见是彭元，就喘着气把方才的事说了。彭元笑着说：

“你不必害怕，那家伙浑身是肉，谅也摔不死。你还是先回屋里去，看看谁来了！”

秃子推门进去，见一个姐姐正站起来，笑眯眯望着他，看那眉眼似曾相识，想想，正是那买剑的姑娘，因换上一身女孩儿衣裳，自己竟一时没有认出。

彭元笑着说：“这位姐姐叫萧菱，昨夜闯了些祸，怕是今日官府要追查，店里也住不下去了，我就劝她回自己家来住。让姐姐睡在里屋，咱俩在外头。”

秃子听了，非常欢喜，他爱热闹，三个自然比两个更好；又见姐姐和颜悦色，很像一个姐姐了。有个姐姐，该是何等的福气！秃子多年孤单，总羡慕有姐姐的人。心里这样想，嘴里却说：

“我当是只我自己闯了祸，原来还有个陪我的呢！”

萧菱却觉惨然，勉强笑笑说：“你闯了祸，一走了事；我

闯了祸，还有大事没办成呢！”

秃子一拍胸脯说：“我有的是力气，你有天大的事，我来给你办！”

萧菱顿觉心里一热，一手搂住秃子的肩膀说：

“好弟弟，有你这话，我也不难过了。只是我这事只能亲手去办，别人谁也代替不得……”

彭元说：“这些且都不讲，吃饭要紧，我去买些吃的！”

彭元出去，不一刻回来，三人围着桌子吃早饭。秃子惦记着昨夜事，问彭元说：“你昨夜出去时对我说什么来着？”

彭元道：“我说让你乖乖地在家睡觉。”

秃子说：“你说要是我乖乖地睡觉，等你回来，你就怎么着？”

彭元说：“噢，想起来了：我说你要是乖乖地睡觉，明天早晨我就出去买牛肉大饼给你吃。”一指桌上说：“喏，这不是买来了？”

秃子叫嚷起来：“你耍赖皮！你不是这么说的！”

彭元问：“那我是怎么说的呢？”

秃子偷偷看了萧菱一眼，并不答话。彭元暗暗称奇：原来他也懂得我的功夫有些奥秘，不能轻易在外人面前道及！莫非这也如师父说的，是有些个缘分？彭元也就不再问他，秃子果然不重提此事。

三人吃罢饭，萧菱把桌子收拾了。彭元一捅秃子，抬脚往院子里走。

秃子想：“许是那话儿！”欢欢喜喜跟彭元到了院子里。萧菱看那光景，料是他们弟兄间功夫上的事。她是正式拜师学艺的武林中人，深晓门户间规矩，自去里屋收拾自己房间，打

扫洗涤，虽然不免进进出出，对那两位搞些什么名堂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却说彭元领秃子到了院子里，问他说：“你想学什么呢？”

秃子心想：我小元哥哥昨夜说的是教我“一两招儿”。他的招数也不知有多少，单我亲眼见的就已经数不清了。倘若论我兄弟间的情谊，他必然悉数都教了我，想是那仙术极难的，多了我也学不会，不然就是他师父有过嘱咐，只许他传出一二种去。我也不能贪心太重，坏了他的规矩，就学“两招儿”，也就足够我用的了。不过，这“两招儿”，我倒要挑选那最有用的……可到底哪两招儿最好呢？

彭元见秃子不答，拚命在那里翻白眼珠儿，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用手一指他说：

“你小子原先还老实，现在学坏了！准定是在想鬼点子，盘算着把我最好的招数学去呢！”

秃子一乐说：“我天天只跟小元哥哥一起，要说‘学坏了’，就说到你自己头上去了！要是你什么都教我，我也就不用费心思了，可借你只想教我‘一两招儿’，我自然要挑那最有用的。我看你一忽儿就不见了，谁也找你不着，你就先把这个法儿教我吧！”

彭元说：“这个法儿倒是最有用。你再去偷鸡，谁也休想抓住你了！”

秃子笑起来：“我现在力气大了，没有钱花就去卖力气给人家干活儿，保准谁都爱雇我，我还偷东西干什么？”

彭元说：“反正偷一次东西，学得法儿就再也不灵了，也不怕你去干那勾当！”

彭元就将隐身法的口诀和要领教与他。不想秃子怎么也学

不会，单是那口诀，他就无论如何也念不出。彭元见他急得满头大汗，告诉他说：

“你要沉下心来，耐住性子，一个字一个字念。”

秃子又念了一顿饭光景，到底把口诀念熟了，照着彭元说的要领去做，试了多次，最好的一次也只是身子隐去了，一个秃头和一双脏脚还露在外头。彭元心里纳闷：这是什么道理呢？老爷爷教我这个，只一刻我就会了，怎么用的是一样的教法，秃子兄弟就怎么也不会？莫非又无缘了？

彭元又试着教他另一种，演习了半日，仍旧学不成。秃子大觉泄气，彭元也暗暗叹息：我这兄弟心地善良，总以助人为乐事，原想把功夫都教给他，也让他去助老爷爷完成心愿，谁知竟是如此结果！

秃子说：“小元哥哥，你也不必难过。我本来就知道自己不是那么一块材料。虽说想要学隐身，自己先就不相信能够隐得起来。学了一学，果然就是这样子！别的那些，我也统统学不会了，但有一招儿：你用手一指，火镰就飞起来打人，我却能够学会的。你就把这一招儿教我，我看也尽够用了！”

秃子既如此说，彭元也只好答应，想姑且一试，心中实在没把握。不料想他将口诀教了秃子，秃子居然一下子就记住了！彭元又教他动作要领，让秃子演习。

秃子默念了口诀，用手朝院中一块小石头上一指，只见那块小石头“嗖”一下子飞将起来，竟朝着他自己头上打来，“啪”地一声，正敲到脑门儿上。秃子吓了一跳，用手摸时，脑门儿上已鼓起一个大疙瘩，痛不可忍。秃子大跳大喊说：

“怎么练了是打自己的？我不干啦！”

彭元却欢喜异常，叫道：“这就好了！我初练时也是如此。”接着指点他说：“皆因你只让石头飞起，并没有告诉它去打谁，

它自然就去问你。下次再打时，你记住默念打谁、打他什么部位，它就朝那地方打去了。”

说话的功夫，恰好萧菱洗好一件衣服，拿出来晾晒。秃子默念口诀，心想：“我也打姐姐脑门儿试试！”用手一指地上一块湿泥巴。果然地上那块湿泥巴飞起，直朝萧菱打去。

萧菱原没注意他们在那儿弄什么鬼，自己忙得不可开交，忽觉一股劲风，知道有暗器打来，将头微微一侧，不料竟没有躲开，那东西正中她的前额。萧菱顿觉得额头上火辣辣地发疼，用手去抹，竟是稀乎乎一片黑泥巴粘在那里。萧菱脸上登时泛出红云，待要发作，见秃子手足失措，惊惶不安，火气也就消了大半。

秃子跑上来，深深一辑说：“姐姐别生气，是我设规矩！”

萧菱红着脸说：“也是我自己功夫不到家……”

彭元一旁说：“这却与你功夫无关。”

萧菱只道是彭元替她开脱，殊不知这飞石打人的招数确实是功夫再好也防不得。原来那飞起的东西是会追人的，任你向何方躲闪，它都会打中。若是一般暗器，方才萧菱这一侧头，早避过去了，那块湿泥巴却拐了个弯儿，拍在她脸上。只因为速度太快，拐的角度也不大，萧菱并未觉察它变了方向。

看见萧菱进屋去了，彭元埋怨秃子：“你拿她试试，又用的是软物，也还罢了，怎么没轻没重？我看姐姐额头上红了一片！”

秃子辩解：“我又没想用力，它自己飞起来去硬撞，我有什么办法？”

彭元说：“我教你要领，你不肯仔细听，还有话讲！这也同你用手掷物一样，用力可大可小。都像你那样用力，那火镰

打到大将军头上，岂不是要打穿他的脑袋，害他性命？”

彭元又把那控制轻重的要领重新讲了一遍，让他演习。不想无论怎样演习，秃子也学不会，打出的东西又重又急。彭元技穷，只好叹息说：

“看来再无别的办法！你以后使用这招儿，不可轻易动用大、重、硬的东西，再一个是：不可轻易打对方要害的部位。这两条你务必记牢！”

秃子连声答应，就在院里不停地演练他新学的功夫，把两面墙打得坑坑洼洼，院门也几乎给他打穿。

秃子无限欢喜，彭元却暗自叹息：看来秃子兄弟所学功夫，也就仅限于此了！惋惜了一番，脑里忽然生出新念头：他力气有了，现在总算又有了一技之长，倘若能再习学些武功，岂不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如今剑法超群、武功精通的老师就在面前，何乐而不为呢？

想到这里，彭元当即去找萧菱，把自己想法同她说了。秃子听见屋里提到他名字，不由把头从门里探进去听。恰好萧菱用手一指他说：

“他用泥巴摔我，这仇我还没报呢！”

秃子赶紧跑进去施礼：“大人不记小人过，姐姐千万不要跟我一般见识！”

萧菱“噗哧”一笑，扭头对彭元说：“只怕我功夫不济，倒误了秃子兄弟……”

秃子乖觉，听出这话有允诺之意，立即跪下给“师父姐姐”磕头，反把萧菱羞得满面通红。